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明季稗史初編

(三)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卷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愛公用
惜圖書
使用

明季稗史初編

(三)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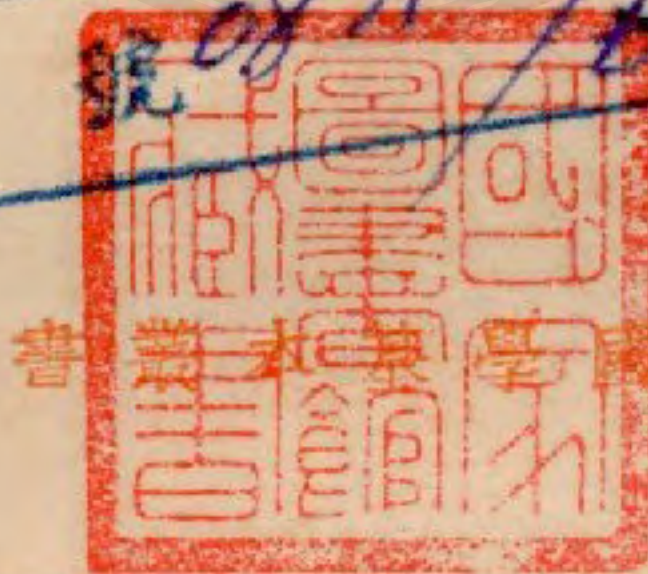
登錄號

694

類

號

083.12 / 6722





121-1110

明季稗史初編卷十二

行在陽秋

六年^{壬辰}正月□□朔。駕在安隆州。

二月二十五日。吳三桂破嘉定州。總兵白文選預遁。

清耿繼茂兵入欽州。開國公趙印選預遁。

杜永和守瓊州。降清。

三月初八日。湖北晝晦。大風揚沙。至持燭而行。

官軍復沅州。又復平遠。衛藍田縣。

清破佛圖關。遂陷重慶。

夏四月二十日。清入敘州。總兵王俊臣白文選退守永寧。

故四川提學任佩弦降于吳三桂。

十一日。德州雨雹。大者如瓜。殺三人。沉漕舟一。

十三日。清殺南陽伯孫元胤。安肅伯李建捷。

元胤聞杜永和之降。慟哭三日。夜。清遂殺之。投尸江中。時前鋒將周彩。安肅伯李建捷。亦成棟養子。與

元胤義兄弟也。建捷嘗從杜永和。先登廣州。敗走蒼梧。與元胤同護蹕。亦隨海內。欽州作難。已登舟出



海聞元胤被執。遂願與同死。

十八日。官軍復清州。擒斬清總兵楊國勛。

二十一日。孫可望自靖州率衆攻湖南。清帥沈永忠遣張國柱禦戰。可望擊敗之。

六月。荆江侯張先璧朝行在。封沅國公。

晉馬進忠鄂國公。

吳三桂破石泉縣。巡撫詹天顏及曹洪等俱被獲。天顏福建人。

秋七月庚午朔。復寶慶。

初四日。安西王李定國、平東王孫可望復桂林。孔有德、陳邦傅、曾盛、祖祕希、孔承先、孫龍、孫延世、董英、袁

三道先等伏誅。

可望自行在出寶沅。定國帥偏師輕騎扼有德于桂林。旬日下數十城。有德自刎。已獲其幼子置軍中。

至十三年己亥春殺之。

十一日庚辰。黃霧四塞。

復永州。

擒斬清紀國相鄧胤昌、姚杰等數十人。

八月十六日。復夷陵。

十八日。建極殿大學士朱天麟卒于廣南府。予祭葬。廕一子中書舍人。諡文靖。

孫可望敗清于靖州。

可望駐長沙善安縣。

博望侯張月降于清。

九月清再陷梧州。

杜永和張月執提督李明忠降于清。

詔授文日章爲攸縣知縣。

吳三桂兵至龍安邊堡。

冬十月撫南王劉文秀攻保甯不克。

文秀自緜州出攻保甯十日吳三桂至文秀撤圍退。

十一月十三日官軍復衡州擒清辰州總兵徐勇及劉升祚等。

十九日清兵至湘潭馬進忠退守寶慶。

二十三日清再陷衡州。

總兵馬關敗死。

十二月初五日清陷藤縣總兵羅超戰歿再陷賀縣。

二十九日清兵入平樂縣平彭俊陣歿。

是歲封莫宗文安仁伯。

七年^{癸巳}春正月□□朔。駕在安隆州。

二月。李定國馬進忠兵入永州。

二十八日。永州陷。李定國走龍虎關。

孫可望駐靖州。總兵馮壯力駐奉天。

清帥耿繼茂破廉州。道臣王道光被執死。

道光。江西庚午舉人。初任雲南太和知縣。

三月。武陵侯楊國棟、安仁伯莫宗文攻常德。不克。

十七日。孫可望禦清兵于周家堡。敗回寶慶。

安西王李定國敗于肇慶。退駐柳州。

夏四月。郝尙文復以潮州內附。斬清知府薛信辰。

五月。封楊時清征定侯。

六月初四日。潮陽再陷。

閏月初九日。安西王李定國出師廣州。攻肇慶。

二十六日。總兵周金湯攻復遂溪。降其守將陳琪。

秋七月。李定國復化州。吳川信宜石城。定國以施尙義守化州。

初九日。李定國離肇慶。

十三日李定國遣兵入賀縣樂平。

二十一日李定國率兵二萬攻圍廣西賊不克。

定國圍七晝夜清兵自奉天至定國解圍。

總兵王之邦卜甯張蓋陣歿于陽朔。

叛將趙文貴執四川道孫胤乾至保寧獻于清。

孫可望駐奉天。

李定國兵擒斬清廣西巡撫王荃可。

八月初五日石城遂溪陷。

化州陷。

九月十四日潮州再陷新太侯郝尙文父子投井死潮州道李兆京被獲死。

以王立功內應也尙文一作尙久以功歷陞總兵守潮州清至以城降附戊歲李成棟內附尙文復正

朔詔以爲將軍仍駐潮州李敗復降清爲潮州總兵尋加銜管水師中疑不肯越省城癸巳復奉正朔

自稱復明將軍挾諸鄉紳入城盡反清所署官屬願從者仍與原銜不願者拘留之惟教官以下聽下

各邑追印多挾印去空城以待惟龍溪知縣焦某舉城歸之至是清以重兵壓之尙文父子投井死

自縊死

冬十月清帥尙可喜陷吳川縣。

陳彝典陳其策被殺。

十一月二十日。清督祖澤遠援鄖陽。

十二月十三日。清破郴州桂東縣黃蠟潭。巡撫朱俊臣陷陣死。總兵羅念等降。

是歲官軍擒斬清廣西右江道參議金漢蕙。平樂知府尹明廷。廣西副將溫如珍降清。

八年^{甲午}春正月朔。駕在安隆州。以吳貞毓爲大學士。孫可望駐靖州。

二月。安西王李定國帥兵入高州。張月來歸。

夏四月初十日。李定國兵至雷廉。遣將攻復羅定新興石城電白陽江陽春等縣。

六月。李定國遣將攻梧州。不克。官軍擒斬清湖廣湖北道右參議劉鼎祚。辰州知府王仕玘。

秋七月。遣內臣至廈門島。冊封朱成功爲延平王。

二十六日。平遠再陷。

冬十月初三日。官軍攻圍廣州。

十一月。詔改安隆州爲府。改都康萬承安平龍安諸州爲府。

十二月朔。延平王克復漳州。

初六日。李定國攻新會縣。

十四日。清援廣州。官軍解圍。

十六日。李定國攻肇慶。不克。還廣西。南寧巡撫張起致仕。起與孫可望標將賀九儀不和故也。

是歲予大學士吳貞毓自盡。殺張鐫十餘人。詔曰。朕以藐躬。纘茲危緒。上承祖宗。下臨臣庶。閱今八載。

險阻備嘗。朝夕焦勞。罔有攸濟。自武衡肇梧。以至邕新。播遷不定。茲冬瀨湍。倉卒西巡。苗截于前。虜迫于後。賴秦王嚴兵迎扈。得以出險。定蹕安隆。獲有寧宇。數月閒捷音疊至。西蜀三湘。以及八桂。游歸版圖。憶昔封拜者。纍纍若若。類皆身圖自便。任事竟無一人。惟秦王力任安攘。毘予一人。二年以來。漸有成緒。朕實賴之。乃有罪臣吳貞毓。張鐫。張福祿。全爲國徐極。鄭允元。蔡宿。趙廣禹。周允吉。易士佳。楊鍾任。斗樞。朱東旦。李頎。蔣乾昌。朱儀昶。李元開。胡士端。包藏禍心。內外連結。盜寶矯敕。擅行封賞。貽禍封疆。賴祖宗之靈。奸謀發覺。隨命朝廷審鞫。除賜輔臣吳貞毓死外。其張鐫。張福祿等。同謀不法。蒙蔽朝廷。無分首從。宜加伏誅。朕以頻年患難。扈從無幾。故馭下之法。時從寬厚。以至奸回自用。盜出掖廷。朕德不明。深自刻責。此後凡大小臣工。各宜洗滌廉法。共守以待昇平。

附孫可望奏。爲行在諸奸矯敕盜寶。擅行爵賞。大爲駭異。隨奉皇上賜書。將諸奸正法。仰見乾綱獨攬。離照無私。首惡吳貞毓。張鐫。張福祿也。爲從者徐極。蔡宿等也。皇上立賞重典。以彰國法矣。蓋李頎臣弟也。剿虜失律。法自難寬。方責圖功。以贖前罪。而敢盜寶行封。是臣議罰諸奸反。以爲應賞矣。且臣所部諸將士。比年來艱難百戰。應賞應罰。惟臣得以專之。故名器宜重。早已具疏付楊長知奏明。卽畏知之服上刑。亦以晉中樞旋晉內閣之故。原疏具在。可復閱也。因憶兩粵並陷時。駕蹕南陵。國步旣已窮蹙。加之叛爵焚劫于內。虜首彎弓于外。大勢岌岌。卒令駝隊潛跡。晏然無恙。不謂非賀九義等遵王朝令。星馳入衛之力也。又憶瀨湍移蹕時。危同累卵。諸奸惡力阻幸黔。堅請隨元胤敗死。使果幸防城。則誤主之罪。寸磔遂足贖乎。茲蹕安隆三年矣。纔獲寧宇。又起風波。豈有一防城一元胤。可以再陷聖

躬乎。臣累世力農。未叨一命之榮。升斗之祿。亦非原無位號。不能自雄者也。沙定洲以雲南叛。臣滅定洲而有之。又非無屯兵難于進攻退守者也。總緣孤憤激烈。冀留芳名于萬古耳。卽秦王之寵命。初意豈能覬此哉。故楊畏知之齋奏疏中有云。今之奏請爲聯合恢剿之意。原非有意以求封爵也。臣關西布衣。據彈丸以供駐蹕。願皇上臥薪嘗膽。毋忘瀨湍之危。如皇上以安隆僻隅。錢糧不敷。欲移幸外地。惟聽睿斷。自當備辦。夫馬錢糧。護送駕行。斷不敢阻。以蒙要挾之名。

前南甯知府顧祖奎卒。祖奎吳江人。祝髮爲僧。卒于肇慶之白雲寺。

九年^{乙未}春正月朔。駕在安隆府。

二月。孫可望駐貴州。以部將朱養思守南陵。安西王李定國自賓州入南甯。撫南王劉文秀駐川南。

三月二十九日。昭平陷。屬平樂。倪志倫。歐光大。袁啓祕。徐麟俱降清。

夏四月二十六日。李定國兵敗于新會。標將王成。張士祿。嶺西道陸士瑞。□道李昇。東安知縣羅大經。

俱降清。

五月二十三日。劉文秀馬進忠與武大定等攻常德。不克。

冬十月。蜀鎮胥登榮降于吳三桂。一作胥發榮。明年正月降。

十年^{丙申}春正月朔。駕在安隆府。

夏四月。安西王李定國迎駕入雲南。定國兵至□州。詭爲清兵。戰敗孫可望部將關有才之兵。遂奉詔

入安隆府。執可望家屬以去。

六月潯南恩恭俱降清。

秋七月義甯伯龍韜駐柳州。

韜與李定國為應援旋被獲死。

十八日延平王攻福京。

九月十九日清入辰州。

冬十月夔州巡撫鄧希明、總兵張元凱降于吳三桂。

希明自獻賊亂後與元凱同屯墾開縣入覲安隆

授官。

十一年丁酉春正月朔駕駐滇都。

進李定國為晉王。

秋九月秦王孫可望謀叛移師犯滇晉王李定國蜀王劉文秀奉命討之師次曲靖府十九日戰於交水。

可望奔潰。

二十一日叛藩孫可望遣賊將張勝閒道襲滇中書科中書舍人朱斗垣遇賊不屈死之先是可望謀逆。

其部將白文選將所屬來歸上嘉之封文選為鞏昌王遣尙寶司楊楨幹中書朱斗垣齎敕往曲靖軍

中途遇賊兵遂為所害。

二十二日晉王李定國班師援滇擊張勝於渾水塘擒之斬於市保國公王尙禮卒於滇中以馬吉

翔為大學士李國為司禮監進撫南王劉文秀為蜀王是年文秀遣總兵王俊臣姚之貞等統兵

三萬人攻保甯為吳三桂所敗俊臣之貞俱死喪卒千餘。

萬翱彭萬夫李春秀等降于清翱原任兵部尙書萬夫為某官春秀舉人降于清偏沅巡撫袁廓宇。

冬十一月十五日。孫可望降于清。可望爲定國所敗。率家卒數千人詣保慶。降于清。封可望爲義王。後隨出獵。被射死。初。可望部將桑某者降歸定國。故可望窮蹙奔降。桑某後爲清兵獲。械送至北京。入見。桑慷慨自若。竟釋之。

十二月。清兵攻雲貴。泗城州土官岑繼祿降清。爲嚮導。引清兵從閒道直抵安隆。時晉王李定國守盤江。聞報。自統精兵三萬人。倍道趨戰。我師敗績。

十二年。戊戌春正月朔。駕在滇都。

二月。原任總兵鄧凱朝行在。凱江西吉安人。初同楊廷麟、劉同升、萬元吉、龔棻等奉隆武正朔。起兵江西。其父某死國。

夏四月。官軍克橫州。

秋八月十七日。延平王克復台州。授鄧凱爲隨扈總兵。守大明門。是年冬十月初七日。上遣內臣李

崇貴召凱入朝。上曰。爾忠義老成。可卽隨護東宮。賜銀一百兩。賜銀鼎盃一隻。

冬十二月十五日。駕離滇部。傳幸永昌。新津侯譚宏、仁壽侯譚毅、總兵譚憲、譚大圖。俱降于清。文臣方峙等同降。

鞏昌王白文選以兵二萬人守貴州七星關。敗于清。

曲靖知府蓋世祿降于清。世祿貴州畢節衛選貢生也。

十三年。己亥春正月初三日。清兵入滇都。提督總兵劉之扶、許大元、總兵王宗臣、王有德、副將朱文彩、朱

文盛提學道徐心箴光祿寺少卿管雲南分巡洱海道黃復生等俱降于清復生仍管洱海道心箴署臨沅道

初四日駕幸永昌吳兵已入貴州上在雲南倉卒聞報羣臣束手無措太僕寺正卿辜延泰仁壽人請駕卽日幸蜀開荒屯練以圖便利上意未決晉府中書金公社雲南人極言入蜀不利是時文武臣僚滇人居多皆思保妻子弗欲遷勸上寢之吳兵分道前進一從火洪龍元安龍入一自率諸將從烏蒙入上聞警卒起行先至永昌沅江知府那燾起兵戰敗登樓自焚父子夫婦闔門皆殉義死

秦安伯竇民望力戰不克死之時晉王兵駐磨盤嘴先遣大定營秦安伯竇民望領步兵三百人前行與吳兵遇民望誓將士爲殊死戰自持靈刀殺吳騎將數十員騎步兵三十餘人益畏縮欲退是夜民望復謀乘勝捷擊吳軍將行爲小子所洩吳知之別遁得免明日民望復殊死戰三百人且盡尙存一小子奔吳營降吳詢知民望令槍礮齊發民望受數百槍彈從脅穿透戰如故持刀潰圍走尋上所在行三十里血湧仆地死吳遂整兵前進

晉王李定國退入交趾

閏月十八日駕幸騰越州二十日遂行以靳統武爲護駕總兵其兵卽孫可望之衆也二十一日統武竄去

二十八日駕入緬關緬人來迎

二十九日駕留蠻莫次日遂行

初上在永昌大學士馬吉翔編修貴州塗敷功吏部左侍郎四川鄧士

廉、大理寺正卿齊環、沐國公天波、左衛將軍四川徐鳳翽等二百餘員，及家口二十餘人，不俟大軍齊發，先入緬界。

是月雅州伯高承恩及諸土司據兵守境。

二月朔，文武諸臣自騰越齊奔緬境。

初四日，馬吉翔、李國乘、太后東宮先奔井梗。

初五日，鞏昌王白文選遣兵至啞哇城迎駕，不值而去。禮部侍郎潘琪卒。

十七日，清兵入永昌騰越州。

十八日，駕幸井梗。是晚文武諸臣會于御舟前，議遣總兵鄧凱、行人司任國璽使緬，馬吉翔止之。吉翔

恐二臣先行言其過也。

二十八日，遣馬雄飛、鄔昌琦使緬。緬王請大臣過河相議，乃遣二臣。惟通事傳說，皆神宗時事，所去敕

書，彼出神宗敕相對，分寸不符，疑以爲僞，出沐國公印相對，乃信。緬因神宗二十二年因亂來滇請救，

本朝不允，遂絕貢。

三月，通政司朱蘊金、總兵姜承德、自縊死。總兵潘世榮降于緬。沐國公天波、綏甯伯蒲纓、晉王總兵王

啓隆等集於大樹下，天波曰：緬酋待我日疎，可就此處走護，勒撤孟良等處爲善。吉翔與李定國有約，

力阻之。十七日，陸行者到啞哇，對河離城五六里而營。緬酋疑我圖其國，發兵圍之，有被傷者，餘各星

散。晉王總兵潘世榮卽降於緬，通政朱蘊金、吉翔中軍姜承德各縊死。

夏四月。馬吉翔舉錦衣衛丁調鼎。考功司楊生芳使緬國。

二十六日。大理寺卿徐環卒。安隆所總兵周文龍降於清。文龍自田州遣弁赴肇慶納降。

光祿寺少卿盧桂生降於吳三桂。授大理府知府。時晉王遣應奇說桂生歸正。應奇被執。送吳三桂殺之。

五月初四日。緬王遣官以龍舟迎駕。

初五日。駕離井梗。

初八日。緬王羈駕於孟坑城外。地居者梗。緬王接駕。見中國男女財帛。心利之。欲圖害上。遂謀奉駕安

置孟坑城外。四面皆海。人不得通。初七日。駕至啞哇城對河結營。初八日。進者梗。卽前陸行者所紮地也。構草房十大間。上居依然。以竹爲城。每日百餘兵守護。

初九日。緬人進貢。上優賜之。相傳緬婦每日貿易如市。諸大臣皆短衣跣足。混入緬婦貿易。據地雜坐談笑。緬官乃曰。天朝大臣如此規矩。安得不亡。

行人司任國璽請設廠衛。

十六日。儀制司□□朱冲卒。朱冲係江西宗室。

以使緬功。陞楊生芳文選司郎中。加丁調鼎五級。又敕緬隘官截止追駕官軍。馬吉翔與緬隘官敕一道。內云。朕已航閩。後有一切官兵。都與截殺。

六月。安德侯狄三品執馮雙禮獻於清。授扞城侯。三品雲南建昌總兵。雙禮已封郡王。

二十一日。安南臣武公姿降於清。武公姿官宗國公。遣人至雲南獻降表。

二十二日。延平王舟師克鎮江。圍南京。旋退入海。總兵甘輝等死之。

高承恩爲弟承裔所殺。部將爭立。自相攻擊。

清獻馬湖敘州原伯提督總兵陳希賢等降。郎中郝永思等固守。

秋七月。清陷成都。總兵趙友鄴等降。御史龐之泳、主事賀奇俱繳印降。清遣川南道高毓苔招降原任

四川巡撫萬任。

八月。滇國公沐天波使緬甸。入其城。緬俗以八月十五日各蠻來貢。欲張大聲勢。天波至。彼令跣足以

緬臣禮見。天波不得已從之。歸而泣告於衆曰。我故屈者爲保全皇上計耳。禮部楊在、行人任國璽各

疏劾天波屈節於緬夷。疏留中。

上不豫。以患足故。

九月。緬人進稻穀。緬進稻穀。給各官窘迫者。吉翔據爲己物。私其所愛者。鄧凱不平。於朝內大罵之。時

有吳承爵者。乃吉翔之旗鼓。猝仆凱於地。損一足。

光澤王嚴鐵、大學士郭之琦、總兵楊祥被獲。不屈死之。時雲南旣陷。之琦等避入交趾。交夷懼。縛送廣

西。被害之琦絕命詩云。十載艱虞爲主恩。居夷避世兩堪論。一聲平地氛塵滿。幾疊幽山霧雨翻。曉澗

哀泉添熱血。暮烟衰草送歸魂。到頭苦節今方盡。莫向西風灑淚痕。成仁取義憶前賢。異代同心著幾

鞭。血比萇弘新化碧。魂歸望帝久爲鶡。曾無尺寸酬高厚。惟有孤丹昭簡編。萬卷詩書隨一炬。千秋霜

管俟他年。祥蜀人不識字。以忠義自許。臨難神色不變。望西叩首謝恩。危坐就刑。觀者無不流涕。命造曆日。從鄧凱請也。

冬十月。郝承裔以嘉定邛眉等州叛。降于吳三桂。未幾承裔反正。至辛丑年被獲死。

蜀鎮甯侯王友進遣官降於吳三桂。安南都統使莫敬耀入貢於清。是冬嘉靖州陷。

十四年庚子春正月。駕在孟坑城外。德陽王至。濬降於清。至濬初奔交趾。與太監王應遴同匿高平境

內。自安南莫敬耀入貢於清後。勢益孤危。故至濬亦降。

三月初一日。潁國公楊武叛。降於吳三桂。三桂令陽武招降貴州布政司朱企昊。岷藩宗室武靖侯王國璽、

兵部侍郎尹三聘、編修劉司苙、尙寶楊楨幹、知府范春鰲等六人。六人遂繳印降。赴北大學士方端士

降於清。禮部司務王應偉卒。

秋七月。緬人邀滇國公沐天波再入其城。不允。緬使曰。此番可冠帶而去。天波終不允。

八月。郝承裔以雅州內附。

九月。晉王李定國出孟艮。與白文選入緬關。次日。同具疏請迎駕。不果。定國迎駕疏內言。前後三十餘

章。不知曾到。今與緬王相約何地交遞。而諸臣在內。只圖安樂。全不關節出險。緬官求救一道去了。外

俟久無消息。乃拔營而去。

以湖廣道御史鄔昌琦改陞河道。掌六科。從馬吉翔所薦也。

授烏撒知府王祖望。禮部主客司。祖望晉王藩前人。能醫。中宮有疾。用其藥而愈。

太常寺博士鄧居詔疏陳時事。居詔疏爲停止不急之務，仰祈修省等事。內侵吉翔及各員自謀自衛等語，蓋指行人任國璽欲轉江西道而言也。吉翔怒，奉旨該衙門知道。旨方下而國璽回道及各陞轉旨旋下矣。居詔不平，卽劾國璽。國璽亦劾居詔。一日上召面質，不果。惟吉翔國泰傳旨云：鄧某當學好免杖。

碎國寶以給各員。吉祥奏外有大臣三日不舉火者，上不信。次日吉祥國泰復合奏，上怒擲皇帝之寶，命掌庫太監李國用碎之。國用叩頭辭不敢。又次日吉翔國泰碎之以散給各員。上怒曰：你們要收門生，特把朕作人情耳。

十五年辛丑春正月，駕在孟坑城外。

二月，吳三桂破爲乃麻衣。原龐吉兆、吉佐等俱被獲。

咸陽侯祈三昇降於吳三桂。三昇與定國不和，獨走戶臘。三桂遣官招之，遂率兵七十餘人涉遠而降。

孟津伯魏勇、總兵劉芝林、王有功、邵文魁等俱降。勇旋病歿。

鞏昌王白文選齋奏迎駕。二十八日白文選遣緬民齋奏至云：不敢速進者，恐爲所害，必令彼送出爲

上策。璽書答之曰：不五、六日離本處，止有六、七十里，已搭浮橋來矣。數日後緬兵斷浮橋而去。吉翔國

泰挾駕自重，不思出險，或欲暗相糾結，擁東宮，因殺吉翔國泰，奪路而出。卽爲吉翔國泰所覺，密奏其

結盟投緬，旨命錦衣衛搜獲爲首者殺之。

夏四月，郝承裔被獲死。御前總兵馬寶降於三桂。

五月朔。大學士馬吉翔、司禮監李國泰入宮講書。賜之坐。江西道御史任國璽奏爲時事三不可解。謂上年本請開講。期年不行。今勢如累卵。不思出險。尙然如此。講書必須科道侍班。議軍務則有沐勳、臣王皇親等。豈翔、泰之獨君也。言詞切直。次日旨下。著任國璽獻出險策。國璽奏能主入緬者。必能主乎出緬。今日事勢至此。乃卸肩於建言之人乎。時王祖望鄧居詔各疏劾翔、泰。有內官曰。爾上千本萬本。亦何用。其擅權若此。禮部楊在講書。賜之坐。典璽李崇貴以爲非禮。次日亦賜崇貴坐。崇貴辭曰。今雖亂世。禮不可廢。每講崇貴出外。一日東宮問楊在曰。哀公何名。在不能對。

初五日。瑞昌王薨於緬甸州。

二十二日。緬酋莽猛白弑其兄。先是御前總兵馬寶降於吳三桂。即使爲閒至緬王。備言吳三桂所以遣之故。且曰。苟能送帝出。則富貴可立至也。緬酋於是令寶至孟坑。居上左右。上以寶爲舊臣。弗之疑也。緬酋既受三桂命。遂決計出獻。其親兄知之。謂曰。不可。因人之危而爲之利。不義。且彼兵至也。天之所立。中土之所戴。我不能助而反爲之害。是逆天也。逆天不祥。不如且全之。任彼後圖。酋卽縛其兄弑之。

六月十八日。緬酋僞請盟。馬吉翔、李國泰等從之。緬使來云。我王初立。怕你們立心不好。請去喫咒水。等你衆人走動。好去作生意。不然。日用亦難云。

十九日。緬酋殺我文武官僚三十餘人。吉翔、國泰聽信緬酋之謀。不論大小官員。俱攜去與緬酋盟。巳刻。緬酋以兵三千圍所紮處。乃曰。爾等大漢。可出喫咒水。一個不出來。卽亂槍殺死。諸臣良久乃出。出

俱被執而死。松滋王已下馬吉翔、馬雄飛、蒲纓、鄧士廉、鄧居詔、楊在、鄔昌琦、任國璽、王祖望、裴廷謨、楊士芳、學錄潘璜、郭璘、典簿齊應選、總兵王自全、安朝位、陳謙、龔勳、吳承爵、張宗位、錦衣衛大堂任子信、張拱極、劉相來宗、宰劉廣銀、宋國柱、丁調鼎、司禮監李國泰、秉筆李茂芳、楊宗華、李崇貴、又周某、盧某、曹某、沈某俱失名。

駕幸黔國公沐天波署。緬僧進食。黔國公沐天波、靖來將軍魏豹、總兵王啓隆等俱遇害。上與中宮將自縊。鄧凱勸之曰：太后年老將誰爲依，上乃止。緬兵入宮，搜取財幣，貴人宮女及各官妻孥自縊者甚衆。上與太后等二十五人俱聚於一小房，經險二時，忽通事引守護緬官至，乃喝曰：不可害皇上與沐國公。彼時尸橫遍地，緬官請上移出沐國公房內，大小二百四十餘人，恰住一樓，母子啼哭，聲聞里外。閱三日，幸緬僧私進飯食，且悲哀不已，乃知早去各臣悉被殺。時有沐天波王昇、魏豹、王啓隆各傷緬兵數人而死。有皇親家小子名來安，年甫十三，兵擒之，乃曰：有銀與你，抵腰假作取銀，乃拔小刃刺傷緬兵而死。

吉王自縊薨。吉王同妃入宮自縊。皇親標下總兵姚文相、黃華宇、熊惟寶、馬某、秦某、錦衣衛趙明鋒、王大維、王國相、吳承胤、朱文魁、鄭文遠、李旣、白凌雲、尹裘、朱議添、千戶吳某、百戶嚴某、內官陳德遠、劉楊二貴人、松滋王妃、皇親任國璽、姜承德、妻楊氏俱於十九日自縊死。又起陸諸人先後遇害者：通政朱蘊金、姜承德、潘世榮、向鼎忠、范存禮、溫如珍、副總兵高陞、李勝、武崗用、岷王馬九功、王皇親標下劉典隆、戴某、張某、陶某、內府劉九臯、劉衡、汪國泰、段能忠、謝安祚。施氏曰：緬酋旣弑其兄，遂以次殺上。

左右從官。緬酋將天波至城上。木板鋸解。以示城外。上遣人登城遙諭曰。事已不可爲矣。從朕文武各官均已見害。城上所鋸解者。卽沐上公也。朕亦萬無生理。可致謝晉王。各自爲計。否則城外當有變矣。王及諸將士皆下馬羅拜。大呼痛哭。聲振天地。上遙聞亦哭。次日。晉王憤恨悲號。遂大剿孟坑城外。雞犬不留而去。自是人心無主。兵多散去。

秋七日。緬人貢物。二十一日。緬人乃修原所。請衆人安住。貢米銅器等物。二十五日。又進獻鋪蓋銀布等物甚厚。乃曰。我王子實無他意。因爾各營在外殺害地方。遂恨入骨。乃衆民所爲也。上不豫。

冬十一月初八日。吳三桂兵至木邦。白文選遣副將馮國恩至木邦偵之。中伏被獲。國恩遂降于三桂。爲嚮道。

十八日。上召總兵鄧凱入宮。是日午刻。召凱入宮。諭曰。太后病矣。而賊信又急。爲之奈何。白文選朕欲封他爲親王。馬寶欲封他爲郡王。

吳三桂兵至錫波。白文選奔茶山。二十日。三桂發兵追文選于茶山。

二十四日。吳三桂入緬甸境。初三桂在騰越宋腮。兩遣人通緬酋。使送駕出降。否則加兵。緬酋益決計謀逆。

十二月朔。吳三桂兵駐舊晚坡。舊晚坡在緬城之東。是日緬相錫真持貝葉緬文降於三桂。其文有願送駕出城。但所來兵退紮錫坡。猶慮三桂之襲其城也。

初三日。緬酋內叛來。上及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公主。如舊晚坡。緬酋殺華亭侯王維恭。是日未刻。二三

緬官來見曰。此地不便。請移別所。你們兵將近我城。我處發兵。必由此過。恐爲驚動。言未畢。數蠻子將上連杙子擡去。太后等悲聲震天。行至二百步。乃有轎三乘至。太后等上轎。大小男女毫末收帶。步行約五里。渡河到岸。暗黑不識何地。二更到營。始知爲吳三桂營矣。初四日歸老營。初五日曉。鄧凱匍匐上帳前曰。今日事至此。皇上當行一烈。使老臣得其死所。上曰。固然。有太后在。且洪某吳某。世受我家恩。未必毒及我母子。初六日拔老營。復轉啞哇。欲攻緬城未遂。初九日長發還滇。一路大小俱與馬匹。進御膳用金碗。不用銀碗。上與東宮俱進鮮服鋪蓋。內官宮女各官妻妾均與衣被。

吳三桂以車駕還南。施氏曰。吳三桂兵亦出境將入緬。路遇鞏昌王白文選。是時文選兵尙強。因山路窮僻。斥堠不通。猝遇無計。不敢戰。遂降。自是三桂無所忌憚矣。緬恐。遂令馬寶誘上曰。晉王兵去此未遠。臣欲從閒道奉駕奔其軍。上從之。緬使人從上。所至則吳軍矣。

十六年壬寅春正月十三日。駕還滇都。三桂日進膳服等物。俱倍前。

夏四月。太皇太后王氏不食崩。三桂令人奉上居滇故都督府等。嚴兵防守。八旗兵皆集。上屢欲見三桂。三桂不肯見。皇太后不食。闕日。遂崩。

原任戶部尙書龔彝死之。彝永州人。天啓乙丑進士也。具酒殺進謁上所。守者不許。彝厲聲曰。此吾君也。我爲其臣。君臣之義。南北皆然。我祇一見耳。何拒我爲。守者往啓三桂。三桂許之。彝遂入堂上設宴。請上出朝。禮畢進酒。上稍謝。痛哭不能飲。彝伏地痛哭。亦不能起。再勸上飲。上勉飲三爵。彝再拜不止。遂觸地而死。上撫之慟。幾仆。

上崩。皇太子遇害。施氏曰。從官扶上進。八旗諸將士皆望而呼萬歲曰。此真主也。我等雖有主。今知其安在。不如奉此以成不世之功。事將成。滿漢諸大臣皆割辮而起。爲下所洩。三桂知之大驚。卽令輦上及皇太子出。以弓弦絞於市。時太子年十二。臨難大罵曰。黠賊。我朝何負於汝。我父子何仇於汝。乃至此耶。是日天大昏黑。風霾並作。人影不見。上旣遇害。三桂使人炙尸揚灰。傳賜諸將。前所謀奉上八旗諸將。共二千餘人。皆殺之。令沒其妻子。雜錄曰。吳三標。桂將有商於吳者。問以舊晚坡之事。據云。十二月初二日。三桂至舊晚坡。檄緬送駕。緬亦遣人相聞。薄暮。緬人送人首十七至。三桂營中訛言駕崩。及三鼓。讜言駕至矣。隨衆出迎。見二艘渡江來。一爲上及太后中宮東宮公主。一爲遇害諸臣家屬。有緬相及蠻兵二百餘人俱至。三桂送上及宮眷於公所。上南面坐。達旦。三桂標下各官相繼入見。或拜或叩首而退。少頃。三桂進見。初甚倨傲。見上長揖。上問爲誰。三桂噤不敢對。再問之。遂伏地不能起。及問之數至。始稱名應詔。上切責良久。三桂緘口伏地若死人。上卒曰。今亦已矣。朕本北京人。欲還見十二陵而死。爾能任之乎。對曰。臣能任之。上令之去。三桂伏不能起。左右挾之出。則色如死灰。汗浹背。自後不復敢見。

吳三桂以總兵鄧凱隸滿洲。鑲黃旗。不受。爲僧去。

秋七月。吳三桂遣藩下蝦護送皇后公主至北京。奉旨命禮部養贍於別室。仍撥宮女二人奉侍。是月二十九日。晉王李定國薨於景線。定國薨後。以世子嗣典託靳統武。統武奉嗣典爲晉王。有馬斯良者。定國之表弟。心忌統武。遂勸嗣典降於三桂。

附記壬寅隨駕回滇諸人。吳師相炳一子一女同妾。子名宏猷。南京人。鄔昌琦一子三歲。魏豹一子。宗臯。南京人。姜承德三子。北京人。丁調鼎二子。趙明鑑一子一僕。黎應祥千戶。廣東人。王祖望小子新兒。鄧居詔家丁鄧玉。前府都督康晉生一子。總兵鄧凱。東昌李君調云。緬會送駕舊晚坡。在庚子十二月。而龍馭賓天。皇太子遇害。則辛丑三月十八日也。君調時在三桂營中目擊者。此云壬寅。未知何據。

明季稗史初編卷十三

嘉定屠城紀略

明烈皇帝殉國之次年

乙酉五月初九日南都破弘光出亡。

明禮部尙書錢謙益率先降附欲樹德東南以自解於吳人士郡人周荃謙益客也有口辯密受謙益旨謁清帥豫王言吳下民風柔軟飛檄可定無煩用兵王大悅即日拜官使降人黃家鼐佐荃單騎安撫吳中甫出都門郡邑長吏望風解印綬士大夫皆草間求活所過輒降至吳家鼐南面自若荃獨微服出沒市廛郡人多爲之用數日後明監軍道楊文驄率兵五百人入郡城執家鼐等戮於市發取庫銀滿載去莫知所之荃匿民間免間行歸豫王王聞文驄襲殺家鼐等始發兵入吳三吳禍本實基於此云。

五月十三日嘉定縣聞維揚陷留都將不守。

十五日不肖子衿羣集縣治索廩糧鄉試條編盤費及私贖卷資諸雜項分毫不遂攘臂大呼奸胥亂卒乘勢劫奪城中鼎沸舊令錢默本執袴子錯愕不知所爲盡發公帑置堂上恣其所取潛出重賄明嘉定總兵官吳志葵求遣卒衛送出境并疏倡禍數十人姓氏欲悉抵於法隸卒聞風悉遁去三十日錢令得間出亡。

六月初一日吳志葵遣兵執諸生十一人去。

褫衣就縛徒跣行烈日中窘辱備至。緣中軍官力掙釋之。初四日清大將兼刑部侍郎李延齡副將總兵官署督撫事王國寶率大兵入郡始聞改南直隸爲江南內閣爲內院十四日安撫周荃單騎至邑。邑中縉紳皆出避。百姓無主因結綵於路出城迎之。競用黃紙書大清順民四字揭於門。旋緘邑篆并冊籍上於郡。

清授新邑令吳郡張維熙至。

時六月二十四日也是日亭午志葵以百人用白布裹頭伏時侍御墓旁。晡時入民家亂索酒食。聲言欲取張令人定後各刈蒲葦一束然其端持之以行其光燭天城中大震乃厚集民夫鳴鑼發礮東向大噪志葵兵亦羣噪應之。維熙恐倉卒亦遁。士民狼狽出奔遺棄嬰兒失散婦女者無算。天明閭巷一空卒無他。二十七日志葵復發兵來城內外百姓謂志葵恢復之師懸綵執香較迎周荃時十倍。志葵用南都逃將蔣若來爲前導若來本市井無賴以膂力遭逢權貴得爲兵官不三載陞南京後軍都督。聞維揚不守棄其軍仍作微裝脫走。至是從志葵入城。遽趨庫僅存銅銃數十急使人舁之行。過徐家行大掠寸縷無遺。至雞豚菽麥亦席捲而去。貧民婦子哭聲震天。志葵若來欣然有得色。因重載入海。明淮撫田仰等奉義陽王以舟師駐崇明沙。是時淮撫田仰監軍荆本徹總兵張士儀張鵬翼與宦官李國輔等合兵共奉之。志葵乃率妻子從之。旋舍去。

閏六月初六日。繼熙復入縣。

初八日。清將李成棟偏裨將梁得勝等。以百餘艘載步騎二千。鎮守吳淞。是夕泊東關外。恣百姓聚觀。傳令索取婆子。繼熙以角妓應之。成棟大喜。坐二妓於旁。笑謂觀者曰。今與爾爲一家人。勿畏我也。黎明。從陸路往吳淞。不甚剽掠。惟初七日。騎兵先至者。過新涇鎮。大肆淫虐。婦女不勝其黷。斃者七人。時大旱水涸。兵船悉泊東關外。梁得勝以三百人守之。城外居民與貿易如平時。黠者或撫其背。相與嘲笑。如舊識。維熙議使人辱水運東關外。得勝大喜。已刻期至吳淞。行有日矣。十二日。城內外喧傳有薙髮之令。人情始懼。遂有變志。是日志葵遣馬軍俞飛熊賈牌至。略云。初十日。郡中民變。殺北兵過半。餘皆躲入府庠。已列柵圍之。本鎮卽刻統大兵入縣。仰附近百姓。於今晚俱用白布裹頭。雜插柏枝竹葉。紅箸鵝毛爲號。共剿東關兵。事成有重賞。各路鄉兵。久爲邑諸生支益。國子生須明徵等。訛言扇動。一聞有牌。持兵蟻集。謬傳志葵自劉河東過外岡矣。頃又云。坻青岡墩矣。未及一瞬。又云。暫憩察院矣。時卽在城居民。亦以爲志葵已入城矣。門遂撤下。不閉以待。遠近鄉兵集者漸衆。王家宅鄉兵最稱完整。其首許龍。於客歲縛誅閩邑叛奴。威名頓著。至是首犯清兵。與戰頗力。時漏下數刻。不辨誰爲志葵。膽氣甚壯。競舉火擲得勝船。成棟自下。維揚金陵京口毘陵諸處。所獲精金美玉名劍寶刀。無算。悉付一燼。未及毀者。盡爲鄉兵所擄。舡中多載婦女。已悉被焚。一少婦最姝麗。呼曰。我翰林公女。家在揚州。被掠至此。列公哀憐救我。鄉兵云。速投水中。水淺尙可活。婦曰。我是被鎖在船。語未竟。烈焰燒其身矣。得勝急據高岡。使兵三五作隊。自上射下。皆應弦而倒。許龍亦中流矢死。鄉兵大潰。始知志葵固未嘗至。

也。天明計首級，殺清兵八十四人，得勝率餘衆奔吳淞，狼狽得達。初，成棟至吳淞，策馬周視四境，駭曰：「此絕地也。張令誤我矣。」及聞得勝敗，兵船悉盡，終夜繞船，不敢復寢。十五日，精選營中得四十騎，皆驍捷善戰。募吳淞居民朱宇及其子香爲前導，往婁東求救。至羅店，被圍奮死突出，馳而西，過三官堂，殺一僧，有四騎失隊。鄉兵從馬後掣其佩刀，刀落卽取而連斬之。人馬俱斃。二騎奔，鄉兵追及，攢稍刺死。惟一騎苦戰得脫。前隊至時家墳，遇鄉兵，復馳而東。鄉兵急追，漸近羅店。鄉兵復大出兩路急攻。諸騎窘極，隨朱香自間道過蔡家橋，繞出鎮後，扶創而歸。過月浦，復爲鄉兵截殺，落荒而走。望見吳淞城，猶大呼救命。至丁家橋，人馬氣息僅屬一綫。成棟窘迫無計，惟縱兵大掠。西至月浦，羅店南至江灣楊家行，北至錢家樓，施家巷。居人遷徙，略盡。城中風聞不一，憂怖彌甚。望志葵眼穿，始悟見棄，皆號哭棄家而走。是夕月蝕，倏忽食既，時天無纖雲，色暗如漆。占曰：「食盡無光，主奸人誤國，百姓死，城邑空，其兆成矣。」

明都察院觀政進士黃瀆耀及弟邑諸生淵耀入城。

時閏六月十七日，瀆耀及弟淵耀與前通政使司左通政侯峒曾二子邑諸生元演、元潔倡爲守城計。初，瀆耀避兵石岡，有同科孝廉丹陽葛麟與二力士至，嚶貌甚雄武，絕不類文人。叩瀆耀門，大聲問曰：「年翁在否？」瀆耀父家柱出迎，答以在鄉。麟攢眉良久曰：「我憂之甚。年翁純儒，未諳世故，恐不免。思一相見，故迂道，今不及矣。家柱乃固止之，爲停留飲食。及瀆耀兄弟歸，與之同訪志葵於雲間，共論當世事。出謂瀆耀曰：「志葵庸奴耳，其言夸誕，欲使他人幹事，彼坐享其成，必誤國事。年翁何故信之？天下事尙

可爲。然君儒者，非其倫。幸勿鹵莽，遂掉臂去。不言所之。後追尋其語，若明鏡著蔡云。

成棟悉銳攻羅店，屯兵馬橋。

時十八日也。與鄉兵隔水而語，佯言成棟等奉命守吳淞，與羅店初無仇釁。今假道歸婁東，並無侵擾。幸寬其一面。鄉兵支洪陸文等戟手罵曰：汝曹檻羊牢豕耳，莫作癡想。成棟怒，率兵混戰。陰遣銳卒東渡練祁塘，西渡荻涇，繞出陣後。鄉兵大潰，退屯來龍橋。接戰良久，大敗。入鎮時，日未出，居人方爲市。聞變，急升屋。步兵亦升，東西馳逐，屋瓦亂飛。騎兵四面殺人，大呼唐秀才何在。百姓縛出者有賞。唐秀才者，景耀也。初與吳宏宇爲鄰。宏宇降成棟，景耀面數其罪，肆言極罵。且曰：歸告李成棟，汝是明朝人，何投降。速反正，可免大戮。宏宇銜恨切骨，悉以告成棟。景耀復大書一白牌，立馬橋南，諭成棟降。至是爲清兵所得，磔於市。

邑諸生唐培率鄉兵巷戰而死。

唐培誓不反顧。清兵銃箭並發，培被殺。鎮已破，時有諸生朱霞者，尙張小蓋，登屋鳴金，冀集衆復戰。清兵四集，身被數創，墮河，號呼竟日乃死。成棟知鎮民支廉爲鄉兵首，支家橋一帶房屋焚毀，略盡。男婦被殺者一千六百四人。是日，城中百姓共殺須明徵，毀其室。明徵故尙寶卿，須之彥之猶子也。素無行，爲鄉里所擯。一聞南都破，卽冠帶乘軒謁成棟，稱署嘉營定守備事，仍通志葵。復稱監紀推官，勢刦維熙。取官銀數千，招家丁六十名，悉衣錦綺，懸佩刀，招搖街市間。時率之至安亭鎮，訪其奸豪，與促膝密語。每揚言遣人赴各鎮，請鄉兵分守諸要害。時城守頗嚴，有夜半叩關者，稱爲明徵請兵人，特啓關納。

之。問鄉兵何在。慢應曰。城主性慳。不肯發糧。已散去矣。衆口詰問。語極支離。始大疑之。十八日薄暮。城中競傳明徵家窩藏奸細。復私造都督牌印。并冠帶盔甲數十副。謀盡殺滿城百姓。迎成棟兵。合城擾驚。有頃。西關外獲奸細。嚴刑鞠之。供爲須黨。一時大譁。真假莫辨。明徵倉卒出亡。至南關受縛。步稍遲。大槌擊之。疾呼稱冤。莫爲置辨。驅至察院前。斬首刳腸。斷四肢。分置各城門。捕其家丁悉誅之。家室糜碎。十九日。溇耀等相與謀曰。今事成。騎虎無主。必亂。乃令元演作書。急促其父峒。曾入城。鄉兵亦列幟往迎。旣至。集衆公議。畫地而守。東門峒曾爲主。邑諸生龔孫玪佐之。西門溇耀爲主。其弟邑諸生淵耀佐之。南門孝廉張錫眉爲主。前秀水縣儒學教諭龔用圓佐之。北門國子生朱長祚爲主。鄉衮唐咨禹佐之。處分已定。各率衆上城巡邏。嘉人士爭縛袴執刀以從。人情頗覺鼓舞。東北二門俱用大石疊斷街路。惟西南二門稍安。時啓閉。仍用庫木亂石橫塞道塗。以遏兵鋒。二十日。立挨門出丁法。分上中下三等。上戶出丁若干。衣糧自備。仍出銀若干。備客兵糧餉。并守城頭目燈燭之費。中戶出丁若干。衣糧自備。仍出銀若干。下戶止出一丁。分堞而守。每丁日給錢六十文。衣糧燈燭悉自備。城上分四隅。自某地起至某地止。分屬各圖。每圖擇一人爲長。日入後。當事者親自巡歷。以稽勤惰。其大事專屬峒曾。溇耀處分。是日。二都鄉兵縛一投牒者至。稱爲間諜。鞠之。實志葵送書人。發函有吳門之兵。斬馘殆盡。杭州之兵。貝勒云亡之語。當事者深信不疑。不虞其見罔也。二十三日。志葵復遣牌至。許遣游擊蔡喬督兵協剿。當事者議云。新令張維熙。係清兵所署。難與共守。驅出城。推明原任儒學訓導萬達攝縣事。巡司俞尙德充捕官。是日。復有健兒四人。持志葵牌至。來文與原牌互異。嚴鞠之。供爲婁東諸生浦學浦。

嶠僞造將乘我不備襲取縣城既得實立梟四人於市爾時聲勢岌岌人不自保然恃侯黃諸搢紳協力守城避難士民扶老攜幼而歸不絕於路城上揭白旗大書嘉定恢剿義師奈兵餉兩缺所仗惟城外鄉兵乃設計四布流言云清兵驅百姓薙髮髮訖卽臨以白刃逼令自殺其妻子籍爲兵使居前隊當矢石必無活理與其客死他鄉何若集衆禦之可僥倖獲免也鄉民聞之大震怖弱者終日鍵戶與妻子對泣強者斬木揭竿擊金鼓集衆然百姓騷然不遑甯處矣因念燒薙一事雖志葵首禍使非支益扇動其間不至敗決如此且益在閣部史可法標下聽用領胖襖銀五千兩南都破悉飽私橐衆欲取爲義兵餉競往攻之勢如轟雷父子祖孫死者五人悉斬其頭與明徵並頭懸城上頃之南翔獲明徵妻子斬割屠戮一如明徵鎮中著族李氏自世廟以來蟬聯不絕貢士李陟少有雋才知名當世居於城聞南都破於勸農公署起鵠立傳籤巡更與何凌虛等招集義兵號匡定軍議於南翔諸富賈戶派出餉諸賈人皆銜之誅明徵之夕陟方會飲南城聞變遽擲杯走犯夜南翔里兒怪之妄言李氏潛通於敵有洪濱者暴起諸生間阿附李氏爲衆所賤指爲奸細濱恐匿李氏宅鎮中諸惡少羣擁之門陟與其從叔抗之濱等對衆猶嫚罵自若里兒素憚李氏懼事定後必正其罪因遂破其門直入無少長皆殺之分投捕殺諸李亦其族各路聞風競相盤詰路人單行稍涉疑似卽縛去亂槍戳死棄尸河中甚至一言忤意白刃驟加其人方欲置辯身首已離窮鄉僻壤自相仇殺三四人聚黨拔刃至人家往往滿門受戮遠近殺害無算時正亢旱炎威逼人道旁乞丐爭挾毒投井中以扼鄉兵事露引頸受刃無一言莫知所使橋道扼要處皆設廠晨夜共守雖五家之聚亦起鄉兵以無餉故一再至城中卽

絕跡不來。當事者懼。張榜四門。此後鄉兵來者。集護國留皇光慶寺中。爲首一人入城領餉。於是來者漸衆。二十四日。成棟遣其弟統精騎數十。奪路往婁東求救。涕泣與訣曰。我軍成敗。在此一舉。汝不勝。勿復見我矣。諸騎奮死衝殺。一路搏戰。至北門。鄉兵大集。諸騎前後受敵。以漸逼入倉橋街。鄉兵兩路夾攻。將舉火焚之。諸騎窘。冒死突出。鄉兵合圍。殺獲五騎。餘騎將過倉街。諸生朱元亮出新炭數十。簍熾火橋上。用酒醋潑之。橋石頓毀。城上發火礮。殺三人一馬。連橋擊斷。一人手撒佩刀。被創死路旁。蓋成棟弟也。從騎急下馬。取首級掛鞍後。馳而東。復返吳淞。哭於路也。曰。我等皆高鎮勁兵。自隨邢太太降後。所過風靡。嘉定縣何物蠻子。來數日。殺我副將六員。幾日無援。我軍生路絕矣。成棟聞弟死。日夜與諸副將相對涕泣。奈鄉兵本村農烏合。初無將領。乘輿一聚。卽鳥獸散。郊外無一人往來。孤城蕩蕩。僅存一白旗迎風招颺而已。成棟於軍中選黠者二人。去其辮。作僧人服。潛至城下。偵得實歸報。成棟舉手加額曰。天也。天也。始謀身自率合婁東兵。共破嘉定云。爾時城中束手無策。惟連請志葵星馳赴救。時志葵已貳於義陽王。以計脫其妻子。遁歸雲間。斂諸鄉衰暨富貴金。建牙泖河矣。許卽日遣游擊蔡喬率兵來援。當事者大喜。用白旗大署游擊將軍。蔡督令精兵十萬。鄉兵三十萬。刻日會剿云云。冀聳動老營。使爲內應。募急足齋至吳淞境上。成棟諜者早伏近郊。纖悉畢知。二十五日。城中以書幣迎蔡喬於塗。其兵不滿三百。皆癯弱不振。惟喬頗勇健。使鐵簡重二十五斤。差以可用。所攜火藥糧儲在舟中。求姑置城內。自率兵營於城外。議者皆曰。宜許之。彼戰而勝。軍資在我。其心益固。不勝留以爲質。勢不敢棄我去。峒曾淳耀等以喬素微賤。心不可保。乃遣人饋問。令泊舟南關外。二十六日五更。方遣

入市羊豕祭旗。傳令於東關外安營。次第引舟前。成棟遣諸將銜杖疾走。已嚴陣以待。蔡兵不知所措。爭赴水奔逃。追騎以槍尖貫其胸。若刺魚鼈。喬尙臥舟中。聞變驚起。持鐵簡躍登岸。步行衝陣。頗有殺傷。奪一馬乘之。孤身獨戰。力盡敗回。清兵圍之數匝。東關有徐福者。奮力往救。與喬俱死。其兵初無紀律。一時潰散。峒曾酒耀等扳堞而望。見喬敗。惟連呼高皇帝烈皇帝在天之靈。慟哭相向而已。成棟遣十餘騎若將薄城者。城上連發大礮。傷二人。遂引去。過新涇鎮。縱火焚屋。雞犬悉盡。成棟至吳淞。分遣步兵於月浦楊家行等處。捉人剃頭。且云助我破賊。財物恣汝取之。時吳淞老營已降順。因沿村擄強壯益之。兵勢復振。二十九日。成棟悉衆過東門。迤邐以北。當事者懸十金募人渡濠。焚倉橋一帶民居。成棟至婁塘。紮營磚橋。鄉兵預於鎮之東偏。駕木爲高臺。用作偵探。出弓箭手二十餘人。立宣家墳。鄉兵環集左右。成棟使騎兵分左右翼。自將中軍衝殺而前。鄉兵力戰。以步騎不敵。死傷略盡。會日暮。成棟吹螺收兵。入村落淫殺無度。取其雞豚。夜縱飲不輟。各村鎮猶傳清兵自吳淞來。一路爲鄉兵截殺。所存不過十數騎。今力竭勢窮。願獻精金百鎰。買路歸婁東矣。未幾。又傳二十三都鄉兵夜負豆葉一大捆於背。伺清兵熟睡。入其營。誘致羣馬。驅之南。騎兵恐獲罪。逃逸者過半矣。諸鄉兵未諳兵勢。爭裹糧厲兵而來。峒曾淳耀等親自臨城。勉以忠義。言與淚俱。人皆感奮。因下令諸鄉勇能鼓衆赴敵者。每人先給白布二疋。仍每日頒折餉銀二錢。有能得敵人首級者。每顆給銀十兩。

七月初一日。會兵磚橋東。不下十餘萬人。排擠擁塞。紛呶如聚蚊。多適爲累。清兵每戰必分左右翼。鄉兵不識陣勢。呼爲蟹螯陣。每發挑戰。多不過十餘騎。皆散落不集一處。諸鄉兵遙見兵出。擁擠益甚。手臂

相摩戛。軋軋作聲。淳耀聞事急。呼其僚婿諸生徐文蔚。慰勉之。使率西門鎮鄉兵疾馳赴救。拜而送之。杭家村安亭鎮一小聚落也。亦集衆赴義。獨揭一紅旗在前。諸鄉兵因言紅旗者宜作前鋒。執旗者杭文若也。其人曾習舉子業。少年銳氣。率爾獨出。其降人毛玉佩揮斬馬刀直前亂砍。殺騎兵二人。戰良久。復殺一人。將奪其馬。清兵攢稍刺之。玉佩文若並死於陣。西門鎮鄉兵馮滿龐瑞許臣等猶奮死血戰。大呼併力。卒無應者。乃曳兵反走。徐文蔚被殺。清兵乘勝直前。走者不知所爲。相蹈藉而死。抉眼流腸。不計其數。前阻大河。欲退無路。殘兵競投戈赴水。時正溽暑。數暴雨。河水驟漲。尸骸亂下。一望無際。成棟大陳兵仗。踞鄉兵所架高臺。麾兵入鎮。肆行屠戮。共殺一千七十三人。擄去婦女無算。選美婦室女數十人。置宣氏宅。慮有逃逸。悉去衣裙。淫蠱毒虐。不可名狀。分部括取金帛。滿載往婁東。城中猶訛傳鄉兵大捷。戶派煮酒飯若干。以犒勝兵。頃之聞敗。悉括城中老幼。驅使上城。連日夜莫敢交睫。於西東南北荒落處。各設層臺一座。集衆守之。因所獲奸細藏詩謎於衣領間。有女牆無樹不棲鸞之句。疑於此處有內應也。是日東關外傳入成棟榜文。有開門降誓不殺一人之語。或謂大勢已去。諸公宜爲十萬生靈計。淳耀拂然。推案痛哭。峒曾錫眉等亦悲不自勝。取榜共裂之。急遣人焚沿城一帶民居。煙燄張天。累日夜不息。於烈日中督促民夫搬運磚石置城上。莫敢暫休。視城外一望曠蕩。鄉兵無一置者。每近黃昏。風景慘淡。鬼聲啾啾。城中掩淚相視。共知必死矣。

清兵至婁塘

解甲縶戈。寂然不動。初三日。會同婁東兵擁大衆至。盡銳攻城。礮聲轟轟不絕。守城百姓股慄色變。當

事者懼。分投慰勉曰。我與爾曹室家婦子盡在是。少有蹉跌。萬家同命矣。百姓哭應曰。諾。復懸重賞募人渡濠。焚西關外河南一帶民居。莫肯應。先是錢令去時。開庫盡給羣胥軍器火藥。惟人所取。四門城樓。肩鎖甚堅。尙有存者。鄉兵至。乃悉取之。至是徒手應敵而已。嘉定本泥城。嘉隆間倭奴屢攻不能克。自邑令楊旦築磚城。最稱完固。清兵發大礮衝之。頽落不過數版。乃多舁板扉至東北城下。以禦矢石。使數十人伏其下。穿大穴。腰間各繫長繩。有死者卽牽去。復用壯丁補之。穴遂透。諸生馬元調侯元演元潔等督民夫急用金汁灰瓶盡力防禦。陷處下巨木塞之。清兵乃佯攻東門。潛遣卒至北門。欲從水竇入。城中復連下大石不能克。是夕有赤氣起於北方。俄變成黑。其長亘天。守陴者喧傳有神人披髮仗劍。立馬雲霧中。皆曰玄武神也。望空羅拜曰。神人相助。我屬無患矣。然瞰城下兵益衆。攻益力。舉礮益繁。終夜震撼。地裂天崩。礮硝鉛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嬰兒婦女狼奔鼠竄。雖至窮苦。必以一簪一珥繫肘間曰。此買命錢也。挨至初四日五更大雨。守城百姓露立三晝夜。兩眼溼爛。瞢騰欲仆。復遇暴雨。舉體沾溼。食飲幾絕。不能自支。漸有去者。時當事者與諸孝廉青衿。悉仗劍立雨中。見守城者將散。大驚。分投勸勉。然不能禁矣。清兵見守城者漸弛。攻愈急。多縛軟梯至城下。一將以大桌覆其面。躡梯而上。勢如飛鳥。城上磚石如雨。悉中桌上。一躍而登。遂斧斷東關。縱兵大入。峒曾猶坐城樓。指麾自若。二子侍。遽呼曰。事急矣。何以爲計。答曰。有死而已。復何言。所恨者枉送一城百姓耳。語未竟。守陴者過而大呼。城已破。峒曾急呼二子去。不從。復大聲訶之。走數步復還。峒曾怒叱曰。我死國事。分也。祖母在。若輩應代我奉事。戀我何爲。二子慟哭而去。至孩兒橋。皆被殺。峒曾溺宣家池。不死。立水中。嘆曰。人

死亦大難事。回顧見一伍目，乃其兵憲時隸也。隨峒曾在城，因使抑其首，冀得速死。隸泣不從，固命之。乃兩手抑其首入水，啾啾有聲，復不死。爲清兵引出斬之，競奪其首，獻之成棟。梟示四門，一日復懸門左旗竿上。大署逆官侯峒曾首級示衆。初六日，清兵棄城去，繩絕墮地，眼鼻已潰，鬚髮猶赫然可辨。國子生朱熙識之，急捧歸，篋送廠頭里，覓尸身不得。其僕哭於路曰：主君殉難時，下體著黃紗袴，用綠絲帶結襪，有童子知之，指其處，驗之良是。得就木，若有神助云。方城破時，西門尙未有兵，城中男婦悉西走，街路俱有亂石阻塞，顛頓得達，號哭求啓關。淳耀堅握鎖鑰不應，其同榜進士王泰際適至，爲百姓請命，語甚哀懇，不從。復以年誼動之，淳耀大怒曰：若欲獻城，請自爲之。我頃刻死，人不顧年誼矣。泰際急走南門，縋城逸去。俄聞城破，方聽啓關，城門爲巨石堵塞，僅容一人往來。然鼠竄而出者，尙數十人。及清兵至，悉從屋上奔馳，通行無礙。難民在下者，反阻絕不得路，悉投河死。水爲不流，淳耀兄弟知事不可爲，方下城，遇其紀綱僕，急問我父安在，謬應曰：死亂兵矣。淳耀痛哭仆地，不能起。時大雨滂甚，淵耀自控一馬至，趨淳耀共乘，至一庵，乃平日與其同年友陳俶讀書處也。主僧號無等者尙在，獻茶啜茶畢，諭僧無等曰：大師急避，某兄弟從此辭矣。因啓鍵戶，取筆書云：遺臣黃淳耀於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自裁於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滅，此心而已。異日寇氛復靖，中華士庶再見天日，論其世者，尙知予心。書罷，顧視淵耀，已赫然梁間矣。淳耀仰屋而嘆，遂縊其側。初，淳耀精心理學，於書無所不窺，著述甚富。旣連掇巍科，布衣徒步，不異秀才時。嚴勅家人勿預外事，居常鬱鬱，恨所志不遂。自國變，益復無聊，淵耀每嘗解之。一日，淵耀自外入，見幼弟

戲於庭。撫其背曰。六郎。汝豈子何知。國事至此。汝大兄必死。節兄死。我不忍獨生。汝將來未知流落何處。尙爾嬉笑耶。時清兵未至。衆人詫爲不祥。至是果驗云。

明張孝廉錫眉守南城。度必破。死之。

於六月二十六日。先作絕命詞。大書袴上云。我生不辰。僑居茲里。路遠宗親。邈隔同氣。與城存亡。死亦爲義。後之君子。不我遐棄。及聞城破。謂其友曰。宜速死。對曰。城破之原。不由我輩。空死何爲。君若獨斷於心。無所不可。錫眉先驅妾入水。方自溺。龔教諭用圓抱其兄。邑諸生用廣大慟。相謂曰。我祖父清白自矢。已歷三世。今日苟且圖存。何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因共溺。兩尸浮出水面。猶握手不解。其弟邑諸生用厚。攜妻子出避。亦自溺。蓋兄弟三人同殉云。城之被破。在東關北偏第一鋪。成棟尙在東關外。小武當廟中。辰刻乃開門入。下令屠城。約聞一礮。兵丁遂得肆其殺戮。家至戶到。小街僻巷。無不窮搜。亂葦叢棘。必用槍亂攪。知無人然後已。丁兵每遇一人。輒呼蠻子獻寶。其人悉取腰纏奉之。意滿方釋。遇他兵脅取如前。所獻不多。輒砍三刀。至物盡則殺。故僵尸滿路。皆傷痕遍體。此屢砍使然。非一人所致也。予隣人偶匿叢篠中得免。親見殺人情狀。初砍一刀。大呼都爺饒命。至第二刀。其聲漸微。已後雖亂砍。寂然不動。刀聲割然。遍於遠近。乞命之聲。嘈雜如市。所殺不可計數。其懸梁者。投井者。斷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籍。彌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下數千人。三日後。自西關至葛隆鎮。浮尸滿河。舟行無下篙處。白膏浮於水面。岔起數分。婦女寢陋者。一見輒殺。大家閨彥。及民間婦女有美色者。皆生擄。白晝於街坊。當衆奸淫。毫不知愧。有不從者。用長釘釘其兩手於板。仍逼淫之。嘉定風俗。

雅重婦節。慘死者無數。然亂軍中姓氏不聞矣。初六日。成棟拘集民船。裝載金帛子女及牛馬羊豕等物三百餘艘。往婁東。財物木棉悉委棄不取。初十日。後士民倖脫者。始絡繹入城。見室家零落。里井蕭然。無不放聲大哭。十四日。城內外喧傳。明大將左良玉已復南都。清將李成棟等俱遯歸揚州。或云成棟悉輦金寶置高郵州。俟秋高。後復謀大舉。今崑嘉雖被戮。清兵業已解散。爾時人心惶惶。聽不根語。莫敢寧居。二十三日。江東朱瑛自稱游擊將軍。率五十人入縣。行牌督百姓守城。莫肯應。諸生張有光自郡歸。從衆薙髮。過察院前。見門啓。偶入閒觀。朱瑛立使人縛之。叱使北面跪。數其罪。戮之於市。民間競傳。明兵至。瑛出西門。就護國寺。給已經薙髮者免死牌。百姓爭取之。葛隆鎮外岡馬六楊家行等鎮。鄉兵復聚。遇薙髮者。輒亂殺。因沿路燒劫。煙燄四起。遠近聞風。護髮益堅。有徐元吉者。明吳淞所諸生。徐鳴鹿之子。向爲本鎮中軍。成棟使署坐營把總事。嘉定破。每丁一名。勒令納紬衣五領。銅錫器五件。積資巨萬。以薙髮爲名。日出行劫。割人腹。啖人心肝。動以百計。雖遇親戚朋友。無所擇。其父鳴鹿素長厚。每聞元吉殺人。輒仰天大號。元吉怒。毒殺滋甚。與朱香曹壽趙五哈伯章等分部殺掠。數十里內。草木盡毀。時兵中無主。積尸成坵。惟三四僧人。於被焚處。撤取屋木。聚尸焚之。民間炊煙斷絕。忽婁東浦嶂率兵至。有郭元者。街市細民也。不勝憤。登城數之曰。浦六。我嘉定太倉一水之隔。嘉定被屠。未出十日。汝人面獸心。公然來作賊。剝取煨燼。狗鼠不食。汝餘。汝速去。不去。將磔汝於市。嶂掩面反走。歸憩成棟曰。嘉定恃其囂頑。將復叛矣。成棟怒。二十四日。遣婁東降將萬國昌等率兵至葛隆鎮。屯織女廟。本鎮劉敖王憲等。集衆得千餘人。椎牛共盟。誓不反顧。因會合外岡鎮鄉兵。紮營薛市門橋。吹角鳴鑼。連

發大礮。挺刃奮呼。乘銳疾戰。清兵少却。鄉兵奮死追擊。且戰且行。有清將一。失其姓氏。身長八尺餘。面色如鐵。乘馬壓陣。隅失隊。鄉兵朱六於道旁登溷。適清將單騎過其前。不意中突出抱之。因墮河中。清將倉卒拔刀。未及出鞘。朱六用兩手緊束之。疾呼求救。鄉兵聞喚聲甚急。反視見朱六正與清將相搏。濺水如濤。山浪屋。大笑。爭下水擒之。立刻梟斬。首級大幾如五升槃。復鼓衆急追。及於南馬頭。復大戰。共斬首七十二級。鄉兵懽聲動地。以爲此後不敢正眼覷葛隆鎮矣。遂稍解散。二十六日五更。清兵大至。鄉兵未集。惟孫小溪父子四人守南橋。小溪被殺。清兵入鎮。居人尙未起。肆行屠戮。流血沒踝。乘勝屠外岡鎮。二十七日。浦嶂等知外岡葛隆二鎮已破。道路無梗。且嘉定初被屠。雖有存者。勢不敢抗。然不剗絕。後必有變。因力勸成棟再屠其城。是日逢嶂者。齟齬不留。嶂旣據縣治。作令自念本婁東人。距嘉定不四十里。與嘉人士素通聲氣。非刑殺無以示威。於是邑諸生朱衷恂以留髮故。梟首東門。諸生婁復聞嶂友也。於南門外被縛。尙呼嶂字曰。浦君屏我好友。釋我當厚報。語未脫口。并其妻子及娣及外甥悉斬首。婁氏血脈遂絕。遺民重足而立。嶂乃安意肆志。發兵入村落打糧。鄉里男婦悉用亂草蒙頭。伏水中以避害。蓋數十里無寧居者。嶂日夜與其鄉里兵丁共分財帛。并括取木棉器物。滿載婁東。於是邑中貧富悉盡。未踰年。清部院廉知嶂罪。下郡獄。受笞無數。旋伏誅。嗚呼。孰謂天道遠哉。初成棟至吳淞。明百戶哈伯章首獻軍器火藥。三科武舉馮嘉猷獻吳淞遠近地形。本所攻圍守禦之法。及成棟攻吳淞松江府。以嘉猷署吳淞總鎮事。嘉猷於地方多所寬貸。遠近百姓甚倚之。惟徐元吉甚肆荼毒。嘉猷反憚之。原任陸營把總吳之蕃者。父斗南。於崇禎朝奉命討流賊死事。之蕃常自謂忠孝之門。

聞手下百戶降。怒曰：「奴輩皆世職，降何容易！俟大明兵得汝，定當抉汝眼，剖汝腹，抽汝筋，鑿汝骨，今日且莫喜也。」

八月十六日，把總吳之蕃起兵江東，被獲，死之。

之蕃於江東起兵，至吳項橋登岸。嘉猷聞報，聚老營兵，涕泣曰：「汝曹聞之蕃前日語耶？猝有不利，我與汝皆碎骨矣。老營兵踴躍用命，先遣人焚之。蕃舟之蕃兵皆烏合，見火起，一時潰散。之蕃連殺數人，不能定，呼天哭曰：「我父子並死王事，分也。所恨心力殫盡，得起義師，未戰而潰。我目弗瞑矣。於是挺槍欲赴鬪死。居民汪三素與相識，以好言誘之。陰謀竄取之。蕃素抗直不疑，與同行至水旁，三忽推之墮水，爲所擒。嘉猷兵呼之蕃及其父祖名，大罵以所得首級懸其項，困辱萬端。嘉猷大陳鼓吹，取花紅羊酒犒得勝兵，卽於其地縛之。蕃推入陷車，競指罵曰：「吳之蕃之父，本吳淞牧兒，僥倖得一官，何足指數。敢作此事，豈非沒福之蕃！大笑罵曰：「奴輩自謂得福，我懼滅門不久，乃是禍。徐元吉瞋目顧之，之蕃復罵曰：「我朝廷世臣，父子忠節，汝曹逆賊，狗彘所不食，何敢以面目向人。元吉以糞穢塞其口。之蕃唾而大罵，解郡城殺之。遠近始薙髮稱大清順民云。是役也，城內外死者二萬餘人。搢紳則有侯峒曾、黃淳耀、龔用圓、李廉、張錫眉、貢士則王雲程、青衿則黃淵耀等七十八人。其時孝子慈孫、貞夫烈婦、才子佳人、橫羅鋒鏑，尙不可勝計。設縣以來，絕無僅有之異變也。予目擊冤酷，不忍無記事，非灼見，不敢增飾一語。間涉風聞，亦必尋訪耆舊，衆口相符，然後筆之於簡。後有弔古之士，哭冤魂於悽風慘月之下者，庶幾得以考信也夫。」

明季稗史初編卷十四

明吏部考功郎夏允彝敬述

幸存錄

予少鈍劣。讀書數百過。僅得上口。十五以後。心稍開。不數過亦時能記憶。弱冠名浮。應酬日劇。久困公車。不能舍帖括技。強仕始第。又困簿書。失恃而還。三年崩壞。北都南陷。遺弓痛憤。生理已訖。鎬京再興。宮隣金虎。內憂外患。交至而潰。予也。應死之人也。生平未暇多讀書。時有著述。隨手淪散。今待死耳。又復何云。然於國家之興衰。賢奸之進退。敵寇之始末。兵食之源流。懼後世傳者之失實也。就予所憶質之言乎。言之或幸而存。後世得以考焉。失之略者有之。失之誣者。予其免夫。跳身出潛。卷帙無所攜。偶所遺忘。無可詢質。筆墨時缺。蠅頭書之。後之覽者。或亦重悲予志也。

國運盛衰之始

其論有極正者有極偏者不足盡信存之可也

神廟冲齡踐阼。睿質夙成。慈聖內訓甚肅。輔臣張居正擅權而才。以法制天下。朝令夕行。雖多苛察。人奉法惟謹。尤留心邊事。初與高拱合策撫俺答。邊鄙不聳。宣大以西。桴鼓凝埃矣。用大帥戚繼光於薊鎮。譚綸爲督撫。一切用舍興建。惟繼光言是從。繼光建城堡墩台。制度皆精絕。烽火精明。又調素練浙兵。雜邊兵練之。車馬步雜用。東人聞而畏之。匹騎不敢入者二十餘年。迨烈皇帝登極。磔魏璫。亟召袁崇煥。以大司馬經略邊事。慰勞倍至。詢以東人何日可滅。崇煥以五年爲期。及賜食出。至午門。羣臣問可奏績否。崇

煥謂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上心云爾。時有識者訝其不成功。再入對。崇煥以吏部用人。兵部指揮。戶部措餉。言論俱以邊臣相照應。乃方得成功。爲請上。卽命各部及言路如崇煥言。崇煥無可卸責。一至寧遠。遂爲講款計。蓋自崇煥寧遠奏捷之後。卽令番僧往吊東人以講和。以罷歸未就。再出無以塞滅東人之命。遂以平東人自歸。慮島帥毛文龍洩其計。遂身入島。誘文龍斬之。文龍當遼事破壞之後。從島中收召遼人。牽制金復海蓋。時時襲東人。有所斬獲。頗有功。但漸驕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餉又過多。朝論多疑而厭之者。以其身權重兵。以居海島中。莫能難也。崇煥初斬文龍。上亦甚喜之。褒諭倍至。不嫌其矯詔。未幾。東人闖入遵化。撫臣劉策。大司馬王洽。俱不習邊事。倉皇無以應敵。東人長驅迫都城。急召崇煥入衛。宣大各鎮之兵。亦先後至。崇煥固以滅東人自任。一旦縱東人至此。惟死戰庶足贖罪。乃與東人相值。輒避去。及入對。先以危言悚滿朝。冀朝臣懼而從款議也。顧上英明。終不敢以款上奏。第力請率兵入城。休養。上不許。已深疑崇煥矣。都中人又喧言崇煥實導東人入犯。上益切齒。再召崇煥入。卽下詔獄。而擢滿桂爲武經略。以祖大壽黑雲龍輩俱爲統帥。遼兵素感崇煥。桂與大壽又互相疑。大壽輒率兵歸甯遠。遠近大駭。亟用孫承宗言。置大壽擅歸罪不問。仍鼓勵之。大壽之母亦以忠義責之。得不叛去。滿桂合各鎮兵與東人戰。桂戰沒。雲龍被擒。兵大潰。幾殲焉。幸東人亦得志歸。都城危而復安。於是磔崇煥。誅王洽。用承宗鎮關門。梁廷棟爲大司馬。丘民仰撫寧遠。劉大訓撫薊州。孫元化撫登萊。布置一新。東人所陷各城。亦皆恢復。然秦撫耿如杞入衛之兵。中道潰去。爲亂。貧民附之。而流寇之患起矣。承宗未久亦罷去。丘民仰與大壽不合。梁司馬劉大訓以中朝水火事。相連俱罷。此後用人。亦皆草率塞責。東人一犯宣府。一入

山西兩由薊入燕而壬午之入直走青齊及淮而止所至屠掠一空禍爲至劇我之兵力每以討寇寇急則調邊兵以征寇東人急又輟勦寇之兵將以防東人卒之二患益張國力耗竭而事不可爲矣闖寇逼都城欲輟關外之兵入關禦寇議久不決而寇已破都門而入烈皇帝身殉社稷普天痛憤吳三桂父陷寇中不之顧務報國仇但力不能當借兵於東人與寇一戰大勝寇卽棄都城西走而東人晏然以爲得都城於寇非得之我也傳檄三齊迅掃秦晉旣得河北復取江南一時迎降恐後者以爲寇爲先帝之仇東人能爲我滅寇非爲仇也嗟乎寇之發難以何事起天下嗷嗷皆以加賦之故然賦加於何年皆以東人發難也且河北爲寇所攘猶曰取之於寇江南何罪而奄有之耶我謀不臧將不擇兵不練廷臣置邊事於度外邊臣以尋端卸患爲得計至南都之政賄賂滋章如狂如醉使高皇帝之開辟烈皇帝之憂勤一朝宗社坵墟大可痛也

遼事雜志

申大司馬玄渚嘗語余曰爲少司馬時嘗一晤李成棟成棟以其文定公子也待之極恭叩以邊事云爲費甚多凡所育健兒恣其所好凡衣服飲食子女第宅及呼盧狹邪之類俱曲以從之有求必予但令殺敵建功而已玄渚叩以費從何出曰非能自給之也當其窮時則貸予之或責以零剽刦帳或責以禦敵先登計級受賞卽除前貸故人皆樂爲之用此李氏功名所由盛也當是時天下皆疑李氏有異志兵莫強焉然李氏之費以養健兒者漸移以給朝貴凡撫按出都必預有以結之至則相與雷同任其欺蔽凡山人墨客求朝貴書出游者必以李氏爲利藪李之子弟恣意聲色婦人出遊騎若雲錦而功名衰矣余

嘗叩之遼友曰。此天也。當成梁如松之貴。與之語。皆娓娓精當。及如柏輩。旣弱且蠢。與言皆憤。而其父兄之風。無一存者。一見而知其必敗也。嗟乎。李氏之盛衰。卽遼事之興壞。係焉。豈非天哉。後之論者。又往往以通敵罪李。亦屬太苛。如柏敗後。如標卽以大金吾出鎮。不過以孝廉五六人。以計偕寓其家。上疏舉之。卽因而用焉。已太草草。廷弼至。卽糾如標十大罪。下獄擬辟。言亦太過。然人皆以李氏素有富名。積謗所集。無有一人寬之者。如柏旣歿。死如標自分死無日矣。忽中夜奉烈皇帝旨。宥之出獄。如標夜出囹圄。家寓城外。久不相通。忽而叩門。家中駭以爲夢中事也。後遂續其寧遠舊封。古人云。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烈皇帝之謂乎。遼事之起三十年矣。每當破城殺將。天象必徵。靡不彰明較著也。當戊午發難。彗星亙天。四五年。前地生白毛。鬼哭於空。近在簷際。遠則數丈之高。如俗所稱鬼車鳥者。民間鳴鑼發礮。以駭之。去則旋來。竟夜乃止。尤爲史籍所不經見。己未二十九日。四路發兵。京師大風霾。余以計偕出。飲友人家。坐小輿中。兩壯夫舁之。震蕩若在危濤中。掀播不已。雨沾衣。皆黃土也。旣抵席。忽睹庭中火光赫然。咸謂設庭燎耳。實天色如赭。下照也。酒散歸。衣巾皆染雨土。滿矣。閱兩日報。至遼東之破。余館於鄒平張師家。是日忽大風蔽天地。覲面不相睹。廣陵之破。余亦計偕在都。連日風霾。東望但見黑氣蔽天而已。癸未甲申之期。天變尤多。其最異者。雷擊奉先殿。雷火下焚。銅鐵皆融而下注。擊死內侍若干。甲申二月。寇漸逼都。余姪永遊北雍。遽歸。至中途。遇大風不止。拔木飛瓦。行人皆偃仆焉。天之示戒爲何如也。惟南都之破。無甚外徵。豈天以爲不復可儆。故置之耶。自有遼事。所用人鮮能有勝任者。當時所望成功。惟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爲庶幾。而武臣如劉綎。杜松。

滿桂祖大壽吳三桂其最著也。廷弼剛而驕。唾罵一世。謂皆出己下。此雖成功。亦不能居。況功未成乎。吾鄉朱本治爲永平郡守。嘉興錢士晉爲真定郡守。熊一見賞其才。且云遼事將興。將與共功名。兩公意其能成功也。譽以公至。必能滅敵而固遼。廷弼握手與密語云。公解人也。何爲亦作此語。遼事豈可爲。但當尋一散場耳。意謂怒罵人以圖逐歸也。此其言豈意在國家者乎。當其督學江南。行法極嚴。然嚴而不當。如郡邑一概徇私。致孤寒壅塞。或有不平之鳴。但知嚴處士子而已。不能一破情面也。卽此亦見其不足有爲矣。崇煥少好談兵。見人輒拜爲同盟。肝腸頗熱。爲閩中縣令。分校闈中。日呼一老兵習遼事者。與之談兵。絕不閱卷。或問之。則曰。士子宜中者。自有命在。隨意抽取可也。斯豈執事必敬者乎。寧遠一捷。實爲有功。遂自矜爲東人已破膽。必肯獻地講和。召對。自言五歲滅東人。了無成算。給諫許譽卿面叩之。崇煥自言聊慰上望云爾。給諫亟言上英明。豈可浪對。異日按期責功。奈何。崇煥亦自悔失言。遂以用人措餉等事再請於上。倘有不相應。卽可借爲卸擔地。不意上之威從所請也。赴援都城。召見。卽請統兵入城。休息上不可以三千騎入城。請上曰。三十亦不可。上之所以疑之者至矣。而崇煥絕不悟也。閣臣錢龍錫嘗問以遼事。答以當從東江做起。錢謂舍實地而問海道。何也。且毛帥未必可得力。崇煥云。可用用之。不可用殺之。此吾所優爲。錢固庸人也。不以其言爲意。及斬文龍。疏中卽入錢語。及敵闌入朝。論遂以殺文龍爲崇煥罪。而并及龍錫。以崇煥爲逆督。而以龍錫爲通逆。一凌遲。一擬辟。蓋以逆璫一案。爲附逆者所切齒。欲借崇煥亦起一逆案以相報。因龍錫以羅及諸名賢。其事且成矣。欲自兵發之。而大司馬梁廷棟始與謀。旋悔不肯任。且賴上聖明。不能遽起大獄也。龍錫賴詞臣黃道周疏救。後以天旱肆宥。言路屢以爲

請釋戍定海。而崇煥先置極刑。妻子流數千里。刑浮於罪多矣。承宗練而才。凡軍中利弊。每發言洞中。能令諸帥心服。且部曲器用亦精嫻。諸帥咸服之。但謂其不能無欲。其所推轂大帥馬世龍。貌甚偉而無將略也。承宗以爲韓白復出。人亦訝之。兩鎮關門俱無事。然幸不與東敵值耳。歸居里中。城陷合家被難。傷哉。劉杜世將有名。杜勇而疏。劉爲尤勝。其所招致奇材劍客之屬。實甲於羣帥。劉敗後。無有及之者矣。大壽家富而勇。曾犯法。幾被戮於承宗。賴崇煥力救。故相得甚懽。及爲大帥。子弟皆貴。家丁皆東人。遼人多善戰。都下擅歸。以崇煥下獄。激之使然。而其母痛責之。其妻故妾也。亦持之甚堅。故仍爲國用。永平恢復。錦州力守。皆有功。但攻圍旣久。糧以竭而援兵不赴。遂以城降。而身自逃歸。或云已輸誠於東人。已謂吾歸。卽舉八城盡降。故東人縱之。然歸而卽爲國固守。雖其子在敵中。不之顧也。亦非有意負國者。力守松山杏山。與洪承疇被圍年餘。力竭而陷。遂致失節。三桂卽大壽甥也。其父吳襄。向爲大帥。三桂少年勇冠三軍。邊帥莫之及。闖寇所以誘致之者。甚至。三桂終不從。都城已破。以殺寇自矢。包胥復楚。三桂無愧焉。包胥借秦兵而獲存楚社。三桂借清兵而清兵遂得我中華。豈三桂罪哉。所遭之不幸耳。滿桂勇而廉。然起自行伍。不解文墨。拔爲統帥。羣帥不之服也。況各鎮之兵。紛紜而集。桂未得稍撫循之也。亟驅以戰。兵不與將相習。且將與將亦多不相識者。一戰而覆。非桂之罪也。數人而外。卑卑不足論矣。遼人守遼。亦策之得也。而廷弼以爲遼人必不可用。爾時遼俗富而奢。莫肯力戰。故廷弼云然。然數戰之後。遼人實可用也。如浙兵。川兵。秦兵。皆可用。但問用之者何如耳。嗟乎。勝敗得失。但當擇將。乃云兵惟某地最良。古豈有此論哉。

督撫莫能勝任。將士莫能敵愾。是固然矣。政府中樞。尤皆庸庸。遼事所以益壞也。當張江陵柄國時。九邊之事。如視諸掌。如某虜令將往某地。防其犯某邊。江陵必先知之。戒諭邊臣。無敢敗事。後鮮繼之者矣。一邊撫嘗語余曰。葉臺山相國。固不可及也。每邊臣上書。必手答之。此後止發一名柬而已。中外不相應。安望成功哉。然猶未極壞也。周宜興當國。或以庇邊臣奏訐之。周力辨。謂向來不與邊臣通書。若謂邊事非閣臣所與知者。其敗不亦宜乎。崇禎朝。凡爲中樞者。無不被戮。雖上之用法嚴。亦下多負國耳。其稍可者。梁廷棟似明暢。余大成李繼貞兩職方。未必知邊事。而守甚潔。債帥之風。賴以少改。亦庶幾云。

門戶大略

自三代而下。代有朋黨。漢之黨人。皆君子也。唐之黨人。小人爲多。然亦多能者。宋之黨人。君子爲多。然朋黨之論一起。必與國運相終始。迄於敗亡者。以聰明偉傑之士。爲世所推。必以黨目之。於是精神智術。俱用之相顧相防。而國事坐誤。不暇顧也。且指人爲黨者。亦必有黨。此黨衰。彼黨興。後出者。愈不如前。禍延宗社。固其所也。國朝自萬曆以前。未有黨名。及四明沈一貫爲相。以才自許。不爲人下。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者。言路亦有人。而憲成講學於東林。名流咸樂趨之。此東林浙黨之所自始也。國本論起。一時名流。俱以倫序有定。早建爲請。此亦一定之理。言者無可居以爲功。聽者亦無可指爲罪也。而上以爲有意擁立。乃冀他年富貴。必欲自發之。而不使羣臣上請。然羣臣不之請。上亦竟不行也。使旋請旋得。不獨上無骨肉之猜。并下無氣節之目矣。乃初請不許。再請嚴斥。後遂廷杖累累。務仇言者而痛懲之。卽上慈愛無他意。而欲靜議論。議論愈煩。實國家之大

不幸也。於時政府諸臣。惟山陰王家屏。沈鯉與言者合力請。不允。卽忤旨放歸。餘自一貫以及申時行。王錫爵輩。皆以調護爲名。未嘗不宛轉力請於上。而心亦以言者爲多事。上以爲激聒。政府亦以激聒目之。此其意亦未必有他也。不過欲上憐其意而不之疑。或卒從其請耳。然言者逆耳而難居。調停者言甘而無患。宜至相體而不宜兩相難也。不意調停者日言者爲黨人。斥逐不能救。時行性寬平。所黜必旋加拔用。而一貫頗持權。求勝受斥者。身去而名益高。東林君子之名滿天下。尊其言爲清論。雖朝中亦每以其是非爲低昂。交日益廣。而求進者愈雜。始而領袖者皆君子者。繼而好名者。躁進者。咸附之。於是淮撫之論起矣。淮撫爲李三才。家居三輔。年少早貴。所至有赫赫聲。但負才而守不潔。及爲淮撫。垂涎大拜。多結游客。日譽於憲。成左右。憲成因而悅之。亦爲游揚。糾三才者卽以爲東林玷。三才挾橫縱之術。與言者爲難。公論益絀之。而東林并受累不小。未幾妖書之獄起。而清流有累卵之危。挺擊之案起。而兩黨益相水火。妖書者。所謂續憂危竝議也。不知出自誰手。大抵言奪長之事。雖難。然有當世豪傑。如沈四明。某某輩。輔成之。必成無疑。其言若出於清流之口。將以傾四明輩者。或云此奸人造爲之。以陷郭正域者。郭時有清流領袖之目。政府所最忌也。時上震怒甚。羅織甚嚴。搜郭寓。并偵其左右。危迫之至。卒無迹。歸獄於皦生光。而終不得其實也。挺擊者。張差持挺以闖青宮。據稱欲訟二璫於上。璫乃貴妃所遣建佛寺者。巡視御史劉廷元報疏云。觀其狀。一似風癲。窺其情。大爲叵測。於是劉光復輩皆主風癲之說。而刑部主事王之案入獄中。鈎得其言。以爲主使出自鄭戚。舉朝喧然。以國戚殆有專諸之意。貴妃亦危懼。訴於上。上命自白之東宮。貴妃見東宮。遂奏懇上出見羣臣。爲之昭白。上與東宮俱諄諄剖明之。遂以二璫及張差成獄。

而餘置不問。劉光復倡言上甚慈愛。太子甚忠孝。其言固將順也。而聲甚壯。且越班以言。上未聽其所言。云何。卽逮下獄。當張差事起。中外不能無疑。因事發於貴妃之璫。而又直闖東宮。若巧合也。之案疏稱。差言甚鑿鑿。或差恨二璫已甚。故以主使挺擊誣之。亦不可知。而廷元輩恨之案特甚。之案素守亦不潔。廷元與韓浚輩。遂於計典重處之。然操論與之案合。如竇子儼。陸文瀛皆至清。而亦爲所掠。遂不少恕。此則其曲在浚輩也。蓋東宮侍衛蕭條。至外人闖入。漸不可長。諸臣危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國戚懷惕若之慮。亦斷斷不可少。顧事聯宮禁。勢難結案。則田叔燒梁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也。二說者亦互相濟。而不當兩相仇。乃必斥逐執法而後已。是何心歟。若主使挺擊。原未必然。卽令國戚懷凶謀。何不用鴆而用挺。不使中官而使外人。皆情之所無。第不虛妨平言之。至重怒執法吏而必加一網。及啓後世之疑。則誰之咎也。當是時。兩黨遂爲不並立之勢。有辛亥之京察。孫丕揚主之。曹于汴湯京兆佐之。而所處湯賓尹。王紹徽輩。則攻東林者也。紹徽有清望。而賓尹負才名。故秦聚奎糾其不平。有丁巳之京察。鄭繼之主之。徐紹沅韓浚佐之。而所處皆東林也。世之所謂清流者。一網盡矣。是時葉向高去。而方從哲獨相。庸庸無所主持。上於奏疏俱留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則其人自去。不待旨也。臺省之勢。積重不反。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爲元詩教韓浚周永春輩。楚爲官應震吳亮嗣輩。浙爲劉廷元姚文宗輩。其勢張甚。湯賓尹輩陰爲之主。於是有宣黨崑黨種種別名。宣謂賓尹。崑謂顧天峻也。天峻高亢自喜。而賓尹淫汙無行。庚戌之榜。如韓敬錢謙益王象春鄒之麟。皆負才名。急富貴而相妬軋。之麟附元詩教韓浚。求銓部不得。遂反攻之。於是之麟之友。皆爲時貴所抑。禮部主事夏嘉遇。初亦爲時貴所推重。因與之麟交。亦

被抑而遼東四路失事之報至。趙興邦時爲兵垣。仍入禮闈。嘉遇遂糾之。并及詩教。言路合疏。糾嘉遇。興邦。遽升京卿。其勢愈張。而公論憤矣。御史唐世濟助夏攻趙。而元趙之燄漸衰。神廟殂落。光廟首召葉向高。而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俱以召用名流爲首輔。自鄒元標。趙南星。曹于汴之屬。皆爲銓憲大臣。卽附麗東林者。亦無不由田間起。相次爲顯官。齊楚浙前此用事之人。俱放斥。一時以爲元祐之隆。不過也。然附麗之徒。惟營躁進。京卿添註累累。已不滿人意。而南星爲冢宰時。高攀龍。楊璉左光斗。皆爲憲臣。魏大中爲吏垣長。鄒維璉。夏嘉遇。程國祥爲吏部司官。咸清激操論。不無少苛。人益側目。大璫。魏忠賢。陰持國柄。初亦雅意諸賢。而諸賢以其傾殺王安。彌恨惡之。周宗建。侯震暘等相繼糾彈。并及客氏。客氏者。熹廟之乳母。而與忠賢私爲夫婦者也。上於庶務皆委不問。宮中惟忠賢。客氏爲政。向高故欲調停之。而諸賢必欲逐去爲快。楊璉二十四大罪之疏上。遂爲不共仇。向高亟去。而事大變矣。初廷杖工部主事萬燝。以威怵廷臣。後遂因嘉遇。大中與御史陳九疇相詰。遽行斥降。旋盡斥諸賢。且起大獄。竟成清流之禍。國祚幾危。雖小人崔呈秀輩陰導。諸賢不可謂無咎也。議論高而事功疏。名位軋而猜忌起。異己者雖清必驅除。附己者雖穢多容納。雖領袖之賢。諤諤可重。而蠹之者衆矣。忠賢一得志。盡用邪人。崔呈秀輩舉國如狂。銀璫四出。自楊璉。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周宗建。李應昇輩。皆下詔獄。備受毒刑以死。天下痛之。而稱忠賢功德。請爲祠祀者滿天下。凡羣臣上疏。必以上與廠臣並稱。一門封公侯者三人。其勢視劉瑾輩且十倍。天下重足而立。斯時憂國者已駸駸有易祚之勢。特以呈秀輩雖凶惡。實庸陋無足數。熹廟賓天。忠賢呼呈秀語移時。竟不能有所圖。而烈皇帝一登極。神明自操國柄。忠賢之黨。內外林立。不覺其自屈。

部臣錢元愨、陸澄源、貢士錢嘉徵、先後糾忠賢。忠賢呈秀皆自縊死。其黨皆放廢。凡忠賢所逐者，無不召用上。復定逆黨之案，勵精求治，數數召對。每發言，羣臣皆不能及。天下欣欣望太平。是時東林諸臣，魏璫所羅織甚慘。其尙存者，人無不以名賢推之。爲忠賢拔用者，自屬下流，無可復爭衡。以謂君子小人之分，界至此。大明諸賢之死而生，皆上恩也。宜同心憂國，以報上恩。然急功名，多議論，惡逆耳，收附會，其習如前。上久而厭之。心疑其偏黨。及枚卜事起，而錢謙益與周延儒才名相軋。謙益必欲抑延儒，不得上。溫體仁乘其隙，疏糾謙益科場舊事。上爲震怒，面加詰問。吏垣章允儒憤爭甚力。上逮而黜之。謙益亦斥歸黨禍。且再起。而諸臣亦泄泄不思圖實績，以回上意。惟疏攻溫周無虛日。攻愈力而上愈疑。敵入薊鎮，逼都城。上視諸臣無一足杖者。史堃、袁弘勛之屬，糾閣臣韓爌、錢龍錫罷之。龍錫旋以崇煥事逮下獄。延儒首輔體仁亦相繼入政府。而門戶之譏，爲上所深惡。幸上神聖，知兩黨各以私意相攻，不欲偏任。故政府大僚俱用攻東林者。而言路則東林爲多。時又有復社之名，與東林繼起。而其徒彌盛。文采足以動一時。雖朝論苛及之，不能止也。周溫以權相軋，旋又自相傾。周罷去而溫秉國。又引薛國觀繼其後。大抵周明敏而貪，溫潔清而險。薛才不如兩人，而傲與偏同之。敵寇之患日迫，而終無能爲上建一策者。溫去而薛遂敗。以貪賜自盡，亦屬太甚。且其事發於東廠。僉云部臣吳昌時實發其機。要亦薛之偏狹。上自心厭之，非下所爲也。未幾再召延儒與張至發、賀逢聖等。至發辭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延儒乘上悔赦逋負宥罪，斥諸臣多收用之。救詞臣黃道周之獄。一時有賢相名。蓋延儒罷相時，其門人張溥、馬世奇，時以公論感論之。昌時又與深相結。延儒每納其言，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排，更援而進之。然性素貪，又見羣

論之相推也。益自恣。納賄益廣。上亦虛已聽之。溥遽沒。世奇欲遠權勢不入都。延儒左右皆小人。所趨日下。若敵圍杏山。寇圍開封。竟不能設策救援。敵闌入邊。自燕及淮。縱橫二千餘里。無一禦者。延儒偵敵歸。將請出視師。上以褻度目之。然意已移矣。及在軍中。未嘗鼓勵一戰。惟與幕客私人納賄縱酒。喧傳敵輸銀於延儒。買歸路以出邊。其說虛妄。而上以此懷怒彌甚。亟放之歸。親訊昌時置之死。仍提延儒至都。勒自盡。如所以待國觀者。延儒雖寬厚。再出所行多善政。及死而人莫憐之者。以太攬權及婪賄也。其時名流尙多在列。要皆負虛聲。無濟國事。寇一入都。烈皇帝以身殉國。而羣臣從死者寥寥。以是益爲世詬罵。然如范景文、李邦華、倪元璐、劉理順、馬世奇、成德輩。皆烈烈就死。日月爭光。雖仇口不能不推重也。南都再建。國事累卵。宜盡捐異同。專心憂國。尙恐難支。而相仇益甚。當擁立之始。鳳督馬士英移書商之。樞臣史可法有擇賢之語。可法意士英有所謂也。遽與姜曰廣、呂大器輩移文士英。言今上失德事。而錢謙益雖家居。往來江上。亦意在潞藩。若以福邸向有三案舊事。與東林不利也。士英得移文。卽與大帥黃得功、高傑輩持爲口實。力主今上。其所操倫序之說。自當。但與初時移書意不相合。可法輩實爲其所賣。上旣立。可法爲首輔。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而士英一入。可法卽出爲督師。士英首以阮大鍼薦。舉朝力爭之。卒以中旨起爲少司馬。大鍼一出。日以翻逆案處清流爲事。憲臣劉宗周以疏爭。士英大鍼內用羣璫。外用藩帥。并收助臣爲助。其意不過欲逐宗周輩。而內璫助藩。遂不可制。賄賂大行。凡察處者。重糾敗官者。贓迹狼籍者。皆用賄。卽還原官。或數加超擢。時以擁立懷異心。并三案舊事激上怒。上實寬仁。不欲起大獄。故清流不至駢首。若平心言之。三案原各有曲直。但當光熹以至烈皇帝。未嘗稍以前事有歉於福

邸諸臣亦未嘗以奪長之謀。必欲鋤異論者以厚法也。今上既立。自當以國本持論無他。概置舊事不問。卽上啓其機。羣臣亦當力解之。而一時柄臣務以離間骨肉危動皇祖母。欲中諸名流以非常之法。如楊維垣袁弘勛張孫振者。不啻人頭畜鳴。又擁立操異論者。不過數人。而柄臣欲自侈其功。凡人糾必欲以此誣入之。如妖僧等事。幾起大獄。卒致左帥以衆憤。有清君側之舉。士英盡撤勁兵以防左帥。敵已至。維揚而滿朝俱謂敵必無虞。且欲用敵以破左。一時有識者謂亂政亟行。羣邪並進。莫過於此。敵一渡江。國事瓦解。其死難者。有張捷與維垣兩人。亦攻東林之黨。獨全大節者。不可以其生平持論之偏少抑之也。馬阮之徒。身統重兵。望風奔竄。不亦痛哉。二黨之於國事。皆不可謂無罪。而平心論之。東林之始。而領袖者。爲顧鄒諸賢。繼維楊左。又繼爲文震孟姚希孟。最後輩如張溥馬世奇輩。皆文章氣節足動一時。而攻東林者。始爲四明。繼爲元趙。繼爲魏崔。繼爲溫周。又繼爲馬阮。皆公論所不與也。東林中亦多敗類。攻東林者。亦間有清操獨立之人。然其領袖之人。殆天淵也。東林之持論高。而於籌敵制寇。卒無實著。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然未嘗爲朝廷振一法紀。徒以伎刻。可謂之聚怨而不可謂之任怨也。其無濟國事。則兩者同之耳。東林附麗之徒。多不肖。貪者狡者。俱出其中。然清議猶得而持之。間亦以公道拔人。其行賄者。尙恥人之知之也。攻東林者。納賄維日不足。至崔魏之時。南都之政。則明目張膽。以網利爲事。以多納賄爲榮。而不以爲恥者。東林初負氣節。每與內璫爲難。卽賢璫王安。亦與諸賢往來。乃璫之慕賢。非諸賢之通璫也。及其衰也。求勝不得。亦有走險之士。與璫結交。崇禎之季。往往有之矣。攻東林者。當神廟之時。羣璫無權。未有內通者。自呈秀輩奉忠賢爲主。而所以媚璫者無所不至。無異誦莽功德。誠天地間一大

怪事也。迄於南都而通璫者揚揚驕語。惟恐人不知之也。若兩黨之最可恨者。專喜逢迎附會。若有進和平之說者。既疑其異己。必操戈隨之。雖有賢者。畏其鋒而不能自持。又有因友及友。并親戚門牆之相連者。必多方猜防。務抑其進而後止。實有和平無競。公正無偏者。亦不之信者也。激而愈甚。後忿深前。身家兩敗。而國運隨之。謂皆高皇帝之罪人可也。但後世之論。必一賢一邪。有難渾者。余亦以前輩所愛重。欲推而入之清流禍中。然余不以此稍懷偏忿。特平言其實。庶鬼神之可質也。

門戶雜志

神廟仁聖非常。雖御朝日希。而柄不旁落。止以鄙夷羣臣之故。置庶務於不理。士大夫益縱橫於下。故國事大壞。兩黨相攻。亦未嘗一剖其曲直。聽其自爲勝負而已。然東林所持。如國本挺擊等事。皆忤上旨。而攻東林者。詆東林爲好名。爭國本爲離間骨肉。固上之所喜也。故東林之徒。雖盛而其勢不得不屈。惟是國本之說。謂神廟欲以愛易長。神廟仁聖之主。未必有此。但是時中宮賢而多病。羣疑上操立嫡。不立長之語。意在中宮病不可知。貴妃即可爲國母。故欲欲於立嫡也。御史詹仰庇因宮病上疏諷及此。廷杖八十。舉朝益皇皇然。公論愈激。上雖心厭惡之。亦見衆論之堅。立長之意亦定矣。錫爵一貫。皆負氣。錫爵之意。謂上意俱定。不欲歸權於羣下。但令羣臣無取。請卽冊立。然三王並封之諭下。而錫爵卽爲票擬施行。至大宗伯馮琦力爭之。而始自知其誤。不可謂無咎也。一貫於相比之臺前。錢陳輩已經吏部計典處分。而特擬旨留之。大爲公論所非。於建儲事亦大指如錫爵言。李廷機清而勤。自負甚高。顧於國本之爭。輒謂羣臣不可過爭。過爭或激而有變。遂僉以奸邪目之。及上年高中宮以賢見重。而東宮益長。及中宮薨。

虛位數月。貴妃不進位。至賓天之時。乃命光廟加封皇后。此則神廟善處骨肉。原無奪長之意。久而彌著矣。惜乎羣臣力請時。何不早行。以自啓天下之疑。亦國家之氣運爲之也。李三才自負才名。爲山東藩臬。極有名。余嘗館於山東。李去已二十年矣。民歌思之不忘。謂大盜大猾。皆爲李所掠治殆盡。民得安生也。錫爵蒙特。召時手疏言。上於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不以入耳。然下以此愈驚。稱神稱鬼。成何國體。此疏甚祕密。而三才求得之。洩言於衆。謂錫爵以臺省爲禽獸。臺省益攻錫爵。其詞甚醜。三才多取多與。結客遍天下。憲成之左右。譽言日至。意其真足以幹國矣。然余嘗見其辨疏。謂相傳上於宮中。請仙二語。以三才爲聖人。故羣臣益妬之。此其言亦是不根。大抵才而不羈。非純臣也。其豪華之習。宜不爲清流所喜。或言三才初請憲成時。止常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皆偶然耳。昨偶乏卽寥寥。今偶有此。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侈靡。又聞一孝廉負才名者。當計偕時。與一孝廉偕謁之。留兩日。不過贈數金而已。所偕孝廉頗以爲慍。及至都。旅館甫定。而三才之使者已至。贈孝廉二百金。所與偕者亦四十金。其操縱類如此。使以其才智盡用之職業。亦非常人也。

金壇于玉立者。東林中用勝于體之子也。於諸生中獨愛韓敬之才。托丁元薦與結婚姻。相與至密。及敬爲鼎元。而元薦首攻之。玉立實發其機。此又人情之不可解者。敬于賓尹往來素密。取之爲元。未必無故。但敬之才亦不愧耳。敬好縱橫之學。恣色貨之欲。則自非治平之臣。要不如賓尹之甚。每奪人妻而壞人節也。

妖書之事甚怪。一夕間。自宮門以迄衢術間皆遍。厥明舉朝失色。莫敢言。搜索無不至。其揚揚自得者。不

過書中所指孫丕揚輩數人而已。所冤陷甚多。卽高僧達觀。固上所素重。亦死獄中。皦生光素固凶狡無賴。於妖書亦無實迹。竟坐以淩遲。夫見怪不怪。其怪乃敗。當初發時。倘上令焚去。置不問。不亦可乎。而當局者欲借以傾清流。故激上怒至此。可嘆也。

梃擊之事。王之案所訊張差語。謂兩璫實說之云。苟打了小爺。吃也有。官也有。其言甚悉。刑部各司官與之案語亦多相合。而攻東林者言上於貴妃寵盛時。曾許以立愛。至對關真君立誓。晚而媿言之不符也。因勸貴妃廣爲佛事。且助其費。遂發銀十萬。建寺於通州。二璫以爲用磚瓦甚多。不若置窰自造。利甚奢。居民多鬻薪於璫。張差非通州人也。乃粥田貨薪。亦往市於璫。士人忌之。焚其薪。差訟士人於璫。璫復嚴責。差以產破薪焚。訟又被屈。不勝憤憤。遂持梃入宮。欲告御狀。不意闖入東宮。二說者未知孰是。總是不祥之徵。謂之人妖可也。其處分之法。不過始則嚴訊之。繼則以二璫及差結局。所謂化大事爲小事也。一時擾擾紛爭。其曲豈可偏坐哉。

爭論之囂。莫如辛亥京察。御史金明時於察前上言。察出勢必及某某。其意固在已察。非所宜言也。而于汴北京輩。以阻撓察典嚴糾之。明時辨以阻撓何迹。北京謂俟察典竣。宣言之。於是察典尙未下。而明時先爲民。然北京所謂阻撓者。不過前疏頗覺太甚。秦聚奎舍死報國之疏。人亦有稱之者。但疏中自稱今年算命該死。故舍生爲此。亦可訝也。時稱察典冤處者七人。總爲賓尹盛才名。一時重處。或以爲駭。然繩其品行。實不冤也。至丁巳京察。不平彌甚。竟無一人起而爭之者。則在朝清流。驅逐已盡矣。余師張華東總憲。固齊人。與韓浚輩皆至戚。然嘗謂余曰。當丁巳察典。韓浚嘗問以如何。對以必翻。韓詢

其故。張曰。王之竅題目甚正。何爲重處之。韓驚愕。半日不語。嗟乎。吾師可謂不阿矣。世皆謂吾師不阿。韓之友而持論平恕。每怪諸公之太甚。又如吾友徐石麟。冢宰。侯峒曾。銀臺。馬世琦。太史。陳子龍。給諫。皆所指定。爲東林也。其言亦甚公平。每病東林之雜而偏。不盡公忠。然世於張師。必曰。攻東林者也。於吾友。必曰。此東林也。物而不化。不亦誤乎。齊楚浙三方之貴者。相與甚密也。忽而相疑。是時山東趙煥爲冢宰。元詩教爲方從哲門人。操其權。故齊勢尤甚。鄒之麟。倡言張鳳翔爲選。必以年例處宗文廷元輩。而齊與浙漸漸離矣。之麟旣黜。其友夏嘉遇。魏光國。尹嘉賓。鍾惺輩。皆才名盛一時。久擬臺省銓司。俱改冷曹。此其持局甚固。然適所以自敗也。如嘉遇之淳和清潔。而亦與衆俱擯。不亦誤乎。

韓錢王鄒。才旣相伯仲。又爲同籍。而相仇至甚。殆不可解。王象春自述云。與鄒同游西山。鄒爲對偶云。敬字無文。便是苟。思其對不可得。王忽云。林中有點不成材。以賓尹號霍林故也。此皆輕薄之尤。韓鄒固爲世詬矣。王居鄉。最爲鄉人所疾。其族人亦多恨之。錢聲色自娛。末路失節。此皆國運所關。生此輩。以致朝野紛紛也。

熹廟之初。羣賢並召。其勢甚盛。而敗於汪文言。文言之起甚微。或以爲新安門役也。而向高南星輩愛之彌甚。言必移時。兩公卽以病避客。文言直入臥內。所言必納。楊左輩均重之。傅櫬首彈文言。下獄。廷杖放歸。僉以櫬通內訊之。櫬亦彈忠賢以自解。未幾大獄起。首彈文言。連及楊左諸公。而搢紳之禍靡天矣。諸公所以及禍。皆以忠賢相仇。此固君子本色。而狎昵文言。授人以口實。殆不可解。余與向高之仲孫交。言及此。仲孫謂余曰。當熹廟時。條召諸名賢。此誰力哉。文言向客於王安所。每爲安言天下某某皆清流也。

故一朝召用。皆文言所爲。文言雖遊諸公卿間。未嘗自私。嗟乎。諸賢之出而謂得一文言力。安得不爲所累。始之終之。宜哉。古人云。小人不可與作緣。又云。不輕受人惠。誠有以也。

楊副院二十四大罪之疏上。政府韓爌亟稱之。而首輔葉頓足。以爲事從此不可爲矣。然忠賢無外應。亦未敢遽自閣。臣魏廣微以頌歷失朝。臺臣李應昇糾其應杖脊。而廣微憤甚。先是南星自以老病。請時免其入朝。得專心職業。於是廣微謂冢臣自請免朝。不之罪。而閣臣一失朝。卽杖脊。何不平至此。挾憤與忠賢通。盡逐諸臣。及忠賢興大獄。坐楊左諸公以多賊。仍命鎮撫司五日一比。廣微亦駭愕。上疏爭而不可得矣。引賊入門而欲其不掠不殺。詎可得乎。若顧秉謙輩庸劣不足數。不過爲忠賢奴役耳。不足論也。當忠賢盛時。舉國若狂。最盛者爲五虎五彪。然皆由崔呈秀進。或以謂李夔龍不應在五虎之數。尙有甚焉者。如周應秋爲十狗之首。其貪鄙不可言。其罪亦不在虎彪下也。此時與之合局而不思與同污者。亦自有人。如高弘圖首言詔獄削奪之非。王志道召用不肯出。王永光上疏力言淫刑以致天變。王業浩張捷赴召。卽忤黨斥歸。此皆能自振拔者。崇禎之朝。諸賢卽宜與之捐成心。偕大道。而終亦落落不合。此則諸賢之過也。惟崔呈秀窮凶極惡。其致死於清流。因巡鹽淮揚時。總憲高攀龍特糾其貪。幾致之死。故計不反顧。因呈秀之縱惡。愈成攀龍之知人矣。

諸賢之遭璫禍也。慘絕一時。名高千古。然亦有向來攬權好事。自致此禍者。其高卑不齊也。最高惟周順昌。生平至清。亦獨立無黨。當魏大中盛時。順昌未嘗與之合也。見大中逮至吳門時。向來交好皆星散。撫臣毛一鷺素奉大中惟謹。至是不與大中通隻字。順昌憤甚。遂以女許嫁大中孫。且呼緹騎而詈之曰。若

歸與忠賢。此亂臣所爲。受詆萬代。向來未有正人端語之者。故至此。當以我言告之。每見人輒痛詆時事。遂及於禍。使順昌稍默默。必不及此。此真鐵漢也。緹騎至時。吳中士民發憤擊之。十存一二。擁順昌不令去。以夜跳身入都。既下詔獄。受刑至酷。詞不少撓。刑已極。卽痛罵忠賢輩。加刑時。則呼高皇帝。同時入獄者。語或少異。順昌卽怒罵之。忠義所激。遂至王恭廠異變。舉朝駭愕。合疏諷諫。忠賢之黨亦多畏而逡巡者。忠賢以不殺順昌。則威中細。故終不免。偉哉。其清中之清忠中之忠乎。



明季稗史初編卷十五

明吏部考功郎夏允彝敬述

幸存錄

是時士大夫下詔獄者。俱五毒備至。惟高忠憲聞逮。卽自溺園池中。死而不仆。其絕命詞曰。大臣受辱。則辱國。謹遵屈平之遺則。聞忠憲生平學道得力。死生之際。泰然。文閣學嘗語余曰。生平止服一忠憲。事事合道。繼此者。惟華鳳超。然勉強與自然。尙有分也。忠憲嘗自言。少年以氣節自許。以此一念。受譴亦不念及。行遠竄阻風雨。困臥舟中數日餘。遇晴霽登岸。入旅店中。推窗忽睹桃花爛然。遽有悟。從此事事有異。并氣節之想亦永融矣。觀其遺書。真有得者。獨於門戶異同之際。持之斷斷。終不化也。

四月請祠忠賢者。其言皆絕醜。不復知廉恥事。而最甚。惟太學陸萬齡。直比之先師。謂孔子作春秋而忠賢定三案。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黜東林。請祀之學宮。更有一張生者。欲上疏以忠賢如先師並尊。入國學。遽殛死。自稱見子路怒擊之。陸當崇禎初亦伏誅。小人所得幾何。而甘爲此。可恨亦可怪也。忠賢凶惡非常。國史當備載之。余見一術士徐姓者。言遊都下。五人共飲於旅寓。忽一人倡言忠賢之惡。不久當敗。餘四人或默或駭。諷以慎言。此人大言忠賢雖橫。必不能將我剝皮。我何畏。至夜半熟睡。忽有人排門入。以火照其面。卽擒去。旋拘四人。並入內地。見所擒之人。手足咸釘其門板上。忠賢語四人曰。此人謂不能剝其皮。今姑試之。卽命取瀝青澆其遍體。用椎敲之。未幾。舉體皆脫其皮。殼儼若一人。四人駭

欲死。忠賢每人賞五金。壓驚縱之出。嗚呼。惡貫古今矣。

三案者。梃擊紅丸移宮也。梃擊已識其略矣。二案亦當平言之。光廟病亟。遍體皆冷。勢已不起。李可灼請以紅丸進。是日上召諸大臣入。并召兵垣楊漣。因漣上疏欲上慎起居防意外也。羣臣至上言病已危殆。諸臣言皇上一月之內善政甚多。必蒙天祐無虞。上語以病勢難挽。且言立東宮要緊。又云。李選侍奉侍勤勞。嘗生子女。宜封皇貴妃。朕在內亦安。卽呼皇長子宜出與羣臣一言。熹廟出。遂將上諭再爲口傳。李選侍忽從簾內手挽熹廟入。傳以宜封皇后。宗伯已唯唯。時有言皇上命封貴妃非皇后也。宗伯再奏明之上。再以封皇貴妃命。因呼可灼進藥。羣臣待命於外。藥進少時。上遽稱可。可灼諸臣速命再進藥。凡用藥三丸。厥明。上賓天矣。仍賞可灼銀幣加等。於是羣臣謂可灼進藥。懷不軌心。閣臣故賞之。此其言亦太過。但不宜於賓天後復擬賞耳。是時一月之內。連遭大喪。朝中洶洶。楊漣率衆排闥入。奉東宮登極。衆見東宮卽羅拜。選侍時在乾清宮。以母禮待東宮。左光斗遽疏言乾清非至尊不可居。欲速其移宮。自當但中言武氏之禍立見於今。且慮有垂簾視政之事。此亦過當。楊左卽拉閣臣揭請卽日移宮。選侍頗受逼迫。御史賈繼春遂言先帝於羣臣至厚。何至一妾一女不能遺庇。其言亦不可謂盡非。然宮之應移。仍屬定禮。楊左不可居以爲功。他人亦不可詆之爲罪也。楊與賈互相譏諷。賈以楊必將與大璫共受封拜。譏之。楊遂挂冠歸。中旨切責賈。賈惶遽自辯。詞頗哀。高弘圖張慎言出疏兩解之。其言至平且確。乃賈終斥爲民。而楊不久優擢至副院。則亦東林失平之事也。後遂以此殺楊左。則冤彌甚。卽賈亦心憐之。東林操論不失愛君。而太苛太激。使人難受。攻東林者言瘋癲。言可灼無他意。移宮太亟。不失調停。然以此規諸

賢之過則可以此罪諸賢而加以一網。不亦誤乎。當東林極盛時。其重處惟一繼春耳。餘不過年例外轉而已。受處者卽以爲不堪。而崔魏之時。諸賢重者備受酷刑死。謫戍遠配者累累。至輕者亦必爲民。盡追奪其誥命。誰啓殺機。日甚一日。則攻東林者之罪。不可言也。

當忠賢盛時。雲間奸人徐姓者上疏。言士民願爲立祠。實絕無其人也。惡生有周姓者。與徐爲媼相附麗。借此索詐恣行。其所營祠地逼余居後。欲攘余地廣祠基。所以相逼者多方。余終拒之。余時布衣徒步以待禍之至。幸聖明御宇。徐周立敗。余乃得免。嘉善錢繼登爲蘇松道。枷責徐周以示衆。仍戍之。

熹廟病亟時。閹璫張甚。中外危慄。意天下事不可爲矣。熹廟召烈皇帝入見。卽諭以吾弟當爲堯舜之君。烈皇帝惶恐不敢當。但云陛下爲此言。臣應萬死。熹廟再以善視中宮爲託。又言忠賢宜委用。烈皇帝益惶恐。求出。熹廟賓天。忠賢自出請烈皇帝入宮。烈皇帝亦自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宮中物也。當是時。羣臣無一人得見烈皇帝者。皇帝秉燭獨坐。久之。見一璫攜劍過。卽取視其劍。留之几上。許給以賞。聞巡邏聲。勞苦之。問左右欲給以酒食安從取乎。侍者以宜問之光祿寺。傳旨取給之。歡聲雷動。羣臣俱在寓。問卜懼入朝之有他變。生死且不可知矣。厥明至殿門。宦者持門不令入。告以宜用喪服。旣改服。又謂未成服。宜如常服。羣臣奔走出入者三。氣喘且不續。哀訴宦者。乃放入。旣哭。大行皇帝見王魏兩璫在喪次。是日皆王璫發言。各部備喪禮。而魏璫目且腫矣。默默矣。羣臣出。少頃。獨呼呈秀入。屏人語移時。祕不得聞。或云魏欲自篡。而呈秀以時未可爲止之也。從此諸奸失勢。憂懼不知所出。而烈皇帝不動聲色。逐元凶。處奸黨。宗社再安。旁無一人之助。而神明自運。較之世宗之中興。爲更難矣。時在朝者皆魏黨。莫能發

其奸。楊維垣實首糾呈秀。始自相攜貳。然於璫仍不敢致訊也。陸澄源錢元愨乃直指璫罪。至錢嘉徵所言十大罪。乃詳盡。璫不勝憤。哭訴於上。愈觸上怒。始放之出。至中途。言者益甚。璫知上必重處之。遂自縊於旅店中。呈秀列姬妾。并羅列珍異酒器。縱飲三杯。卽擲壞之。飲已。乃自盡。天地再闢。皆上獨斷也。言者特知其機已就。故發之速。嘉徵與余交。循循大雅人。其子孝廉。夙有至性。惜早夭。嘉徵以貢爲縣尹。元愨擢司銓。澄源旋與東林反唇。所行亦多不簡。以京察錮之。爲善不卒。惜哉。

上旣處忠賢。卽因臺諫言定逆案。閣臣韓爌端而厚。錢龍錫和而謹。亦不欲廣搜樹怨。僅以四五十人列案以請。上大不然。再令廣搜。且云皆當重處。最輕者爲民。閣臣又以數十人上。上怒其不稱旨。諭以稱頌贊道速化爲題。皆當列入。且云忠賢一人在外。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其內廷同惡者。亦當入之。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對。上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閱日。上召閣臣入。先有黃袱包裹者累累。指示閣臣曰。此皆結璫黨實迹也。當一一按入之。閣臣知勢難遺漏。乃云。臣等職掌惟司票擬。三尺法非所習也。上呼吏部問之。冢臣王永光以吏部止習考功法。不習刑名對。上乃令法司同事。又云。張瑞圖來宗道何以不處。閣臣以無事實對。上曰。瑞圖以善寫爲璫所愛。宗道爲呈秀母祭文。稱在天之靈。可惡何如。又問賈繼春何以不處。閣臣言其請善待選侍。不失厚道。後雖改口覺反覆。其持論亦多可取。上曰。惟其反覆。所以爲真小人。於是案所羅列甚廣。幾無一遺矣。其不妥者。如楊維垣首參呈秀。不宜入也。以其力扼韓爌文。震孟之出。遂處以謫戍。虞廷陞曾參孫居相者。於趙南星原無彈章。以糾南星誤處之。呂純如雖有訟璫之疏。疏至熹廟已賓天。霍維華取其疏稿削去之矣。竟據邸報以入之。此何等而草草羅入。致被處者屢

思翻案持局者日費隄防糾纏不已。迄南都再建逆案翻而宗社墟矣。此則當局者之咎矣。烈皇帝登極以王永光爲冢宰。永光亦清執。王恭廠之變其所獨侃侃。或云此司馬張履端王陸所勸爲。然亦永光矯矯之徵也。乃東林諸賢必欲逐而去之。致永光憤激爲難。引用袁弘勛張道濬輩再啓玄黃之爭。實已甚之故耳。卽枚卜一事。錢謙益必欲首推。而慮周延儒方以召對得上意。懼同推必用周。力扼而止之。不知上果意在用周。不推適啓上疑耳。安能力止耶。於是黨同之疑。中於上者愈深。溫體仁發難而周爲之助。或云內廷已有爲之應者。共賞銀八萬兩。宮府同聲以排東林。而謙益輩揚揚不知也。條發召對。謙益且自以爲枚卜定於此日矣。及入朝。方知有溫疏。溫與錢廷辯。溫言如涌泉。而錢頗屈。因事出於意外也。先是錢已與韓敬爲仇。韓固浙人。錢欲典試浙中。文震孟曾諷止之。錢不之納。及應召北上。文又勸以緩緩枚卜。而錢又不納。其科場一事實冤。而溫以爲非此不足以扼之。觀錢立身本末。原不足惜。而溫已首發難端。與滿朝爲仇。勢不得不自結於上。及入政府。專意逢迎。惟以苛急爲事。未嘗敢於上前救一人。爭一事。上彌信其公忠。而天下元氣凋殘盡矣。其操守亦能自勵。故上始終敬禮之。盧杞之清忠強介。固其倫也。周再出。頗反溫之所爲。而操守濫甚。敗壞國事實。在兩人。而實在東林過激。以至此。遂至天下左衽痛哉。痛哉。

當溫之秉政。臺省攻之者。後先相繼。皆以門戶異同。其言非盡由國家起見也。平心言之。不納苞苴。是其一長。其庇私黨排異己。亦未嘗爲之有迹。但因事圖之。使其機自發而發。上不疑也。無識者遂謂溫於各輔自勝。然其伎刻陰險。自非端人。始而與周深相結。周固力助。而且援之以進。及周爲大璫王坤所排。舉

朝爭之。而溫無片言相助。及科臣陳贊化糾周去之。凡與周爲難者。溫皆援之以進。助周者皆屈焉。蓋周之去實溫擠之也。當袁崇煥之獄起。攻東林之黨。欲陷錢龍錫以遍織時賢。周溫實主之。後因黃道周疏救。周意頗回。久旱不雨。言路復言。及錢得減辟爲成。初出獄。周卽相過。極言上意怒甚。有可恨甚多。卿等豈能盡知之語。挽回殊費力。錢極感之。未幾見溫。錢因述周語。謂非公等力救。何以再生。溫第曰。上原不甚怒也。於是聞者遂謂溫爲質實。而周多虛僞。然特溫之巧於擠周耳。嘉善錢士升。生平端謹。爲東林所推重。而龍錫其座師也。聞溫語頗重溫。而輕周。溫遂與相結。士升之入政府。溫凡有所爲。每推之。令先發。而後繼之。如用冢宰謝陞。總憲唐世濟。皆溫意也。而錢成之。及溫攻去文震孟。頗引錢爲證。錢亦有助溫語。及溫所欲進者已進。溫所欲退者已退。而視錢爲贅物也。因有詰奏錢之弟滇撫士晉者。溫卽擬嚴旨。仍囑同事林釭毋得洩言。蓋欲借弟以逐其兄耳。錢旋上四箴疏。語多諷上。又爭搜括江南富戶事。遂去也。其去也頗光明。而中間爲溫所用。幾受擯於公論。受溫累不小。溫棄之如遺也。其立心概如此。國家元氣剝喪良多。至於敵寇交訐。不展一籌。則凡居政府皆如是。不得獨責溫也。

烈皇帝太阿獨操。非臣下所得竊用。而每當大舉措。則內璫每發其端。似陰中而不覺也。若滿朝之用舍榮枯。則一視首揆之趨向。亦似爲所陰移而不覺者。當初政時。不許內璫與廷臣交一私語。廷臣遂忽璫輩不之顧。而攻東林者默結之。日以朋黨之名申於上。其時以通內自詡者。史堃也。輔臣錢之入獄。皆史擠之。及其得出。錢自云。大璫王實心冤之。不然。必無生理。溫之陷錢。謙益於獄也。謙益去死如髮。大璫曹化淳憤而發奸棍陳履謙。張漢儒之陰謀。陳與張立枷死。溫逐而錢釋矣。薛之死也。廠璫王實爲之。而周

之死也。則又小王璫怒之也。廷臣通內者。漸亦不以爲醜。曹璫之喪其父也。大臣與言路多往致祭焉。小王璫喪母。大臣亦多往送。甚有倡爲傳單者。揚揚不之諱。其九卿不往者。鄭三俊程國祥耳。廉恥道喪。國事安得而不敗。然此時璫輩特陰爲播弄耳。其畏上英明實甚也。若南都之事。則攘臂揚眉。內外交相市。以爲卽聞之上。無傷也。票擬銓除。羣黨人人可言。卽大璫自好者。亦嘆以爲繩閑盡裂。知敗極之不可救也。視先帝朝天淵矣。

周延儒之承上眷也最深。其應對敏絕。凡上怒時。莫能挽回。惟周能談言微中。如黃道周之獄。人皆以爲必不可救。周自能微諷挽之。已得減戍歸矣。上偶言及岳武穆事。嘆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周進曰。岳自是名將。然其破女真事。史筆多虛張。卽如道周之爲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宮。卽傳旨還以原官矣。此周所長。不可沒也。

烈皇帝之英明勤敏。自當中興。而卒致淪喪者。以輔佐非人也。庶幾如范景文之博大好賢。方岳貢之清勤憂國。不失賢相。惜用之少遲。謝陞不徇物情。亦不違公論。三公者於二黨皆公虛不滯。謝時合時離。或以其機智少之。其糾許譽卿也。實逢迎溫意。未幾又推鄭三俊爲總憲。似亦善補過者。但闖寇之難。范死節最烈。可照耀千古。方以直精微。房入內。聞難卽自縊。爲僕人所釋。欲再縊而寇已入。擒之矣。受刑至慘。已搜其寓。蕭然無一物。欲釋而大用之。方終不屈以死。或惜其死之少晚。然大節終無玷也。謝不免於臣清。又未幾死。或云爲清所疑也。惜哉。出方下遠矣。

馬士英素以才望稱。其闊大不羈。或亦邊材之選。而用之政府。則乖甚矣。初爲王坤參之謫戍。周延儒再

召阮大鍼實以士英託之。遂起爲鳳督。與大帥黃得功劉良佐善。曾一敗袁寇。募其鄉黔兵爲親丁。頗能戰。高傑之南來也。士英厚待之。劉澤清初至淮。士英與通殷勤。頗自任德。而歸怨於南樞。史可法以爲我固願公等來。而史公不喜也。及擁立之舉。馬遂聯絡二劉。高黃爲己助。馬入政府。而四鎮皆開茅土。馬入輔。而史公出鎮。卽國事敗壞之始也。蓋四鎮驕悍。馬尙可以向來交誼。籠絡之。史則與之相水火。焉肯聽其驅使。一至維揚。卽爲高傑所困。史竭力調劑。僅得相安。久之。高與澤清皆欲渡江而南。且縱其軍士大擾。維揚瓜步間。殺人無算。莫敢聲其罪者。劉宗周以總憲召。首疏直糾之。謂二鎮皆可殺。輔臣姜曰。廣擬優旨。下史館記錄。於是澤清忽然欲與姜劉爲難。馬遂因而用之。四鎮遂合疏攻姜劉。其詞皆凶悍甚。史詢之四鎮。皆以不知對。史遂疏言此疏乃黎丘之巧混。劉澤清又上疏攻史。謂疏實其所上。因史偶問。故偶混答之。至尊之前。倏僞倏真。此卽大怪事。而馬方快於逐姜劉。用大鍼。不復顧大柄之委去也。史從此展布益難。大鍼一出。凡海內人望。無不羅致。巧詆貪夫任人。無不湔洗。拔用馬。立心疎闊。原無殺人之意。故不至遽興大獄。而每上疏。一曰奸黨。再曰奸黨。總以擁立二心爲題。殊不思擁立懷二者。不過錢姜數人。與諸臣何與。而欲一網及之乎。未幾有妖僧者。自稱爲先帝。又自稱爲某王。殆類病狂者。而張孫振與大鍼欲借以起大獄。流傳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名。海內清流皆入其內。如徐石麒。徐汧。陳子龍。祁彪佳之屬咸列焉。卽余未嘗一日爲京朝官。楊廷樞一老孝廉。而羅織俱欲首及之。馬意頗不欲殺人。故中止。又未幾而有贗東宮之事。據聖諭。謂以孟春至留都。留之不肯止。直由嘉興武林至紹興。上密遣人召之。乃還。而言貌多可疑。欲羣臣識認。馬亦先有揭言其必僞。及羣臣往察。王鐸首言其僞。舊東宮講官劉

正宗李景廉亦以爲所言講讀事皆非實。眉目亦不符。方馬之揭請遣羣臣識認也。謂講官方拱乾現在。當令阮大鍼密諭之。往認拱乾入馬許。以卽復原官。且加超擢。及識認之日。僞東宮指方以爲此固講官也。方不敢應。及劉李具疏。方亦不肯列名。仍出都。都民藉藉不平。皆以爲真。中官言亦如之。而搢紳皆以爲僞。阮張輩又欲借以起大獄。而黃得功首上疏。不得遽加害。劉疏繼之。左良玉袁繼咸。遂上疏力爭。左遂詆馬阮輩。稱兵犯闕。馬盡遣上江。都下勁兵往禦之。是時清已逼維揚。有言及清事者。馬輒以爲必無虞。且欲用清以剿左。四月二十五日。揚州城破。可法死之。或云遁去未死也。清左逼江。而都城終不以爲意。五月初九。清渡江。無一矢相向者。馬擁兵出遁。大鍼孫振輩。或遁或降。惟張捷楊維垣死難。上至得功營中。得功戰沒。上亦陷清。如士英者。本無意於誤社稷。而社稷爲墟。本無心於斂賄賂。而賂門大啓。本無心於翦清流。而清流盡逐。及其遁也。既不守城。又不衛上。第云奉皇太后以行。所至縱兵大擾。卒未嘗與清一戰。謂非天下罪人。安可得哉。方諸奸欲起大獄。肆誅鋤之時。卽余亦賴士英知其無辜。得免陷阱。誼當私感。然不可以廢公論也。萬世而下。亦以余言爲無私否。

南都之政。咄咄怪事。殆不勝書。其大者。如僞東宮其一矣。又有僞皇后。自稱上之元配。且已生有子。初在河南。按臣陳潛夫爲之疏聞。奉旨以爲僞託。著逐出境。而必欲自請至京。及至上。震怒。下之獄。備受拷訊。終無變詞。此古今未有之異也。要其真僞。總非臣下所能測。又有市人忽聞空中語。令其入宮認子。遂儼然排闥闔。爲狂言。諸奸每借一事。卽欲爲羅織之案。賴上寬平。士英亦素無殺機。故得以幸免。然庶務乖張。如狂如醉。無一官不用賄以入。其價倍。苟破費多金。雖身負至垢。立致要地。權要與中官勛臣藩鎮。皆

得操用舍之權。中官向冢臣徐石麒居間。用一縣令爲吏部。石麒怒拒之。奏聞於上。上亦不之問。又有給事外轉者。費銀數千。得中旨留之。石麒質之內璫。內璫云。此以進御。遂無敢言者。而給事反彈石麒去位矣。要以進御固妄言。但諸璫與馬阮輩相表裏。或偶聞於上。竟以從龍而來。貧苦無資。實對上憐之。不之罪也。票擬前後相反。銓政濁亂無章。至樞部爲尤甚。凡白棍至部者。卽日可爲大帥。凡前官未出缺而後官遽復陞授者。累累皆是。及至任互爭。乃令舊者仍任而新者候缺。於是舊者欲固其位也。不得不輸賄。新者前費難退。更加賄以求舊官之速去。大抵武官之揚揚罔忌。莫甚於此時。而囊橐盡傾以奉權要。亦莫若於此時也。都城有滿街都督一部。職方之謠。嗚呼。始於宮闈。卒於金虎。豈不痛哉。羣臣之負烈皇帝也。上事事焦心而羣臣無一忠公。羣臣之負弘光帝也。上事事虛己而羣臣無不恣肆者。其負固同也。水落石出。蓋棺論定。北都覆而范景文李邦華倪元璐馬世奇申嘉胤成德金鉉劉理順許直自盡於官。南都覆而徐石麒劉宗周侯峒曾徐汧黃淳耀殉難於家。不可以其東林也而詆之。若其臣清臣寇如錢謙益李建泰輩。自不得以東林也而恕之。又如張捷楊維垣之死難。不得以其攻東林也而少之。如蔡奕琛唐世濟鄒之麟張孫振陳子鼎劉光斗輩之失節。亦不得以攻東林也而恕之也。北都死難。如孟兆祥及其子章明汪偉夫婦死節。凌義渠施邦曜周鳳翔陳純德吳甘來朱之馮衛景瑗吳麟徵王家彥助臣襄城伯李國楨惠安伯張慶臻戚臣新樂侯劉文炳及其弟都督文耀太康伯張國紀駙馬鞏永固舉家焚死。武臣周遇吉及內臣王承恩南都死難。如高倬劉邦弼何剛錢棟祁彪佳吳嘉胤陳于階助臣靖南侯黃得功魯之璵侯承祖父子陳天敘等。皆爭光日月。與二黨皆中立。故附記於此。成德之自盡也。先語其

妹云。爾尙未嫁。留此何依。妹請先自盡。德哭而視其縊。其妻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媳皆已殉。亦慟而自縊。當德之屢糾溫體仁也。廷杖拷訊。備受慘毒。其母多力。冒體仁於途。且欲擊之。體仁訴於上。逐之出都。謫戍。遇敵變。家屬盡沒。又以流離顛沛。其妹年二十餘。竟未及嫁。甫召還。卽合門殉難。最爲烈烈。理順盛德士也。亦合門自盡。寇在中州。知其厚德。亦往哭之。世奇二妾以先自盡。汪偉與其妻對飲自盡。妻誤在左。卽曰誤矣。夫宜左也。仍易位而沒。南都之覆。敵勢甚盛。人皆以爲無可爲矣。惟石麒矢死必圖興復。禾城殺僞官後。衆情紛紛。互相猜忌。出石麒於外。及城垂破。自請入城死。慷慨賦詩自縊。二義僕從死焉。侯峒曾倡義守城。殺敵最多。故敵最恨之。城破。已自投池中。仍出而取其首。指爲元凶。其子玄演玄潔。少年高才。自聞南都破。卽發憤求死。與父同守城。至是兄弟爭死。俱爲敵所殺。淳耀初登第。卽知時勢已非。不受職而歸。布衣徒步。蕭然高隱。及與侯同守城。城破。及其弟淵耀同自縊。仍題壁以不能謀國爲歉。陳于階。官止欽天監博士。聞難。衣冠謝國恩。首自縊。吳嘉胤已奉差出都。聞敵渡江。仍服回車。寓於城外僧寺中。欲上書求復明社稷。屢請不達。及書上。卽自縊。侯承祖守金山。衛殺敵五百餘。力屈被擒。罵賊而死。此數公者。尤死難中最烈。凡生平美行不勝書。計異日史臣當各爲立傳也。凡死難者。皆烈烈千古。未知其詳。又南都破後。起義而死。卽草野間亦多其人。俟再爲詳記。

流寇大略

流寇始於陝西潰兵。皆耿如杞入援之師也。陝西連年饑饉。民窮賦重。遂從寇者日衆。其始固易剪除也。楊鶴爲三邊總制。欲撫安之。旣撫復叛。鶴逮謫戍。洪承疇爲陝撫。剿之甚力。洪廉而勤。將士愛戴之。剿寇

幾盡。僅遺三千人。渡河入晉。晉撫許鼎臣不能禦。漸猖獗。遂至河南四川。蹂躪彌廣。用陳奇瑜爲總督。寇入川而衰。幾爲川兵所盡。奇瑜再主撫。衛而遣之入秦。至秦又叛。逮奇瑜下獄。用承疇總制陝豫楚蜀。賊聞承疇來。大懼。盡避入終南山中。官兵圍之。大帥曹文詔勇而驕。遽入山搜寇。爲所敗沒。賊復突出豫楚間。用盧象昇爲總督。與承疇共剿。孫傳庭爲陝豫撫。象昇身先士卒。以善戰稱。而傳庭父爲邊將。亦習行間事。雖與洪不合。而其才自優。象昇用關外兵。一破寇於豫。而承疇傳庭亦時時以捷聞。寇且衰矣。因東兵入邊。亟召三公入援。敵退。卽用象昇於宣大。承疇於薊遼。傳庭於保定。而寇又復盛。傳庭以稱病不實。逮下獄。是時楊嗣昌爲中樞。疏薦熊文燦爲總督。議增天下餉。初以溢地爲名。蓋言額外之地。此或楚中寥闊。偶有之。而四方實無是也。於是上有上疏爭者。輒被處。遂總加之額田中。特設一少司農。理剿寇餉。俾文燦專心兵事。然文燦向在閩中。幸以撫鄭芝龍成功。遂謂寇必可撫。專意招降。初寇之起也。紛紛無主名。久之。有老獍。獍闖場。天滿天星。番山鶴等名。亦未著姓氏。至是有張獻忠。李自成。小袁銀輩。漸并各寇。爲雄長。熊招獻忠降之。處於鄖襄。肆其兇悍。日侮居民。熊每伸寇而屈民。獻忠旋颺去。其勢益張。文燦逮論羣寇旣復叛。而東兵又闌入燕齊。殺掠無算。嗣昌乃自請剿寇贖罪。上爲賜坐設宴。賦詩寵之。雖大帥及司道。皆得以賜劍自戮之。權莫重焉。楊至楚。申軍令。鼓將士。一時赫然。旋敗獻忠。而圍之瑪瑙山中。獻忠出戰墜馬。幾被獲。楊謂剿功必可成。先是嗣昌在閣時。議練兵十餘萬於各鎮。用以破敵。特加練餉。更浮於遼餉之數。至是卽撥練餉以充剿寇之用。餉足而民怨已極。獻忠被圍久。鑿山徑走入蜀。嗣昌彈蜀撫邵捷春。逮論辟蜀民爲訟冤。不之釋也。獻忠遣奸細入襄陽城。與獄中大盜相通。又遣寇僞作商人。運

車入城。兵器皆藏車中。至夜。內外相應。城遂立破。襄王被難。自發難以來。未嘗破藩封。傾重鎮也。自襄陽破後。勢遂滔天。闖賊李自成。又破河南府。福藩不屈被難。闖賊得珍寶無算。其勢益強。嗣昌旋沒。或云服毒。或云病歿。其罪固應誅死矣。而上終心憐之。有言其服毒者。輒譴責。闖賊再圍開封府。前後且百餘日。城中斗米十餘金。草木皮筋盡。人相食。上令各路進兵救援。皆不能至。初次圍城。賴大帥陳永福及其子德力戰却之。至是。永福父子亦被困。按臣任濬與司李黃澍輩。矢死力守。周藩所費不貲。左良玉來救。爲寇所擊去。城已不支。而河忽大潰。城沒焉。周王與守士諸臣。皆走高處得免。而百姓死且盡矣。或謂城中諸臣自決河以便出走。然河堤向高於城。賴年年修隄。以得無潰。寇旣圍城。堤久不修治。其潰固宜也。上爲之痛惜。拔澍爲御史。優詔慰周藩。出孫傳庭於獄。擢總制。悉發秦晉兵從之。傳庭大治兵。自謂必能破寇。上亦屢趣之出關。傳庭銳而疎。寇屢僞敗以誘之。深入一戰而敗。軍資悉蕩。寇遂入關。據有長安。傳庭先走。先是寇所破城邑。兵弁多失節。文臣未有降者。至是。秦中方伯陸之祺輩多蒙面屈降矣。寇遂由秦入晉。所向風靡。上先遣閣臣吳牲出督師。牲逡巡未行。而獻賊已破武昌。舊閣臣賀逢聖死節。上怒黜牲。旋提問譎戍。獻賊所至殺戮無孑遺。而闖賊稍愚民。競以闖賊爲不殺人。至卽迎降。幾不留行。惟榆林力守。與賊殺傷相當。破城之日。皆鬪死無一降者。榆林多世將故也。寇渡河而東。閣臣韓爌。撫臣蔡懋德。皆死之。郡守張麟然迎降。且爲之用。上遣閣臣李建泰督師。躬送之出城。待以殊禮。然兵餉皆缺。選京兵從行。中途多散去。李至真定不能前。而寇已逼近。李爲寇得不能死。傳聞寇以同姓稱之爲叔。要以不死卽爲失節。不待其臣寇而後知之也。李生平頗負重望。至此殊可恨惜。寇一支從真定來。一支破居庸關而

入京師。尙傳捷報。詞臣李明睿建議南遷。科臣光時亨疏阻之。又有言東宮宜出撫軍於南。亦不果。上已遣閣臣魏藻德方岳貢屯田練兵淮揚間。復以寇迫留之。羣臣建議者紛紛。而城守卒無料理。十五日尙館課庶常十六召對考選。而十八寇已從通州至都。一到卽破彰義門矣。而內城尙未覺也。城守皆中官爲政。百官無一上城者。銃聲不絕。實皆空礮。守堞者亦寥寥。奸細已滿城。有二璫懸城而入。以寇勢報上。不知所云。聞皆寇使之內間也。上遂令中宮自盡。刀劈公主一臂。不能殊。上憐而止。馳騎至城門。不能出。復入宮。自縊於天壽山。自以身失天下。不欲以衣冠見祖宗。裂冠毀冕而崩。猶書襟以不殺百姓爲戒。聞者莫不痛絕。而寇已馳騎入城矣。其所以破城者。城中人亦莫之知。聞齊化門內有寇內伏。大呼曰。城破矣。爲兵者卽殺。民皆免。城兵遂棄甲走。復從齊化遍走各門。大呼。所至兵皆潰。遂開門納外兵。居民見兵入。皆倉皇走。寇慰之曰。大兵不殺人。毋用遁走爲也。李自成入。至大明門。自恃善射。祝曰。我得天下。如安平。則箭中其中間。箭發入瓦楞中。或以爲射及空虛。殆空名耳。自成入宮。舉皇后之靈。出置通衢。梓宮莫能具。傳聞敝棺置蓆棚下。有僧以麥飯爲供。萬姓無不感慟。而羣臣無有拜哭者。自死難二十餘人。外皆寥寥。自成卽勒各官報名出見。羣臣皆趨至庭中。立候。竟日不許見。押至藁街。又留之。押至空舍中。巡邏守之。備加頓辱。羣臣至此。求死亦不可得矣。其無恥者。遂用關節通其用事者。再呼見。遂分別用舍。用者令出東華門。押至吏部受職。不用者押出西華門。至各營追取金帛。夾而暴之。庭中所獻金帛不足。則再加酷刑。不能早致自死。以致此辱。恥莫大焉。然較之求用諸奸。揚揚自得者。尙天淵也。如魏藻德方岳貢。皆先求死。爲人所釋。再三請死。終無屈詞。亦有潛身得免者。其志亦皆可亮。但先帝神聖憂勤。身殉社稷。

千古所希。而諸臣死難者寥寥。大可恨也。大抵野史所記降寇諸臣。鮮不實者。而南都初定。六等之案。總以賄賂出入。及門戶相仇讐者。則陷入之。案屢定屢移。蓋恐一定則無從索賄。故爲出入游移。不及之案。卽死難最烈者。亦必索賄。乃爲題請。而刑死諸臣。則有優贈者。有醜詆者。惟視賄之有無耳。寇初索金帛。於百官。繼及大戶。無不騷然。不過寇劫故態。自成每登御座。卽昏眩。人皆知其無成。而自燕及齊。遍設僞官。所至靡然從之。僞官至地方。亦惟以搜求士官金帛爲亟。百姓始有悔悟意。自淮而南。僞官方不敢至。以淮撫路振飛與按臣王燮。取僞官呂弼周等戮之也。寇未破都城時。傳言吳三桂已降。舉朝驚懼。上召其父襄問之。襄言三桂忠孝。必不至此。三桂旋斬寇使。奏聞上爲大喜。寇破都城。寇發兵萬餘往關外。三桂殺之幾盡。自成憤甚。帥衆以往。三桂僞敗。誘之出關。適清兵至。三桂前後皆勁敵。不得已。乃與清合。自成大敗。其步兵無一存者。騎兵亦潰。自成亟奔還。取所掠宮中珍寶。以及金帛子女。西馳。三桂率清兵追之。至真定而返。寇至陝。發重賂於西敵。市馬。西敵復奪賂殺其人。寇遂不振。清再令三桂西伐。寇不戰而死。走。傳聞剩寇止千餘。嗟乎。清稱天驕。其蠶食中華。無足怪也。寇皆歷朝長育之赤子。乃墟我宗社。使聖主蒙難以崩。中宮從焉。東宮二王皆爲所獲。此其罪萬刃不足刺也。破都城不滿四十日。每欲僭位。受朝。擇於四月二十七日。而迫於三桂。倉皇出走。自古大寇敗亡。亦未有如是之速者。誰謂天道無知哉。二王至陝中。尙無恙。吾鄉人有親見之者。是或神靈所呵護也。

東人大略

東人之先甚衰微。以李成梁奏授官。積功爲龍虎將軍。甚恭順。李成梁初以力戰起。後日貴。至封寧遠伯。

子弟皆爲元戎。奴隸無不金紫。盛極而衰。旣驕惰。其長子如松頗勇。竟以戰沒。諸子如樟如梅如柏。遠不逮其父兄。惟以納交朝貴。窮奢極欲爲事。於是兵備日虛。健兒甚寡。內臺又惟與李氏交好。得賄爲樂。遼事日已甚矣。巳午之間。東人發難於清河。李永芳以城降。東人以女妻之。上書言七宗惱恨。大抵言邊臣侵侮寡信之事。當承平之餘。驟聞東人之變。舉朝倉皇。時撫臣李維翰貪而寡謀。奪職去。起楊鎬爲經略。杜松劉綎馬林李如柏爲大帥。鎬固庸人。且老矣。治兵年許。無所經理。朝論欲其速戰。輔臣方從哲。兵垣趙興邦。皆不知邊計。發紅旗催戰。鎬匆匆發兵。分爲四路。兵分則弱。已爲失算。而師期豫宣。東人得預爲備。曰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偵知杜松最勇。兵先至渾河沙壅上流。伏兵山下。杜至河。催軍速進。渡未畢。伏兵起。凡火藥利器俱未渡。水大至。兵多沒焉。已渡之兵。陷伏中。杜登山巔呼飲。飲已出戰。不能支。我兵內壅。至不能舉手。咸殲焉。馬帥尋亦敗。惟劉綎深入營。亦堅。東人假杜旗幟馳報之。令亟來合戰。劉啓營而一騎闌入。不復可止。綎與其下養子劉招孫喬一琦等力戰不支。得脫者無幾。惟李如柏不遇敵。得以全師歸。一時朝議喧然。謂李實通敵。鎬庇李而以劉杜陷危地。此其說或太苛。然鎬之寡謀。李之怯避。皆其罪也。鎬與如柏先後逮下獄。起熊廷弼代鎬。廷弼向爲遼左巡方。力糾李氏。且向以才幹稱。故以御史起用爲經略。旣至。勇於任事。號令嚴肅。身自偵探。將士多畏而服之。遼事幾振。然性好自矜。多怒罵人。鄙夷朝貴。原其隱情。亦欲冒人以冀人之相攻。得卸肩去。顧一時邊材無出其右者。朝貴皆碌碌。專以臺省之焰陵人。不復念國事。姚宗文以科臣往關視邊。與廷弼不相得。贊化主事劉國縉者。舊臺中以攻道學與熊姚皆同類也。熊以獨立自許。姚劉皆以夙好望之。彌相失。劉主用遼人而熊謂遼人不可用。此其

說亦各有得失。咸負氣相詈過甚。姚歸朝而逐熊之局定矣。省中魏應嘉、臺中馮三元、張修德與姚連章力攻熊。熊亦恨四人。卽請魏馮張三人出勘遼事。上允之。而臺省又以爲非體。力爭不可。熊遂有原告脫逃之議。改命省中朱童蒙往勘。童蒙疏稱：廷弼無大失。但不宜悻悻求去。閣臣劉一燝擬旨申熊。臺省方起而攻劉。而遼東陷矣。熊之去也。姚宗文輩力舉袁應泰代之。是時余方館於鄒平。座師張華東家。師頗謂袁必敗遼事。以其人好名鮮實。余詢之遼人。大抵好收物情。旣爲經略。乃理詞訟細務。以悅人心爲主。殆循良之選也。而以主兵不亦左乎。於是亟詔起廷弼。廷弼辭優。詔勉以君臣大義。甚有哀切之詞。而熊氣益甚。顧其再出也。撫臣王化貞蒞治廣寧。與敵相逼。而熊乃處關內。熊未至。王已自許必能剿敵。朝論俱向之。蓋臆王之必能成功。而厭熊之侮人過甚也。王之爲人亦壯而寡智。遼人每愚以敵必可破。王遂欲渡河剿敵。而熊以爲敵未易破。惟當慎守。熊向自誇舍我無可當敵者。王據以此自任。亦不相得。互詆之。章日上朝論多左祖王。欲削熊經略銜。而仍責以與王相照應。不得膜外視。余時以計偕至都。偶言於所交一二臺中。謂王未足恃。欲責熊以任事。不應削其銜。朝貴皆以爲不然。此論未及定。而廣寧陷矣。化貞幾爲麾下將縛送東人。狼狽遁出城。廷弼時在寧遠。方幸化貞之敗。自驗其言。又以衙門在關內。亟馳入關。不知薊遼之責與王共之。廣寧雖失。寧遠尙可守也。委而去之。詎得無罪。化貞旋被逮。廷弼解任。候勘。大司馬張鶴鳴亦負氣自矜。廷弼向嫚罵。中朝無敢與抗。張自以撫黔定亂。負豪傑聲。與廷弼互詆不少遜。至是力排廷弼。謂化貞功罪相等。廷弼有罪無功。朝貴亦多恨廷弼者。廷弼懼歸而被傾陷也。自請入都。與化貞廷勘。旣至。並下獄。遂與化貞同擬大辟。化貞固當死。而廷弼似太重云。時廷臣無可任遼事。

者臺臣方震孺特舉閣臣孫承宗出視師。以王在晉爲經略。承宗旋上疏欲自任遼事。以在晉輩俱未可恃也。清聞承宗以閣臣出任邊事。頗爲悚動。年餘不犯邊。而魏璫之亂起。承宗幾不能容。有爲之游說以解者。得請歸。以王之臣爲總督。而袁崇煥以道臣治寧遠。未幾東人又大舉深入。前此東人所攻必破。無不望風潰者。寧遠孤城外懸。忽聞東人警。舉朝大駭。以爲必不可守。崇煥泣血誓守。啖草以勵衆。曰。苟能同心死守。我爲牛羊以報。是所甘也。衆感其意。爲取西洋大礮。置之城頭。爲堅守計。東人至數里而近。一望無際。衆皆懼。謂一至城下。便不可敵。欲發礮擊之。而未有習者。惟崇煥一庖人。嘗聞西人之發礮而無害也。姑試爲點放。礮一發而數里之外。見東人狂奔不止。其被擊殺者數百人。於是東人懼。不敢以大隊薄城。而城中亦以礮爲可恃。大小間發。殺東人無算。東人遂罷歸。崇煥軍聲大振。擢爲撫臺。大帥滿桂亦受優擢。中國之敢議戰守。實自此始也。崇煥旋又與王總督及大帥滿桂不合。朝議曲調之。終不諧。東人又犯錦州。至寧遠城外。皆不得志而去。會東人有喪。崇煥亦不爲魏璫所喜。罷歸。烈皇帝登極。磔魏璫後。凡璫所用邊臣。咸廢不用。遂召崇煥。以大司馬經略遼事。上虛已委用之。召對之日。慰勞倍至。崇煥銳而輕。每易言天下事。上詢以東人何日可滅。崇煥浪應以五年爲期。及賜食出。至午門。羣臣有問以五年果可奏績否。崇煥謂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上心云爾。時有識者卽訝其不能成功。再入對。崇煥遂以吏部用人。兵部指揮。戶部措餉。言路持論。俱與邊臣相照應。方得成功。爲請上卽命各部及臺省如崇煥言。崇煥無可卸責。一至寧遠。遂爲講款計。蓋自崇煥寧遠奏捷之後。卽令番僧往弔東人以講和。以罷歸未就。再出無以塞滅東人之命。遂以自詭。慮島帥毛文龍洩其計。遂身入島。誘文龍斬之。文龍當遼事破。

壞之後。從島中收召遼人。牽掣金復海蓋。時時襲東。有所斬獲。頗有功。但漸驕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餉又過多。朝論多疑。而厭之者。以其握重兵。又居海島中。莫能難也。崇煥初殺文龍。上亦甚喜之。褒諭倍至。不嫌其矯詔。未幾。東人闖入遵化。督臣劉策。大司馬王洽。俱不習邊事。倉皇無以應敵。東人長驅薄都城。急召崇煥入衛。宣大各鎮兵亦先後至。崇煥固以滅東人自任。一旦縱敵至此。惟死戰庶足贖罪。乃與敵相值。輒避去。及入對。先以危言聳侍臣。冀朝臣懼而從款議也。賴上英明。終不敢以款上奏。第力請率兵入城休養。上不許。已深疑崇煥矣。都中人又喧言崇煥導敵入犯。上益切齒。乃召崇煥入。卽下詔獄。而擢滿桂爲武經略。以祖大壽。黑雲龍。輩俱爲統帥。邊兵素感崇煥。桂與大壽又互相疑。大壽輒率兵歸寧遠。遠近大駭。亟用孫承宗言。置大壽擅歸罪不問。仍鼓勵之。大壽之母亦以忠義責之。得不叛去。滿桂合各鎮兵與敵戰。桂戰沒。雲龍被擒。兵大潰。幾殲焉。幸東人得志歸。都城危而復安。於是磔崇煥。誅王洽。用承宗鎮關門。梁廷棟爲大司馬。邱民仰撫寧遠。劉可訓撫薊州。孫元化撫登萊。布置一新。東人所陷各城。亦皆恢復。然晉撫耿如杞入衛之兵。中道潰去。爲亂。貧民附之。而流寇之患起矣。承宗未久亦罷去。邱民仰與大壽不合。梁司馬劉可訓以朝中水火事。相連俱罷。此後用人亦皆草率塞責。東人犯宣府。一入山西。由薊入燕。而壬午之入。直走青徐。及淮而止。所至屠掠一空。爲禍至烈。我之兵力。每分以討寇。寇急則調邊兵以征寇。東人急。又輟剿寇之兵以禦東。卒之二患益張。國力耗竭。而事不可爲矣。闖寇入都城。欲輟關外之兵入關禦寇。議久不決。而寇已破都。烈皇身殉社稷。普天痛憤。大帥吳三桂借兵於清。與寇一戰大勝。寇卽棄都城西走。而清晏然以爲得都城於賊。非得之我也。傳檄三齊。迅掃秦晉。旣得河北。復取江南。

一時迎降恐後者。以寇爲先帝之仇。清能爲我滅賊。非我仇也。嗟乎。賊之發難。以何事起。天下嗷嗷。皆以加賦之故。然加賦於何年。皆以東人發難也。且河北爲賊所攘。猶曰取之於賊。江南何罪而奄有之耶。我謀不臧。將不擇。兵不練。廷臣置邊事於度外。邊臣以尋端卸擔爲得計。至南都之政。賄賂彌彰。如狂如醉。使高皇帝之開創。烈皇帝之憂勤。一朝宗社邱墟。大可痛也。

明季稗史初編卷十六

續幸存錄

雲間夏完淳存古著

南都大略

北都之變也。以倫以序。本宜立福邸。其次則惠瑞桂三王也。潞邸比四王爲疎。福邸素有異議。三王又在遠。於是有推立潞邸之說。鳳督馬士英擁強兵挾四鎮以恫喝南都諸大臣。諸大臣懾不敢逆。南樞史可法實司擁立事。私問諸士英。士英遣其私人口傳立君當以賢。倫敍不宜固泥。可法信之。答書極刺弘光帝。藩邸諸不道事。意在潞邸。士英得書。竟奉上至龍江關。廷臣錯愕。可法始知爲士英所賣。已無及矣。勉強出迎。嵩呼定策。而可法書已入士英手。從龍諸內臣俱得見之。此兩輔之分左右也。然可法所答士英者。不過南都部院公移。及十三大臣擁戴議耳。可法列名而已。爲首者。掌禮部之姜曰廣也。五月三日。上卽監國位。廷臣尙紛紛論不一。推上者。不過李沾等三四人。後皆以不次貴。十六日。登極。用可法曰廣。及南儲高弘圖爲閣臣。從物望也。再用士英及南禮王鐸。士英因定策功。鐸則藩邸舊恩。雖五相登庸。而菟枯固有別矣。然可法實秉中樞。高姜居中票擬。張慎言爲冢宰。劉宗周爲總憲。九卿大臣各得其任。士英豪宕有將材。四鎮俱其心腹。督師淮左。有臂使之便。亦未爲失人。旣而士英擁兵入朝。遂假中官之援。請留輔政。於是有內外均勞之議。而可法出督師。士英兼揆樞矣。士英之入也。其心亦欲爲君子。而可法一

去。天下皆斥爲奸雄。呂大器等羣起而攻之。迨薦阮大鍼而舉朝唾罵矣。大鍼之阿璫也。仍無實迹。致以落拓不羈之才。久躡田間。不爲不屈。其欲得者。不過遠方一撫臣耳。廷臣謂大鍼一出。則逆黨盡翻。逆黨一翻。則上且駸駸問三朝舊事。諸君子將安所置足乎。於是一呼百和。衆論沸騰。士英見滿朝異議。愈結內宦及外鎮爲援。士英之力。本可鉗制內外。一假其力。遂橫不可禁。士英自謂得計。亦失計也。大鍼所求不得。其毒愈張。故佐樞命下。斥逐空庭。惡遂不可遏。未必非廷臣激之使然。可法之出。實與四鎮爲隔膚之交。與平伯高杰。遂困可法於軍中。舉動不得自展。初四鎮分藩。可法本以廬州屬靖南侯黃得功。淮安屬東平侯劉澤清。鳳陽屬廣昌伯劉良佐。興平則屬鎮徐州。留揚州爲宰相迴翔之地。徐州苦寒。揚富麗甲天下。杰遂挾可法以求揚。可法調停宛轉。竟與揚州杰。遂解其困。從此綢繆王事。可法開款布誠。杰恭謹受命。反成握手之交。杰跋扈非常。一變而爲忠勇。亦良將也。四鎮調停就緒。方議北征。而宗周之疏作。宗周謂澤清等可斬也。澤清固可斬也。處南都之勢。發此危言。不足以壯國威。且速其禍。於是四鎮合疏糾宗周去。曰廣繼之。曰廣之去。竟與士英詈於殿陛之間。幾至老拳相向。尙謂有法紀乎。兼之得功杰兩鎮水火。幾成克用全忠之禍。朝堂與外鎮不和。朝堂與朝堂不和。外鎮與外鎮不和。朋黨勢成。門戶大起。清兵之事。置之蔑聞。當清之初入也。我一旅北征。山東河南人心響應。歲幣之供。清可去也。士英漠然不問。但與大鍼等章賄賂樹彼此而已。迨清已有南下之志。始遣陳弘範左懋第北行。洪範與清合謀。夤夜逃歸。遂成秦檜之奸計。懋第竟不屈死。亦何益於國事哉。士英雖有用小人之意。而無殺君子之心。大鍼一用。小人連比而進。慎言去國。徐石麟代爲冢宰。石麟介直不阿。虛公無我。觸怒羣小。挂冠而歸。遂以

魏公徐弘基之請用張捷。捷雖偏執，亦介而廉。以錢謙益請用楊維垣爲副院，謙益素稱儒林之望。至是有使過一疏，名節掃地，謙益不過欲得揆席，爲此喪心之事。士英借謙益以用羣奸而愈疑謙益，反絕揆望。秋冬之季，朝事一變，天地玄黃，顛倒錯亂，無所不至。而清兵和戰，僅委之可法一人。可法諭四鎮渡河，親督其行，逼除不得歸。內廷之上，以纍卵爲厝薪，絕無任邊疆一事者。李沾以七品小臣，超遷總憲，用劉應賓于文選，張孫振于掌道，其間大小名流，相繼告罷。卽宦寺之有人心者，如韓贊周四十疏乞休，盧九德殿前慟哭，僅僅屈田張三秉筆及外廷大臣，不以國事爲憂，日夜娛樂。上端拱宮中，後宮子女以千計，入春改元，清遂下逼河南，高杰拜表北行，剋期西濟。當時見可法掃陵，杰渡河二疏，草野痛心，而當事但答以優旨而已。自以江南天塹，飛渡無繇，盡其心力，追秦韓史賈之遺風，始也議和遣使，士英曰：和則和耳。旣而和議不成，士英曰：不和則不和耳。戰耶守耶？我不見廟堂之上有道此二策者也。二月中而妖僧大悲之獄起，大鍼等借此爲名，欲盡殺諸君子。大悲自稱先帝旣歸法司，復言潞邸之弟羣奸竟鍛鍊以合擁戴一案。於是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說，士英義形於色，奮然阻之。遂僅以大悲口中所供謙益及申紹芳二人上聞，二人疏辨，亦旋解。二月晦日，斬於通衢。三月朔而王之明童氏兩獄俱發，一稱故皇太子，一稱上應妃，其真其僞，草野小臣不敢仰度天家。總之處置無術，斧燭之疑，難免千古。遂致靖南有揭，廣昌有疏，定南侯左良玉遂以清君側爲名，舉兵向闕，建瓴而下。士英大恐，遂檄得功、良佐以抗上游，而杰已爲許定國所害矣。河上之師盡歸瓜揚，定國導清直下，可法死守揚州，不支而死。左氏復下破安慶，盡殺阮氏、大鍼等。遂謂與左氏之來，不若清來。我且用清以殺左氏，并殺王之明以絕其望。

清信日急。遂不得行。杰潰卒渡江。靖鹵伯鄭鴻逵掩而殺之。且也露布告捷。璽書褒封。潰卒遂轉降清。引之以南。鴻逵連報虛捷。五月八日。清遂南渡破鎮江矣。初九夜。上遂與屈張二內臣單騎奔靖南營。平明。士英入朝。車駕已先出矣。遂以黔兵五千奉皇太后幸杭州。良佐憤兩朝倫典不明。遂叛降清。得功力戰不屈。自刎而死。其將士遂縛上出降。南都因上之出也。獄中擁王之明爲主。十三日。清豫王至。諸大臣開門迎款。潞邸監國杭州。復遣陳弘範請割江南四郡以和。洪範陰與清疾趨武林。潞邸手足無措。爲清所縛。與上及之明同以檻車北狩。而士英由廣德與鄭東伯方國安兵二萬奉魯邸監國。於是有江東之事。鴻逵自清渡江後。海道奔還。奉唐邸卽皇帝位。改元隆武。除弘光年號。於是有閩中之事。日月雙懸。錢塘天險。唐與魯皆孝陵之後也。

南都雜志

弘光帝之入南都也。有兩黃星夾日而趨。此太白與辰星也。新主肇元。太白晝見。夫孰爲祥哉。神木者。此係高皇帝建殿之餘材。積在南工部庫中。且朽矣。一時遂稱爲嘉瑞。致興土木之功。迨三殿落成。國運從之以畢。當時大臣處天崩地坼之變。不思祥桑之修省。徒引禎祥以愚庶民。不學無術。亦一至於此。我不見光武建元。先言河清嘉穀也。史道陵清操有餘。而才變不足。馬瑤草守己狼藉。不脫豪邁之氣。用兵將略。非道陵所長。瑤草亦非令僕之才。內史外馬。兩得其長。此易之泰。所以外小人而內君子也。今兩睽焉。宜其流於否也。再道陵爲馬所擠。渡江時。止三千騎。首與高英吾遇。維揚爲英吾所欲得。揚人懼其焚掠。嬰城不納。英吾全師圍之。且陷矣。聞史公且至。急斂兵退十餘里。揚之望史如父母。不意一見爲英吾。

所輕。史之左右皆分屬與平麾下。僅以子身寄命軍中。且諭揚人亟納高兵。史之聲望自是大減。英吾於是竟逼城下。史亦困於福緣菴。一應章奏書問。必先呈英吾。然後得行。一舉手足。遂不得自專矣。後微服爲道者得脫。賴黃虎山助之。稍能自立。英吾懾服。史開款披誠。泣陳王事。反成至交。甲申之冬。史率四鎮列守河外。迄歲除。不能反顧。勤勞王家。鞠躬至死。有武鄉之遺風焉。姜翰及馬瑤。草朝堂大闕。姜辭朝。上御殿。羣臣陪列。姜曰。微臣觸怒權奸。自分萬死。聖恩寬大。猶許歸田。但臣去後。皇上還當以國事爲重。上曰。先生言良是。馬憤詈姜曰。我爲權奸。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戴皇上。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請避賢路。皇上留臣。臣亦但多一死。姜厲聲曰。擁戴是人臣居功之地耶。馬曰。曰廣定策時。意在潞邸。上曰。潞王朕之叔父。賢明可立。二先生無傷國體。內廷之爭。不可向外人道也。姜出。馬從之。復於朝堂相詬詈。一時謂二相鬩朝。良可怪也。此聞之陳撫軍軼符。陳爲姜之門人。馬之年家子。去國諸大老。高涇齋之老成練達。張藐姑之大度清操。徐虞求之休休廉潔。劉念臺之蹇蹇不阿。四大臣者。皆五朝元老。贊襄中興。庶幾無媿宗臣。降清諸大老。王鐸之奸媚害儲。錢謙益之淫昏獻妾。李沾之搖尾求生。蔡奕琛之歡呼飲酪。四大臣者。皆亡國之材。得之必敗。所進者如此。所退者若彼。夫烏乎不敗。中旨用人。自張靜涵爲大司農始。當時臺省力爭。皆言爭其事。非爭其人也。迨阮張之用。絕無言者。道消復長。可見一斑。阮圓海之意。十七年閒居草野。祇欲一官。其自署門曰。無子一身輕。有官萬事足。當事或以貴撫或以豫撫任之。其願大足矣。圓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璫亦無實指。持論太苛。釀成奇禍。不可謂非君子之過。阮之阿璫。原爲枉案。十七年田野斤斤。以十七年合算一疏爲楊左之通王安。呈秀之通忠賢。

同爲通內。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爲阿璫。烏能免其反擊乎。瑤草薦阮疏。以爲在廷諸臣無出其右。爲阮任怨。任咎無所不至。阮旣得志。遂欲奪其樞席。瑤草遽以協理處之。馬是小人中之君子。阮是小人中之小人。其他蔡奕琛陳盟。又不如阮有爽朗之氣。可與言大義者矣。顧瑞屏爲宗伯。其所表揚數事。皆有益於國體。如尊惠代二廟。旌靖難北變諸忠臣。追諡傅馮二王。俱有條理。但非大變後所宜急行者耳。景皇帝廟號稱代。以其類唐代宗。且代爲天子也。唐諱世。故易世爲代。本朝自有世宗。復有代宗。非矣。或襄或桓。不爲過褒。於典制亦協。惠宗讓帝。無遺議焉。烈皇帝之諡。始爲思宗。其德可思。其功可思。其死社稷也可思。特以周思之後。絕無此諡。周思又非賢主故耳。改爲毅宗。毅是武宗徽稱。不宜復用。當事以烈皇中絕。故以武宗相擬。但聖德懸殊。終屬未安。恭皇帝之改爲孝也。何孝之有。楊斗樞首先糾崔呈秀。其疏曰。廠臣公而呈秀私。廠臣廉而呈秀貪。廠臣名而呈秀汙。雖若阿璫。而開糾璫之機者楊也。久不得伸。及爲副院。疏請復三朝要典。反自入其惡。旣而投繯殉節。失之小。得之大。蓋棺論定。貶不勝褒。然張楊又尙有別。張僅褊而刻。楊則奸猾之尤。祁世培爲巡撫時。有軍儲之裕八萬。以二萬充史道陵軍儲。六萬尙在鎮江庫中。楊龍友監軍京口。欲漏其賦而無辭。遂爲城金山之說。金山雖百丈之高。七尺之堅。於江防何益耶。前人節之。後人糜之。祁公苦心。一旦填之江魚。可爲切齒。阮圓海誓師江上。衣素蟒。圍碧玉。見者叱爲梨園裝束。錢謙益家妓爲妻者柳隱。冠插雉羽。戎服騎入國門。如明妃出塞狀。大兵大禮。皆娼優排演之場。欲國之不亡。安可得哉。瑤草當國。賄賂滋章。千名百品。受者旣多。餽者無以爲異。門下僧利根。時時爲次餽獻之高下。總憲李沾進一帶。慮其不之重也。囑利根稱爲至寶。瑤草遂以進上。亦囑

中宦贊其非常。上每服以御朝。京師諺曰：都督多似狗，職方滿街走。相公只愛錢，皇帝但喫酒。又有署瑤草之門曰：兩朝丞相，此馬彼牛，同爲畜道。二黨元魁，出劉入阮，豈是仙宗。復於兵部門署曰：闕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凶有耳，一人直入中原，朝事徵諸野，太史陳風，時事可知矣。南都之政，幅員愈小，則官愈大，郡縣愈少，則官愈多，財賦愈貧，則官愈富，斯之謂三反。三反之政，又烏乎不亡。妖僧大悲者，非真大悲，乃吳僧大悲之行童，從大悲往來錢謙益、申紹芳家，故妖僧折對時，但知有青門牧齋而已。其夜叩洪武門，自稱烈皇帝，闖入擒之，以隸戎政張玉筍。玉筍以爲此等妄男子，但當速斃之。若一經窮究，國體不無少損。此大臣憂國之至誼，而都人藉藉，遂謂玉筍且杖殺烈皇矣。玉筍遂以屬三法司，又變而爲潞邸之弟，自言受封郡公。本朝烏得有郡公哉？物怪人妖，豈非亡國之祥。東宮事黃虎山、左崑玉及劉良佐，各有爭疏，獨虎山一揭爲孚，簡明切。若所云不殺則東宮爲假，殺之則東宮爲真，皇上雖以大公至正之心，恐臣下逢君之惡，臣受先帝知遇之恩，不敢不言。舉朝悚然。良佐兩朝倫典一疏，答旨至言：朕夫妻伯姪之間，豈無天性？九五真龍，其辭卑以遜，一至於此，孰爲爲之。劉澤清幼時曾習舉子業，試時一拳毆殺一隸，遂跳出應兵部將材，舉天下第一。其對客常曰：我二十一投筆，三十一登壇，四十一裂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僅僅以富貴自誇。小丈夫，小丈夫，高英吾幕府多才，英吾跋扈飛揚之氣，一變而爲忠烈，固是千古奇男子。渡河兩疏，令人讀之慟哭，何異諸葛出師二表耶？英吾死前，虎山死後，兩賢雖相厄于生前，當釋然于地下。茅土之賞，斯爲不媿。二劉之死，何足贖罪耶？東宮自三月朔入都，三日而元妃至，又二日而詹有道遂冒稱恭皇帝，有道者，南都一皮傭耳。聞空中有聲曰：汝可至宮中尋子，忽

若爲物所憑。遂直叩東華門口。出妄言。立斃杖下。又有劉祥。神附其身。自稱玄天大帝者。國之將亡。必有妖孽。斯其然乎。斯其然乎。廣陵之繁富。冠絕海內。高黃之爭端。由此而起。英吾之死。諸鎮將尙欲爲興平伯報仇。而虎山竟分兵圍揚州。諸鎮將妻子俱在城中。遂倒戈南向。虜遂乘勢而下。虎山死矣。我不欲謂之非誤國也。從逆一案。竟與南運相終始。大抵守節固是臣誼。然君子不責人以死。從逆者六等定罪。最爲不爽。降寇復降清。且逞禍於本朝。殺無赦。降寇寇敗。從之而西。反顏事讐。爲寇死守者。殺無赦。雖汙寇命。乘間南逃者。其罪猶可追。寇未敗而先歸者。情則最輕。今在清在寇者。國法旣不能行。僅執歸者而問罪焉。索賄百端。從逆之獄。七推五合。寬嚴之旨。相間而出。逆資告匱。欲淫未飫。遂殺光時亨。周鍾以假口。鍾負重名於天下。旣汙僞命。萬惡皆歸。時亨亦一名諫議。力阻南遷。烈皇帝及於難。而身事仇賊。市朝之戮。在所當行。但於元惡大憝之中。獨執二人而誅之。此其東林也。復社也。則二人不爲刀環冤怪乎。且二人之死。亦非當事之意。但借二人以殺雷周耳。雷介公。周仲馭。以三朝舊事。力阻定策者也。夫叛國降賊。與擁立異議。孰重孰輕。若舍重殺輕。則無辭。故殺光周。以行己之志。掩人之口。至若漏網之奸。投身各鎮。遂冒朝班。不可勝計。朝廷刑書爲執政。肱篋之府。哀哉。瑤草雖稱大貪。其實不及周宜興十分之八。一經誤國。萬惡皆歸。總之太子元妃兩獄。罪不容死。瑤草爲元妃出揭。言童氏借有金哥玉哥。一婦人不足惜。然皇嗣正重。嗚呼。弘光帝之皇嗣。固宜重矣。烈皇帝之皇嗣。豈不更重乎。且童氏而真也。婦人亦非臣子所敢稱。如其僞也。又何皇嗣之有。高興平潰卒之渡江也。鄭羽公矢石俱發。殲者萬人。布告大捷。京口人尸祝羽公。爲之建祠立碑。無所不至。潰卒進退無所。遂叛降清。羽公少年奇貴。氣揚揚自負名世。

自二十五日至五月七日。無一日不捷。轅門鼓角凱歌震天。京口民牛酒爭犒。羽公開藩江上。初七日大宴。軍中歌舞雜興。江聲洶發。清乘閒潛入金山寺。初八夜大霧四塞。清遂截流而渡。僅一二百人。使羽公以全力制之。當使隻輪不返。軍心一潰。靖鹵一軍。竟爲方士之船。入滄波而不復。徒使江南塗炭。夷爲左衽。天耶。天耶。卽閩中有桑榆之收。其誤國亦非淺鮮矣。馬本有意爲君子。實廷臣激之。走險。當其出劉入阮之時。賦詩曰。蘇蕙才名千古絕。陽臺歡舞世間無。若使同房不相妬。也應快殺竇連波。蓋以若蘭喻劉陽臺喻阮也。尙見相臣之體。東平之母賈。東平進侯時。值八秩初度。稱觴極一時之盛。及東平之降而戮也。賈遂流離道傍。無以朝哺。靖南之母徐。卒於廬州。送葬亦極一時之盛。及靖南死節。竟瘞其旁。千古憑弔。生何足榮。死何足悲。於二夫人見之矣。

以書生談朝事。其訛者十之三四。故予刪其訛而存其是。非全錄也。

明季稗史初編卷十七

客溪樵隱編

求野錄

永曆十二年戊戌正月。詔以原督師兵部尙書程源爲禮部尙書。都御史錢邦芑掌院事。賜故輔臣吳毓貞、范鏞等贈卹。

鏞總督雲貴。駐劄黔省時。孫可望兩使李定國。一使白文選。將兵赴黔。與鏞盟。共申信義。扶明之約。鏞因從容爲定國文選開陳大義。且曰。萬一可望渝盟。奈何。定國曰。可望扶明。我則奉之。若其渝盟。我則殺之。無難也。迨後帝蹕安龍。可望強橫自恣。無人臣禮。文選燕見鏞。有慚色。邦芑巡撫四川時。文選與忠國公王祥盟于烏江。邦芑爲執牛耳。後可望襲遵義。王祥走死。文選晤邦芑。亦汗愧不能仰視。邦芑曰。非公賣國。乃他人賣公耳。因時閒燕。言帝在安龍。主辱臣死。兩人泣數行下也。于是文選對邦芑。折箭自誓。必殺可望。會定國自粵西入安龍。擁帝而南。居間調護。文選之力居多。可望疑其有陰謀。奪其兵權。幽之別室。而鏞已憤卒。莫有爲之解者。可望脅程源爲兵部尙書。時邦芑爲僧矣。亦傳之。至授詹事府正詹。兩人遂密連行。在舊臣。皆交歡。可望鎮將。此輩朴魯武人。酒酣耳熱。輒指可望罵曰。剝一張賊皮。又生一張賊皮耶。源又乘間言于可望。文選驍勇可用。使功莫如使過。文選以得還兵權。迨交水戰勝。文選馬寶雖爲功首。而開導于平日。與離間逆黨。奮發忠義于臨時。鏞源邦芑。其功咸不可泯。至

是帝皆旌之。時馬吉翔用事，頗忌源。芑之來，源功名自許，入朝即發吉翔奸狀。吉翔嗾言者劾源，曾臣事可望，非純臣。源發憤杜門，不視事。芑雖掌憲，而督理晉王李定國之軍事者，爲金維新。秩左都御史，位在芑上，以故都御史待命閣下，不發。芑亦鬱鬱浮沉，朝請而已。毓貞與吉翔仇也，鑛亦非吉翔所善，贈卹皆不副望。公論惜之。

二月，清師取湖南，入武靖，沉辰，遂至貴陽安順，巡撫冷孟飪死之。

于是粵西之南，太四川之川南，川東皆失，自可望敗走，朝廷論功行賞，誇官設吏，率皆宴飲恬愉，爭功

修怨，絕不以國事爲念。部官二人

一人名金簡，字禹藏，越人，後死。變中其一人惜失其姓名焉。

次第進諫，謂內患雖除，外憂方棘，伺我者

方，鴈行頓刃，待兩虎之一斃一傷，以奮其勇。而我酣歌于漏舟，熟睡于積薪之上，能旦夕否乎？二王老于兵事者也，胡亦泄泄如是。定國疑其劾已，遽于帝前激切陳訴，帝擬杖二臣以謝之。朝士交論，共執不可，移時未決，失陷之報踵至，定國始逡巡引罪，二臣乃得免。

四月，蜀王劉文秀薨。

文秀之追可望至貴陽也，盡收其潰兵可三萬人，練以備邊，漸有成局矣。而晉王不悅，請召之還，并召諸將之在邊者，與從可望之南犯者，論功罪，爲分兵多寡之地。是以邊警猝至，兵失其將，將不得兵，迄于大潰。文秀先以正月還滇，抑鬱不自得，每屏人語曰：退狼進虎，晉王必敗國。至是病革，上遺表曰：我死國事可預知，臣精兵三萬人，皆在黎雅建越之間，嘗窖金二十萬，臣將郝承裔知之，臣死之後，若有倉猝至，妻操盤匱以待，臣子御駕，約以備營，請駕幸蜀，以十三家之兵出營陝洛，庶幾轉敗爲功也。

乃薨。晉王惡之。

七月。晉王李定國乘黃鉞出師。

令李承爵出左路。壁黃草壩。祁三昇出中路。壁雞公背。白文選出右路。壁遵義之孫家壩。自三方告急。屢促定國師期。輒云有待。蓋隨妖人賈自明之惑也。自明善幻術。多大言。言上帝助兵。當以某日下。爲木偶。人數百。皆長尺許。執旛幢爲行陣。久而無驗。時已初秋矣。定國怒而斬之。而諱其事。乃出兵。帝授以黃鉞。凡古命將之禮。無不備。先由中路出關索嶺。後李承爵告急。乃移師黃草壩。有以兵事諫者曰。守石關。一夫之力。能制勝。久之。踰石關。營于炎遮河。祁三昇壁雞公背之絕頂。糧少運艱。士不宿飽。孫家壩孤懸滇蜀之表。聲援不及。識者俱以爲憂。

十月。晉王李定國告炎遮河之捷。

十二月。晉王李定國兵潰於炎遮河。

于是雞公背孫家壩之師俱大潰。十五日。帝出奔。李定國與清師戰于炎遮河之右。小勝。遂不設備。清師驟至。壓其營而壘。明日決戰。南兵槍礮。北兵弓矢。日中不決。忽大風北來。金槍失火。其地山茅野草。烟燄障天。北兵乘風馳射。定國驚懼。棄衆先奔。遂大潰。十三日。變服還滇。請帝出幸。言戰守計者。以爲書生不足聽也。十四日。帝大集諸臣。共議所之。蜀王劉文秀之將陳建等。舉文秀遺表請幸蜀。定國曰。蕞爾建昌。何當十萬人之至。不如南楚。緩出粵西。急入交趾。難之者曰。清兵乘勝踰黃草壩。則臨沅廣南道路中斷。且喪敗之後。焉能整兵以迎方張之勢。不可。黔國公沐天波進議曰。自迤西達緬甸。其地

糧糗可資。出邊則荒遠無際。萬一追勢稍緩。據大理兩關之險。猶不失爲蒙段也。帝可其議。明日。駕遂發。滇官兵男婦馬步從者數十萬人。從古乘輿奔播。未有若此之衆者。時定國以大兵殿後。國勢旣搖。人心思叛。艾能奇之子承業。糾狄三叟等數人。以驍卒千餘伏大寺中。謀劫定國而北。定國覘者知其謀。以告。十八日。晡時。定國遽率兵千人。嚴隊西走。承業等不敢追。

永曆十三年己亥正月初四日。帝至永昌。

帝發滇時。百官護從。軍民泣隨者。日行不過三十里。其後兵士乏食。恣取民間。以至所在逃避。御前供奉頓缺。而庶僚貧病。扈蹕離次不前者甚衆。崎嶇過大理。而定國亦至。明日。帝行。定國請堅守大理。許之。後數日。白文選以孫家壩南潰之兵至。列陣下關。衆尙萬餘。定國以數百騎赴之。文選憤涕。叱定國曰。人主以全國全師畀王。一旦至此。誰執其咨。定國慚。南向叩首曰。帝幸赦臣。謂文選曰。上旣赦我。願身一死以贖前罪。文選收涕謝曰。王許幾人死敵。何益。王行矣。定國遂行。又數日。清帥平西王吳三桂追文選及之。戰于下關。又戰于丁當山。文選敗。南走入滇。

晉王李定國敗績于磨盤。棄其軍走。清師引還。

先是定國聞文選敗。遂渡潞江。即古怒江至磨盤山下。即古羅浪山諸將他趨者皆會。勝兵萬人。分設三伏。以

待之。以泰安伯竇民望爲初伏。廣寧侯高文貴爲二伏。總兵王國爲三伏。令曰。須敵至。三伏舉礮。首尾

橫擊之。清師至山下。得降人盧桂生言其計。清師乃釋馬而步。搜伏者。望榛莽叢積中。矢礮雨發。民望不得已。舉礮出戰。三伏亦發礮趨下救之。戰于山下。短兵相接。自辰迄午。僵屍堵壘。民望血戰不已。中

流矢死。南兵氣沮。猶踞險而守。及聞定國走。將士失望。半夜散去。定國當日坐山巔上。聞信。礮失序。大驚曰。兵敗矣。遂先走。既踰險。問帝安在。知者曰。帝西行去。去騰越已百里。路界茶山緬甸之間。定國曰。我焉從彼蹕。而追者及之。君臣俱死。無益也。姑他往。以圖再舉。遂棄帝而奔。二十四日。帝南行。尙未知磨盤之潰。野次未定。而總兵楊武至。言定國遠逃。追者將及。帝遂接浙而行。時漸昏黑。行數里。失道。途大谷中。時距故處僅一望。諸宮人竄失。公私囊橐。多爲楊武刦奪。二十五日。扈將孫崇雅刦擄殺害尤烈。二十八日。扈衛靳統武引其衆叛去。帝以從臣多叛。決意入緬。遂出鐵壁關。關外卽緬甸矣。緬酋使使迎之。自稱于國也。曰。金樓白象王。蓋處則樓居。出則乘象。足不履地也。進貢天朝。則稱緬甸。宣慰使臣某。國人稱之。則曰某某。法此言而公道主人也。至是奉迎。具表如常儀。復奏曰。天王遠臨。百蠻驚畏。請從官以下勿佩戎器。馬吉翔傳旨從之。諸從臣皆諫曰。猛虎所以威百獸者。以有爪牙故也。奈何自棄其防。以啓戎心。不聽。是日帝至芒漠。緬人執禮甚恭。並進衣衾食物。華亭侯王維恭謀擁太子還入關。由茶山出鶴麗。不果。

二月初一日。帝至水次。

緬人艤四舟以待。帝一后及太子一。司禮監李國泰一。文安侯馬吉翔一。浮水東下。卽大金沙江。其南與海接。古稱黑水。此其一也。從官無舟。或水或陸。聽其爲計。先在騰越。從官以下及婦寺。數尙四千。及至蠻漠。止一千四百五十餘人。至是僅六百四十六人而已。十八日。帝至井梗。駐蹕。因緬人奏宮室未備。故暫憩也。二十日。緬酋迎大臣議事。帝遣馬吉翔弟雄飛及鄔昌琦往。及至。酋亦不見。令通事傳話。

所問者皆神宗時事。二人未諳中朝典故，竟不能答。緬人哂焉。最後出神宗時勅書相示，其實文較今微異，以爲僞。又以黔國公沐天波征南將軍印驗之，無異。遂不言是役也。行人不才，遂開遠蠻以不恭之漸。

三月，黔國公沐天波等謀奉帝往就晉王李定國之師，不果。天波及綏寧伯蒲縷、總兵王啓隆等謀奉帝往護撒孟良，以就定國。馬吉翔不從，遂止。是月也，緬人戕我從官以下數百人。通政司朱蘊、金姜、承德自縊死。自定國率殘潰之衆，假道入緬，焚掠，殺十里相望。緬人遂大發兵防之，與官軍忿怨益甚。至是從官以下從陸者，始知帝尙在井梗也。竟抵緬都之亞哇城。緬人以爲寇至，發兵圍之，被殺者過半。餘安置遠方，後竟無存焉。

四月，咸陽侯祁三昇帥師迎蹕。

三昇上表迎帝，緬人請勅止之。諫者曰：「此我君臣出險之一時也，不聽。」使丁調鼎及部司楊生芳往，以勅書止之，曰：「朕已航閩，將軍善自爲計。」三昇捧勅痛哭，以爲帝真航閩也。遂撤師。

五月初四日，緬人以龍舟鼓樂迎帝，次于者梗。

亞哇城下有地名者梗，卽大鷗鳩城，舊池也。界大金沙大盈沙之間，地饒而險。緬人結草爲廬，編竹爲城。帝入居之，百官咸聚草次。初八日，緬人來貢，禮儀甚腆，自潰衆四掠，百蠻受荼毒之慘，然未敢誚人主也。三昇奉勅撤師之後，緬人以帝威令尙行，恐一旦移蹕，紆禍無計，故迎帝優奉，以爲緩急自救之策。且潛阻內外，聲聞不通，而帝益困矣。

八月十五日。緬酋脅黔國公沐天波執臣禮以見。學士楊在。行人任國璽。疏劾之。不報。緬俗八月十五日。羣蠻贄見。酋張嘉會以享之。至是詔天波至。脅令從緬制白衣椎髻跣足。領諸海郡及棘夷酋長而拜。以誇示遠近。天波歸而自白。且曰。我爲皇上屈也。在等以天波貪生辱國。疏劾之。留中不發。

九月。緬人進禾。帝以廩給從官。

永曆十四年。庚子鞏昌王白文選帥師迎蹕。次亞哇城。不克而還。文選自大理之敗。間道渡隴川。潞江。踵帝之後。以帝且入亞哇城矣。二月中臨江。不知帝之所在。還兵南甸者久之。至是招集流亡。有精兵萬餘人。是年七月。復至江潞。諭緬人假道迎帝。不許。遂攻之。垂克矣。緬酋懼。求勅止之。文選不奉詔。謂使者曰。前者祁將軍來。詔云已航閩。若前詔爲真。則今勅爲贗。使今勅爲真。則航閩之後。何自而來。君非臣。何以威衆。臣非君。何以使人。蠻人不足信也。使者曰。諾。旣去。不復至。緬人守益堅。文選望鷓鴣城痛哭。引兵去。

九月。帝椎御寶以頒從官之不能舉火者。

先是楊武孫崇雅之叛。乘輿輜重。散亡殆盡。至沙漠。惟中宮餘金盃銀盃各一。又爲輿夫盜逃。而庶僚之貧者。饑寒藍縷。鳩鵠不足喻也。馬吉翔李國泰以語激帝。怒擲皇帝之寶。令碎之以濟從臣。典璽李國用叩頭不敢奉詔。吉翔國泰竟鑿以分餉焉。時吉翔等擁貲自贍。且縱博酣飲。高歌達旦。安寢咫尺。不顧也。更值蠻人來市。無尊卑少長。皆短衣岸幘。與蠻婦坐地交易。雜以謔笑。中國紀綱蕩然。蠻人視

之鹵冷矣。

永曆十五年^{辛丑}二月，鞏昌王白文選會晉王李定國之師，大敗緬兵於錫波。

先是定國入緬中，餘衆不過千許，檄調諸將，皆以磨盤山之敗，曰：實不相附，遂引而南。至順蒙界外，界地而食，勢實窘迫。會慶國公賀九儀以全師自廣南渡江，龍江赴之，精兵萬人攻孟良，拔其城池，饒魚稻。諸將稍集，軍聲復振。久之，九儀以文選先居木邦之南甸，相去二千里，不相聞也。迨攻緬兵還，以不克爲恥，知定國取孟良，并有九儀之衆，乃爲書稍責以大義。定國遂全師而西，會文選于半途，相與刑牲歃血，誓必克緬。緬人知之，拔其豪邊牙，鮮邊牙，裸爲大將，集兵十五萬人，遇於錫波江上，臨戰巨象千餘，夾以槍礮，陣橫二十里，鳴鼓震天，大噪而進。二王之兵不及什一，且戎器耗失，所操惟長刀手槊，白楮而已。定國警衆橫擊之，大敗緬兵，僵死萬計，殺其將邊牙，裸而邊牙，鮮猶收餘衆，柵大榕樹林中，蔭可百里。其夕鳴鼓，竟夜如列陣，比曉竟走還，無一存者。二王遂渡錫波江，臨大金沙江，以壘緬城。

四月，晉王李定國等迎蹕不果，引兵還，至亦渺賴山，師大潰。

先是定國等兵至大金沙江，諭緬人假道入覲，并責其象馬行糧，爲入邊之計。緬人不聽，盡燒其江船，沿江據險，設礮以守。月餘，定國等以糧少氣阻，緬中耆老曰：從此而北，至鬼窟山，有大芭蕉林，伐之作筏可渡。旣渡，尙有大居江阻之，地饒材木，居民數百家，燒鑛冶鐵，舟可立具也。定國從之，浮蕉爲梁，汜濟伐材，設廠造舟焉。未幾，緬人斷浮橋，擾廠所，而軍饑疫作，死亡相繼。時軍行皆挈眷以行，老幼纍纍，爲累不堪，不得已，爲還軍之策。或曰：緬中瘴癘，夏秋爲甚，加以千里無烟，人何以濟。孟良不可得而返。

矣。省地民風沙擺古者。在西南海上。行月餘可至。其地高涼。其產魚稻。盡往諸定國等已從之行。至亦渺賴山下。其山互數百里。登峯一覽。竟其西面大海矣。是夕文選裨將趙得勝憾其衆擁白文選還。且曰。王母爲賀九儀之續。文選入山據險自保數日。後定國不得已。引餘兵三千閒道還孟良。其後文選入邊。遂迎降于清師。

五月。緬人弑其酋。弟爲緬王。

自潰兵躡入緬地。其民罹兵火之厄。死者幾半。國人懟其酋曰。王迎帝。故帝階之爲禍者王也。酋曰。我迎帝不迎賊也。賊禍我。帝不禍我。奈何以是爲怨乎。於是上下相猜忌。今定國等來攻。酋之弟守景邁。景線引蠻衆五萬人入援。并大出金帛以犒其衆。諸蠻奮發。凡爲戰守。其略一出于酋之弟。國人愛之。遂歸心焉。是月二十三日。縛酋置篋輿中。投之江。立其弟爲王。遣弟來告。且索金賀。不報。

六月。緬人招大小從臣盡殺之。并圍行在。漢人多遭其禍。

前年八月。黔國公沐天波屈拜緬酋。其後外來兵迎緬人大恐。又札迎天波。乞詔諭止之。且許資象馬糧糗相助入邊。而外兵飄忽。旣進速退。是以蠻益輕我。及二王亦渺賴山之潰。蠻尤肆志。然尙未敢爲逆也。時清帥平西王吳三桂旣留鎮。其固山楊坤謀劾黔國公世守滇土。以爲磐石之計。必入緬取帝以獻。乃可。遂上疏固請嚴檄緬酋。令獻帝自効。緬人于是謀殺從官以孤帝勢。使人來曰。賊衆潰矣。緬土安矣。請天使大臣詛盟以相信也。天波欲辭。馬吉翔李國泰曰。蠻人敬鬼重誓。可往也。乃行。日向午。緬人以兵三千圍行在索漢。無少長貴賤皆飲刃而死。有竄入帝所伏匿者。亦搜而殺之。宮中兩貴人

及命婦自縊。死者相望。伏屍枕藉。良久。緬人護駕官大呼曰。毋得驚害老皇帝。亂始定。移帝他所。緬僧使其徒來進食。數日。帝乃得進。是日赴呪水之會。死知名者。松茲王、王某、國公沐天波、文安侯馬吉翔、都督馬雄飛、綏寧伯蒲縷、華亭侯王維恭、侍郎蔡士廉、楊在、御史任國璽、鄔昌琦、部司楊生芳、鄧居詔、學錄潘潢、典簿齊應選、總兵魏豹、王起隆、內臣李國泰等二十四人。其自縊行宮者。吉王慈燿、王妃張氏、宗臣議漆、闕臣王國璽、錦衣衛官趙鳴鑑、王大雄等二十三人。嗚呼。行在諸臣。雖賢不肖。間殊其崎嶇守國。則一至是。同爲一邱之貉。而帝已爲三桂几上肉矣。緬人何足恨耶。明日。帝驚悸致病。緬人恐帝又不測。無以致辭於三桂。乃迅潔行宮。迎帝復入居之。復貢衣被錦布等物。

十二月初三日。清帥平西王吳三桂帥師臨江。緬人執帝以獻。

三桂既以大兵臨緬城大江。緬人奉金盤一十六枚。置饌以迎。卽日緬蠻來給帝曰。李定國兵又至矣。馬步軍數萬列江澚。索帝甚急。語未竟。蠻人遂昇帝所坐以行。後宮號哭震天。步從五里外。乘舟渡河。舟大不及陸。三桂使將負帝登岸。帝問曰。卿爲誰。對曰。臣平西王前鋒章京高得捷也。帝默然。初九日。清帥平西王吳三桂以師擁帝還滇。帝既還滇。三桂遂以捷聞。

晉王李定國薨。

緬自萬曆中絕貢。且據有木邦麓川及八百媳婦之地。雄視西南。然與古刺暹羅兩國爲世讎。帝自蠻漢舟行。從官雲散。有入古刺者。馬九功、江國泰等。有入暹羅。絕愛之。妻以女如珍之兄。以女爲定國計。妃于是問道通慇懃。謀連兵伐緬。九功等亦爲古刺招到潰兵。得三千人。亦到。書致定國。相與犄角。兩

國之兵將發。會三桂繫帝旋滇。謀者以告。定國聞之。蹙踊號哭。自擲于地者百計。不食三日。自表于上。帝以祈死。憤懣致病。七日而薨。暹羅古刺之師失望而返。

永曆十六年壬寅四月二十五日。吳三桂以帛進帝所。帝遂崩。皇太子及皇姪殉之。明亡。時在寓中。忽大風霾。黃霧彌天。雷電交作。空中有二龍蜿蜒而逝。滇民無不悲悼焉。是年三桂卽進爵爲親王。益甲萬餘人。移家口于漢中。美厥功也。其後緬蠻至者。云晉王李定國所葬地。至今春草不生。蠻人過之。輒跪拜而去。



明季稗史初編卷十八

也是錄序

嗚呼。國運之興衰成敗。天乎人也。人乎天也。僕每讀史至國破君亡之際。未嘗不掩卷歎歎而不忍多讀者。嗟乎。天步之艱如此。人謀之失如彼。天人俱失。何以爲國。嗚呼。痛哉。前明肇基江左。繼定燕都。永洪之蘊釀其人。宣嘉之昌隆其運。隆萬之裕大其休。吁。可謂盛矣。旣而流寇橫噬。金甌墮地。君死社稷。萬古增光。一時之忠臣烈婦死國殉夫。四海之志士遺民。勤王舉義。破巢殞首。死亡不顧。不可謂非德澤之在人者深。而忠義之天常難泯焉耳。繼而聖安不守于南京。思文復潰于閩越。制閩諸臣。援立先帝。意以成旅未始不可興。少康白水未始不可起。光武帝立一日。明祀亦藉延一日者。諸臣不敢負先帝之心。卽諸臣不敢負太祖養士之心也。奈何兵皆烏合。將盡叛臣。流離行間。跋涉險阻。成棟之師旣覆。騰蛟之功不成。翠華奔播于巖疆。黃屋飄零于瘴雨。無斟鄩之餘燼可然。無朔方之義師可召。無海島之戰艦可航。帝至是。雖有大可爲之才。亦英雄無用武之地矣。奈之何哉。奈之何哉。南寧迎駕。僅同催汜之謀。可望任僕。罪可勝誅乎。幸而晉王以喪敗之餘。計無所出。乘虛奪駕。遂蹕雲南。交水之犯。省會之攻。岌岌乎且剗刃于二宮矣。一敗塗地。狼狽降清。示瑕獻圖。兵端遂啓。漁人之利。清實收之。況乎定國旣自撤其藩籬。維新且日弄其威福。三路外攻。逆黨內應。晉王方倉皇于舟中之敵國。奚暇整戈禦敵也。鑿輿西邁。奔走三宣。託食緬蠻。有如寄寓。方且文恬武嬉。苟延歲月。不思出險。天波之策不行。

吉翔之恣日甚。卒之衆叛親離。內外三絕。文武屠滅。誰與圖存。清兵出塞。帝遂北轅。逆賊進弑。明之宗祀。忽焉遂斬。嗚呼。嶺嶠之遺聞。猶載輟耕之錄。茲焉緬甸之遷播。難徵文獻之存。幸有從蹕故臣鄧凱。一之錄焉。于以收什一于百千。而忠奸罪狀。自爾昭然。僕不揣疎謬。竊欲博採遺聞。以續明紀。仰以帝立于廣。其始事也。終于緬。其終事也。自古無不亡之國。獨惜帝以仁柔之資。際不可爲之日。宗社板蕩。豺虎縱橫。上係于母后高年。弗忍引決。而懷愍再辱。殞身賊手。嗚呼。人與天也。然天絕明于蠻。而不絕明于史。則斯人斯錄之存。未始非天意焉。是錄得之鄉閭。好古者之家。亟請而繕錄一帖。初讀而抑憤。續讀而漣而。天命旣衰。人謀復否。嗚呼。痛哉。因序而藏之。以俟後世之司馬遷班固其人者。桐山樵隱冥鴻子元益氏雪涕敬書。

明季稗史初編卷十八

自非逸史編

也是錄

永曆十二年戊戌十二月十五日帝自滇畿起行。

永曆十三年己亥正月初四日帝至永昌府。

閏正月十五日永昌府起行。

十八日至騰越。五日內至緬自永昌一路入緬文武官四百餘員隨從之役三千餘人其時護駕者則靳統武

也。

二十四日甫下營而未炊忽揚武兵到傳言後面滿兵隨到各營兵士俱忙亂奔散馬吉翔與司禮李宗遺催駕卽行遂踉蹌而奔君臣父子夫婦兒女不復相顧兵馬亂處火光竟天各營行囊皆被搶劫上之貴人宮女俱爲亂兵所掠。

二十五日至鐵壁關孫崇雅叛肆掠行在輜重凡文武追扈稍後者悉爲所擄。

二十六日靳統武昇帝由斜谷而去。

二十八日帝入緬關緬人要請各從臣去弓矢刀杖勿驚擾緬人衆不從馬吉翔傳旨命悉去戎備衆乃遵行是日抵芒漠緬人迎貢亦頗循禮。

二十九日黔國公沐天波與皇親王維恭、典璽李崇貴等計曰：我等須引東宮入茶山，既可在外調度各營，且皇上入緬，亦可遙爲聲援，或不至受困。皇后不許。

三十日起行。

二月初一日，帝至大金沙江，僅得四舟，止可供上用，餘各自買舟走小河。又訪問得陸行亦可達彼岸，卽有從陸者，計諸臣隨行之衆，于騰越起行，尙不下四千。此時簡閱，止一千四百七十八人。從舟行者六百四十六人，餘者從陸。

初四日，馬吉翔、李國泰不候太后東宮，卽命放舟。太后大怒曰：連我也不顧，欲陷皇帝於不孝耶！衆乃止。初六日，長行。

十八日至井梗，緬人爲阻，每日止行二三十里。

二十日，緬人來報，我兵四集，請敕阻之。是晚，諸臣悉會御舟前，議誰可往。衆各推諉，惟鄧凱與行人任國璽請行。馬吉翔恐二臣暴其過惡，因私謂緬人曰：此二人無家，去則不還矣。旋復報各營已撤去，遂止不行。

二十四日，緬酋來邀大臣過河議事。上命馬雄飛、鄔昌往。至則緬酋不出，惟令通事傳語。所問皆神宗時事。二臣不能答。緬人哂之，因所賚敕書與神宗時所賜御寶相去微別，以爲僞。又出黔國公征南將軍印相對，乃信。蓋緬人於神宗萬曆二十二年，因亂來朝，請救，朝廷却之。是年，遂與緬絕。出此，蓋以示前代未嘗受恩也。時亡國出奔，情境體貌，大有非臣子所忍言者矣。

三月黔國公沐天波與綏寧伯蒲縷總兵王啓隆邀馬吉翔等集大樹下天波曰緬酋遇我日不如前可卽此走護臘撒孟良諸處尙可圖存吉翔曰如此我不能復與官家事將皇上三宮交諸公爲計可耳衆默然遂散時白文選率兵於二月初五日已抵緬亞哇迎駕相去不過六十里寂無知者然皆不探聽虛實惟焚掠爲事而已

十七日起陸諸臣至亞哇城對河屯駐緬酋疑曰此等非避亂乃是陰圖我國耳發兵圍之傷者甚衆因分居各村總兵潘世榮降于緬通政司朱蘊金中軍姜成德自縊死

四月芒漠來報有我兵祁信者來迎駕請敕止之吉翔卽請以錦衣衛丁調鼎考功司楊生芳往至五月望後始還祁兵得敕不進吉翔復與緬官之把隘者敕一道云朕已航閩後有一切兵來都與我殺了五月初一日緬酋遣都官備龍舟鼓樂來迎

初五日上午井梗

初七日至亞哇城對河安紮

初八日至者梗卽從陸諸臣所駐舊地也先建草房十間請上入居之外以竹爲城每日守護者百餘卒其諸文武自備竹木結宇而居

初九日緬酋遣貢甚厚上亦優答之時緬婦自相貿易雜踏如市諸臣恬然以爲無事屏去禮貌皆短衣跣足闌入緬婦貿易隊中踞地喧笑呼盧縱酒雖大僚無不然者其通事爲大理人私語人曰前者入關若不棄兵器緬王猶備遠迎今又廢盡中國禮法異時不知何所終也

八月十三日。緬酋來招黔國公沐天波渡河。并索禮物。蓋緬酋以中秋日各蠻皆貢獻。故責幣帛以彰聲勢。天波至。脅令椎髻跌足以緬禮見。天波不得已而從之。歸而泣告衆曰。我所屈者。爲保全皇上計也。若使執抗。不知將作何狀。衆且不以我爲罪府乎。于是禮部楊在。行人任國璽。皆疏劾之。留中不發。是月上。患腿瘡。旦夕呻吟。而諸臣日以酣歌縱博爲樂。中秋之夕。馬吉翔李國泰呼梨園黎應祥者演戲。應祥泣曰。行宮在邇。上體不安。且此時何時而行此忍心之事乎。雖死不敢奉命。吉翔等大怒。令痛鞭之時。蒲纓所居。亦密邇西內。纓大開博肆。叫呼無忌。上聞而怒。令毀其居。纓仍如故。

九月十九日。緬人進新穀。上命給從臣之窘迫者。馬吉翔徇私散給。鄧凱見之。大罵吉翔于行殿。吉翔旗鼓吳承爵。捧凱而仆。傷其足。遂不能行。

永曆十四年庚子七月。緬人復招黔國公沐天波渡河。天波力辭。緬使曰。此行不似從前。可冠帶而行。至則遇之有加禮。始知各營將臨緬城。晉王李定國率兵迎駕。有疏云。前後具本三十餘道。未知曾達御覽否。今與緬定約。議於何處迎鑾。伏候指示。而諸臣在緬。燕雀自安。全無以出險爲念者。緬營索敕。朦朧而去。外兵久候。音問俱絕。遂拔營去。後緬人來言。此輩全無實心爲主。惟向各邨焚掠。亦不計議恢復方略。或索本圖象。隻糧草相助而行。乃惟播惡於無辜。不邀天之庇也。時馬吉翔楊在。以潘璜能通緬語。囑其扶鸞曰。仙告我矣。某處有兵來迎。當以某日至岡上。以邀賞取悅。又恐定國至。衆將疾攻其惡。不得自恣。故矯旨令勿入緬。而一切惟事牢籠。諸臣奸醜。蓋難枚舉。至文武陞遷。仍由權賄。國事至此。尙可問乎。

九月馬吉翔奏有大臣三日不舉火者。上怒。令典璽太監李國用碎皇帝之寶以濟之。國用叩頭曰。臣萬死不奉詔。既而馬吉翔李國泰竟鑿以散各臣。吉翔弟雄飛專恣尤甚。託者必先通雄飛。乃得。於是行人任國璽纂宋末諸奸行事。彙成一帖進之。吉翔聞恨之不置。進御殿上方覽閱。次日國泰竊袖之出。永曆十五年^{辛丑}二月二十八日。鞏昌王白文選密遣緬人賈疏至。云臣不敢速進者。恐驚萬乘。欲其扈送出關爲上策耳。候卽賜璽書以決進止。後五六日文選率兵造浮橋爲迎蹕計。相去行在僅六七十里。緬人復斷其橋。文選候話不得。遂撤營去。

三月有歆盟謀。劫東宮斬關以出者。兼殺吉翔國泰以弭後患。事洩。坐以結盟投緬。密旨捕黔國公沐天波家人李姓。王啓隆家人何愛。各付本主殺之。

五月道臣任國璽有時事三不可解之疏。意以禍在然眉。急圖出險。上令國璽以出險策條奏。馬吉翔李國泰扼之不可。

二十三日緬蠻弑其兄而篡其位。遣官索賀。不從。

七月十六日緬人來邀當事大臣渡河議事。皆辭不行。

十八日緬人又遣官至曰。此行無他。我王子慮衆立心不善。請飲咒水後。令諸君皆得自便貿易生計耳。否則我國安能久奉芻粟耶。

十九日馬吉翔李國泰協粟俱行。止留年老內監二人侍上。鄧凱以足疾得免。已而緬人以兵三千圍駐蹕處。大呼曰。爾大臣可俱出飲咒水。有不出者。亂槍攢刺之。諸臣猶豫。旣無寸兵可以相持。又慮上

與宮闈有失。延久何可爲計。遂悉出。出則以三十人縛一人。駢殺之。上聞。與中宮皆欲自縊。內侍之僅存者奏曰。上死固當。其如國母年高何。且旣亡社稷。又棄太后。恐貽後世之譏。盍姑緩以俟天命。上遂止。已而緬兵入營。搜財帛。宮中上貴人自縊。宮女及諸臣妻女縊於樹者。纍纍如瓜。果然。上與太后以下二十五人同聚一小屋中。驚皇無措。已而通事引緬官來護守。惟曰不可傷皇上。與沐國公。時遍地橫屍。緬官請上移沐天波所居之室。大小止存三百四十餘人。聚於一樓。哭聲聞於一二里外。寺僧私以粗糲進。賴以得飽。且知諸臣之飲咒水。俱爲所殺。而黔國公沐天波及王昇、魏豹、王盛隆等。各擊傷緬兵數人而死。死亦倍慘。赴緬飲咒水被殺者。共四十二員。爲松滋、王某、黔國公沐天波、馬吉翔、馬雄飛、蒲纓、王維恭、鄧士廉、鄧居語、楊在、鄔昌琦、任國璽、王祖望、裴廷模、楊生芳、郭璘、潘璜、齊應選、魏豹、王自金、安朝柱、王昇、陳謙、王盛隆、龔勳、吳承爵、張伯宗、任子信、張拱極、劉相、宋宗宰、宋國柱、劉廣益兄弟、丁調鼎、李國泰、李茂芳、楊宗華、李崇貴。又有周盧、沈楊諸內監。皆同時畢命焉。

二十一日。緬人仍請上還舊居處。

二十五日。進鋪陳銀布等物。且致詞曰。我小邦王子。實無傷犯諸臣之心。因各營兵殺戮邨民。民恐實甚。乃甘心於諸臣。以快其忿也。幸無介介於小邦。上頷之而已。上病所存大小男女。無不病者。死亡相繼。諸臣送之。由陸路而去者。約離緬半月程。住四五日。皆爲緬人所屠。其子身無家累者。約離緬一月程。方住於一小國中。緬人以兵洗之。而擒其王以歸。蓋從上入緬者。殘無噍類矣。

十二月初二日未時。有緬官二王人來謁云。此地不便於居處。請移他所。爾國兵近我城。將發兵。取道於

此恐驚官家耳。語未畢而緬人鼻上所坐杌子卽行。太后大哭。隨之。繼有二肩輿。鼻太后中宮以行。大小男女步行五里外。渡河至岸。已昏黑。不知所由爲何徑。三鼓後至營。始知爲清師也。

初四日。上入清師大營。

初六日。上復轉亞哇城。

初九日。上長發歸滇。

永曆十六年。壬寅三月十三日。上入滇城。

四月初四日。命鄧凱帶小子出外。

初八日。上被難。緬兵爲害。吉王同妃自縊。及總兵王華宇、熊維賢、與馬寶二官、錦衣趙明見、王大雄、王

國相、吳承胤、朱文魁、吳千戶、鄭文遠、李旣、白凌雲、嚴蔴子、尹襄、俱千戶。有內官陳德遠等十八人。同時

自縊。婦女則劉闕二貴人、松滋王妃、皇親王國璽妃、及諸臣妻女。不下百五十人。又莫承爵、齊環、王盛

隆、姜成德等諸臣之妻。赴死尤烈。其陸行諸臣。岷王、朱蘊金、姜世德、馬九功、潘世榮、危禮存、向鼎忠、溫

如珍、劉九臯等亦就義。而未亂時以病卒者。潘其齊、環、米仲、王偉、瑞昌王、劉蘆忠、徐鳳翥、并內臣數人。

其諸臣子女之死者。不及悉記也。吁。酷矣。

明季稗史初編卷十九

江南聞見錄

乙酉五月初十日。連日警報疊至。是日趙忻城有演放大礮之示。不果。夜分北風甚急。北兵渡江。由七里港進迫神京。時日將晡。弘光計無所出。召內臣韓贊周問策。韓云。此番勢既洶湧。我兵單力弱。守和無一可者。不若御駕親征。濟則可以保社稷。不濟亦可以全身上。是其議。卽刻束裝跨鞍。時將二鼓。從通濟門出。攜帶惟太后一妃。及內相多人。文武絕少。或云往武林。或云往雲貴。或云往太平。紛傳不一。是舉旬日間。噴有人言。未嘗不叱其僞。至是果然。知其作計已非一日。究所從來。則馬士英實始之也。○十一日。昧爽。閔傳上已出城。京中文武一時隱遁。有不去者。將門首封示。盡行洗去。男女蜂擁出門。扶老攜幼者。不可勝數。間有斌媚少艾。金蓮躑躅。跬步難行。見者心惻。旣出而復。十有八九。以路多兵也。已而閉門欲返。不得者。十居二三。莫竟其終矣。○辰刻。忻城出示安民。有大駕播遷。本府死守此土。已致大清帥自有裁酌。爾民不必驚惶。徒避等語。○副院楊維垣。硃示云。天子出巡。乃古今暫避常理。本院惟有盡忠殉國。一死等語。已卽自經。○各門旣閉。百姓數百人往中城獄。擁太子上馬。從西華門入宮。尙未櫛沐。園中人悉自出。奸悍兵民乘機入大內。搶奪金帛甚多。大半爲強者所得。太子雖爲百姓擁入。文武元老無一至者。百姓遂擒相國王鐸。禁中城。拔鬚擗髮。極其毆打。旋入其家。搶劫一空。○兩月以來。天氣陰霾。悽慘。日色罕見。是日天清日朗。晝夜明明。○圖遷雖馬士英主之。其實弘光埋怨士英勸其卽位。今值多難。仍著士

英設法。故以出奔之說進。且士英之賫。浮于弘光。士英之欲生。亦甚于弘光。弘光存。士英不能獨去。迨既出。置弘光于靖藩。黃得功營。士英乃揚鞭挾賫。兵從擁護。竟作天外冥鴻矣。先是馬士英調川兵三千。爲出奔捍衛計。去而不盡者若干人。作祟於城。方勇協力一心。竟夜巡警。兵乃不敢放肆。秦淮兩岸。燈光燭天。達旦如晝。○十二日早。開太平門。驅川兵出走。門外之民。逐殺之。傷一二十人。銃礮之聲。自朝至午。少息。川兵無復存者。○城內柵門。盤詰甚嚴。獲奸細及馬士英中軍共八人。忻城立斬之。○阮大鍼家被搶。馮可宗陳盟王一心周之瑛馮夢禎蔣鳴玉張元始姚士衡沈應旦吳希哲陸康稷申緒葛含馨羅志儒黃哀赤陳濟生申縝芳吳适顧繹詒陶廷煜俱去。張捷高倬張有譽俱死。○午後。太子傳示。告示用硃標。坐日空字。黃紙書之。曰。泣予先皇帝丕承大鼎。克壯前猷。凡諸臣庶同苦播著中外。罔不宣知。胡天不弔。慘遭奇禍。凡有血氣。裂眚痛泣。予小子分宜殉國。思以君父大仇。不共戴天。皇祖基業。血汗非易。忍恥奔避。圖雪國恥。予惟先帝之哀。奔投南都。實欲哭陳大義。身先士卒。不意巨奸蔽障。致櫻桎梏。予雖幽城獄。每念先帝無一日不三痛三絕也。如今者聞兵遠避。先爲民望。其如高皇帝之陵寢。億萬性之性命。何泣予小子。將歷請勳舊文武諸先生。念予高皇帝三百年之鴻烈。先皇帝十七載之舊恩。助予振旅。扶此顛沛。何期父老人民。圍抱出獄。擁入皇宮。予見宮殿披靡。踉蹌祖業。不勝悲涕。奈諸父老焉。知予負重寃。豈稱尊面南之日乎。謹此布告在京文武勳舊諸先生士庶人等。念此痛懷。勿惜會議。予當恭聽。共抒皇猷。勿以前日有不識予之嫌。惜爾經綸之兆也。不念舊惡。垂諸訓典。非敢云赦。惟願卽臨。匡予不逮。謹此。十三日早。開通濟門。放勇衛營兵入城。中乘間而出者甚衆。柵禁稍寬。店肆頗有開張者。文武臣僚集中府。

會議安民城守。各有告示不等。然俱不及立新主事。太子敕封中城獄神。蕭王周龍匣差官奉敕。二人執金棍前行。至禁中開讀。兵馬司素服迎之。以其所居之室。改爲殿宇。旁晚有雲間貢生徐瑜。蕭某謁忻城。面陳太子宜卽位。忻城立叱斬之。○十四日北兵至城。忻城縋出。見于營。議進城事。保國朱鎮遠顧駙馬齊等俱在。豫王問爾等勳戚爲太祖爲成祖。一一問答有差。豫王喜忻城城守有功。加位興國公。手攜立保國有賜金鎧銀鞍馬貂裘八寶達帽等物。進牛酒席地共飲。問太子何在。忻城次日送至營。李喬攜進大清告示。徧掛通衢。民心稍定。告示二道。大清國攝政叔父王令旨。曉諭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廣等處文武官員軍民人等知道。爾南方諸臣當明朝崇禎皇帝遭難。陵闕焚毀。國破家亡。不遺一兵。不發一矢。不見流賊一面。如虎藏穴。其罪一也。及我兵進剿。流賊西奔。爾南方尙未知京師確信。又無遺詔。擅立福王。其罪二也。流賊爲爾大仇。不思征討。而諸將各自擁衆。擾害良民。自生反側。以啓兵端。其罪三也。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憤。王法所不赦。予是以恭承天命。爰整六師。問罪征討。凡各處文武官員。率先以城池地方投順者。論功大小。各陞一級。梗命不服者。本身受戮。妻子爲俘。倘福王悔悟前非。自投軍前。當釋其前罪。與明朝諸王一體優待。其福王親信諸臣。早知改過歸誠。亦論功次大小。檄到之處。民人毋得驚惶奔竄。農商照常安業。城市秋毫無犯。鄉村安堵如故。但所用糧料草束。俱須預備。運送軍前。兵部作速發牌。出令各處官員軍民人等。及早互相傳說。毋得遲延。致稽軍務。特茲曉諭。咸使聞知。順治二年五月日。欽命定國大將軍豫王令旨。諭南京等處文武官員軍民人等知悉。余奉聖旨。統領大兵。勘定禍亂。順者招撫。逆者剿除。大兵到處。兵不血刃。官員賈捧敕印來降。不次優擢者有之。照舊供職者有之。民間秋毫無

犯產業安堵如故。昨大兵至維揚。城內官員軍民攔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將禍福諄諄曉諭。遲延數日。官員終于抗命。然後攻城屠戮。妻子爲俘。是豈余之本懷。蓋不得已而行之。嗣後大兵到處。官員軍民抗拒不降。維揚可鑒。夫人皆天地所生。逆命之徒。欲死則宜自盡。何得貽累生靈。本朝承天之眷。遇戰必勝。攻城必克。諒爾等聞之熟矣。雖然。耀德必觀兵。仁義招撫。天時人事。洞然可鑒。今福王僭稱尊號。沈湎酒色。信任僉壬。生民日瘁。文臣弄權。只知作惡納賄。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離心。生民塗炭極矣。予念至此。感歎不已。故奉天伐罪。救民水火。合行曉諭。○十五日。太子出洪武門入營。豫王敬禮甚厚。留之營中。衣以錦紫袍。云其真假不能辨。須帶歸于北。以明之。百官是日始朝。豫王十六日。百官遞職名到營。參謁朝賀如蠅。時將午。禮部尙書錢謙益引大清官二員。兵使五百餘騎。從洪武門入。謙益向帝闈四拜。因下淚。北兵問故。謙益曰。我痛惜太祖高皇帝三百年之王業。一旦廢墜。受國深恩。能不痛心。北兵歎息。候開正陽門。進索鎖匙。不得。引進東長安門。盤九庫錢糧。官兵俱住內。忻城遂將搶掠大內兵丁八人。遊于街市。傳令百姓設香案。俱用黃紙書大清國皇帝萬歲萬歲。并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等字。又大書順民二字粘於門。午後撥達兵五十名。守通濟洪武聚寶三門。劉良佐兵爲崇南門外。百姓訴於豫王。發北兵三百趕殺。立刻降之。○十七日。文武各官爭趨朝賀。職名紅揭堆至五尺者十數堆。凡生監候選候考無不至。豫王不見。○十八日。文武官員及鄉保方長人等。送幣帛牲醴米麵熟食茶葉糖酒果煙等物於營。絡繹塞道。舉國若狂。○忻城約各助喚戲十五班。進營開宴。逐齣點演。正酣暢間。塘報各鎮兵至城。忻城遞報于王。閱之漠然。又點戲四五齣。方撤席。發兵迎敵。卽刻就行。○鱒鱒內相進鱒魚二大

羅用龍旗龍袂。卑禮小心。豫王不受。○十九日。達兵八人。搶小物于神樂觀。道士稟王。命縛斬之。差御史王憐。少卿黃家薰。御史劉光斗等。往淮安寧國蘇松等處。討取降順冊。○達兵搜不朝賀現任官陳盟等家。有收其家屬者。豫王出示。令前日入內。搶劫金銀緞疋腰刀等物。自行交還武英殿。或江寧縣。免其前罪。仍令總甲逐戶。搜有藏匿者。梟示。○二十日。令文武各官。將印信劄付。盡數交納武英殿。聽換給。又令大開南門。放出城三日。忻城剃頭起。是後徐魏國柳安遠徐永康湯靈璧李臨淮等。以漸俱剃。訖。文官惟李喬孫渠葉應祖等。實爲出家。適合時尙。○二十一日。合城百姓。旣苦搬移。又恐五旗兵至。難免殺戮。惴惴不寧。三日之間。路不能行。而露宿與暴觀城市者。不可勝記。○二十二日。豫王念史閣部忠烈可嘉。令建祠坊。旌揚薦馨。仍令禮部尙書優恤其家眷。以示異數。○二十三日。中書龔廷祥義不臣服。投武定橋河死。浮尸二日。○二十四日。豫王進城。穿紅錦箭衣。乘馬入洪武門。官員紅素服不等。分班兩旁迎賀。預一日。禮部紅榜徧粘城市。故無一不至。○二十五日。尋到弘光暫停天界寺。豫王往接。舁以無幙小轎。首蒙包頭。身被藍布衣。以油扇掩面。百姓唾罵。太后及妃俱隨後。從正陽門。弘光易馬衣。一把搥。乘馬至靈璧侯家。設宴。太子上坐。弘光昭坐。豫王穆坐。從容向弘光曰。不爲先帝報仇。反將太子監禁。此是何意。弘光穆然。又曰。我大兵尙在揚州。爲何棄了陵寢土地先去。以失民望。自主之耶。抑左右教之耶。弘光答語支吾。汗出浹背。餘言尙多。不能盡述。喚樂戶二十八人。歌唱侑酒。席散發還。仍禁。○二十日。內著教師開戲一本。以便供應。又黃山虎兵約萬餘人。俱自薙髮。隨達兵進城。向豫王求用。不收。止收其衣甲兵刃。○二十六日。點印官及二十四衙門。內相三人到遲。要打百棍。沒其家。告道乃止。○二十七日。發兵三千往

蘇杭催討降冊。此時尚未知楊文驄殺黃家鼐等官也。○二十八日。豫王出南門報恩寺拈香。觀者如堵。黃端伯抗節罵詈。左右欲兵之。豫王不忍加刑。忻城送之獄。○傳清朝八政。一曰求賢。二曰薄稅。三曰定刑。四曰除奸。五曰銷兵。六曰隨俗。七曰逐僧。八曰均田。互相傳說。尚無頒示。○二十九日。中南西三城百姓幸免于遷居。歸功忻城。踵門言謝。忻城勸令三城釀金犒兵。以絕窺伺。百姓從之。

明季稗史初編卷二十

前行人司行人瞿其美記

粵游見聞

唐王次閩

高帝之子。封國河南省南陽府。王諱聿鍵。因累囚鳳陽高牆。國變。淮撫路振飛護之出。弘光元年某月。保國公朱國弼劾舊淮撫路振飛。賊信日逼。先縱獄囚。天潢洊至。兵拒河上。皇上扁舟。不納入城。且云鳳陽有天子氣。蓋爲王也。鄭鴻逵鎮守京口。有武弁王姓者。以三千金賂職方司王麗青。欲得京口。王利其賄。遂調鴻逵鎮山東。鄭失職。因怏怏。而清兵又屠揚州。犯瓜洲。鴻逵聞風先遁。挾王至閩。一云鴻逵曾與清兵相拒于京口。清將張天祿。史可法愛將也。鴻逵陣傷其一目。故清從天甯州渡江。鄭遂奉王入閩。

總兵方國安。圍金華府。

國安浙人。左良玉標官也。左夢庚投清兵南奔。與朱大典有隙。回兵至婺。圍攻匝月。殺掠甚慘。至閏六月二十五日方解。

桂王在梧州。

王神宗之子也。萬曆末年。就國衡州。崇禎十七年。張獻忠破衡州。長世子。次王子。俱爲賊害。王僅與第

三子安仁王及妃王氏馳永州。第四子永明王，卽今上也。爲賊所囚，宣國公焦璉時爲河南列校，斬守者負之西馳，追至永州，與王會。是時楚地殘破，粵中稍安。七月壬辰，惠桂二王駐廣西。十一月戊子，桂王薨，諡曰端。弘光元年四月，有旨召安仁、永明二王赴近畿。六月，巡撫瞿式耜梧州上任，遂同太妃王氏聯舟東下。王撫軍值靖江之難，家屬得王母覆庇之力。永明王正位，葬王于梧州之陵，是爲興陵廟，號端皇帝。

魯王監國于會稽。

王諱以海，崇禎十一年，清人犯山東，劉澤清鎮守兗州，清人賂之黃金十萬，澤清遂棄不守。清人入兗，執魯王。王年幼，詭稱魯王牧兒，見清兵掠王邸，皆忽流淚，清人怪之。旁有人曰：「此是魯藩，八千歲也。」清人刃之，三擊不中，駭曰：「汝大有福，我不殺汝。」前有一少年女子，甚麗，犯之不從，死于牆下。意汝婦耶？汝其埋之。王因得脫。十七年夏六月丙子，王渡江入浙。十二月乙巳，王移居台州。紹興起義，陳函輝首先推戴，張國維繼之，迎王至紹興，卽監國位。以明年爲監國元年。是年仍稱弘光元年。

唐王卽帝位于閩中。

以丙戌本年爲隆武元年。封鄭鴻逵爲定虜侯，鄭芝龍先封南安伯。至是封平虜侯，并賜子成功國姓。以駙馬體統行事，掌宗人府事。封皇弟某爲唐王，叔某爲鄧王，拜鴻逵爲大將軍，擇吉授鉞。至期，大風雨，駕旣登壇，當授鉞時，風吹所懸匾墮中鉞柄，折爲二。乘馬冒雨還宮，閣臣黃道周與芝龍爭班列，都御史何楷佐之，尋道周以督師出關，楷請急歸，離城甫四十里，爲賊所傷，幾死。或云鴻逵使之也。

詔改福州府爲福京。

以布政司爲行宮，按察司爲芝龍第。

太僕寺少卿萬元吉、春坊庶子楊廷麟守贛州。

曠昭巡撫江西，清將劉一鵬統數百騎至南昌，牌先至，昭卽命士民出迎，而身自扁舟遁去。獨贛州不下。上命萬元吉督鄉紳楊廷麟等協力固守，措置有方，人情大悅。改分巡道爲行宮，累疏請迎車駕幸贛州。贛居山川上游，豫不能仰面攻，且左爲楚，右爲閩浙，背爲粵東，足以控制三面，使四方豪傑知朝廷有恢復大計也。芝龍力阻之，不報。

秋八月，靖江王自稱監國于桂林。

王固篡位者，自立後，其嫡嗣同其宗二十餘人，上疏告訐。天啓崇禎兩朝，迄無寧歲。王厚賂朝貴，以故輒直。王每下訐者于獄。弘光元年二月丙寅，王表賀登極，因奏金永連三州皆爲土賊所據，撫按匿不以聞。及南郡失守，王遂睥睨神器，以楊國威爲大將軍，推官顧弈爲吏科給事中，臬司曹燁等皆俯首聽命。推署僚吏有差，檄廣左右江四十五洞土狼標勇自稱監國。

靖江王執廣西巡撫都御史瞿式耜囚之。

逆藩作難，兵將東撫。臣瞿式耜啓以大義，謂之曰：兩京繼陷，大統懸于一髮，豪傑睥睨逐鹿，閩詔旣頒，何可自興內難，爲漁人利？靖怒，使促耜入桂。耜卽陰檄思恩參將陳邦傳防梧，又止狼兵勿應。靖再遣桂平道井濟促耜入，俱弗應。未幾，靖提兵至梧，耜坐梧城中。靖謁者促耜朝，耜曰：王也而朝，禮也。謁

者曰。易朝服。耜曰。王烏用朝服。以常服朝禮也。靖知耜不可奪。一日。迂耜語。耜未及靖舟。拽上一小艇。至宦官門。正劉應科羅之。護衛指揮曹升持刀加耜頸。逼巡撫敕印。耜曰。敕印可刃求耶。桂推官顧弈。遮耜頸。拽過數舟。數仆數起。耜坐神稍定。曰。我朝廷開府重臣。若欲爲帝。曾廬陸之漁戶之不若矣。靖假撫軍令入署。索敕印。撫軍家人疑有變。奉敕印。惟謹。靖實恐西撫與東督應。而西撫情形已達。數調兵。兵之羽馳。颺矣。用小艇挽耜上桂。塞其艙竇。不令見人。但聽水石漣漣聲。至桂。閉于王邸。耜日凝坐。不與諸靖人語。諸靖人無敢向耜語者。王邸人進食。撫軍未嘗食也。先是五月中。撫軍知靖藩必有變。先遣標官徐高至桂林。察王動靜。高幼子得出入宮中。至是得進饘粥云。高後爲坐營。掛制勝將軍印。永歷四年。殉始安王難。

廣西巡撫遣人福京請乞師。耜以王之立也。非序。不勸進。靖變。防禦有素。故處之泰然。而夫人邵日夜啼哭。因遣家人周文賈疏。問道至閩。賀上卽位。并乞師曰。嶺表居楚豫上游。嶺表失。則豫無所憚。楚未得通。天下事益不可爲矣。臣式耜朝以死。則粵中夕以亡。豈惟一省之憂。因陳靖江形勢。有必敗狀。上大喜。

秋九月。思恩參將陳邦傅討靖江。克之。靖旣遣師挾撫軍西矣。驟與陳邦傅遇。兵敗。返桂時。耜猶著單紗矣。靖送衣服飲食。俱不受。一日趨耜撫軍。令調狼兵。耜曰。戴罪之臣。曷可蒞戎事。瞑目不食。求自斃。諸靖人畏之。送居劉仙巖。距桂城五里許。王符調狼。狼不應。外兵且急。復迂耜入。請還撫軍治。耜曰。戴罪之臣。曷可再還撫軍治。送敕印至。耜卽免冠南面。拜敕印而受之。諸靖懾然。復請蒞事。不答。曰。使往

返薄暮還治城中。人士始帖然。時湖南列校焦璉爲粵西總鎮。楊國威旂鼓。知所事非正。歸撫軍。撫軍授之以計。會邦傅兵應檄至。璉夜縋城下。入邦傅軍。復緝邦傅上城。陣守皆璉兵。隨擒國威。顧弈等五鼓攻靖邸。戒士卒第求靖江。以安人心。他無所擾。厥明大定。復誠兵將獲鼓惑靖江數人。其外並無侵株。

冬十一月。總河兵部侍郎路振飛入閣辦事。上以淮撫路振飛有舊恩。下詔購訪。募能訪致者賞千金。官五品京官。至是某訪得。立授都督府經歷。振飛相飛第三子。年十七。就見。賜名太平。授錦衣百戶。復改兵部職方司主事。尋陞廣西按察司僉事。復奉敕招撫。丁父艱。南歸。與其兩兄居洞庭兩山之間。

帝幸太學。行郊禮。

十有二月。詔親征。初六日。登舟。泊芋原驛。二十二日。發。二十九日。至建寧府。駐蹕。

遣錦衣衛康永寧如安南。不克行。遣康永寧航海借兵。至明年五月。回云。風逆不得泊岸。望涯而返。

附記 隆武元年。安南國王貢使至。使人衣冠頗類中國。差承。但椎髻跣足。所貢惟金龜銀鶴銀爐香絹等。無他異物。

丙隆武二年。魯監國元年
清順治二年

春正月。以舊輔馬士英爲辦事官。鄭芝龍方國安合疏薦舊輔馬士英。兩人皆士英門下也。時國安營

錢塘江上。士英在營中。詔充爲辦事官。軍前辦事。候恢復杭城。復官。

二月。廣西總制丁魁楚執逆藩靖江歸於福京。委總兵官馬吉翔解至建寧。行在。王病死。從叛推官顧

弈、總兵楊國威等伏誅。封丁魁楚、思恩伯。陳邦傳、富州伯。

以廣西巡撫瞿式耜爲兵部右侍郎。平逆藩功也。晉司馬兼副都。式耜辭曰：國家禍變，搆難同室，詎臣子稱功地。西臣辦西，奚以功爲？不聽。復授是職。

以晏日曙巡撫廣西。輔臣曾櫻薦也。式耜得代，遂放舟東下。山水詩自娛。

遣錦衣衛同知馬吉翔招撫闖賊李自成軍。陞吉翔都督同知，管錦衣衛事。尋領敕招撫流賊李錦。錦卽自成之姪也。自成破京後，清兵追逼，遁至黃州，棄衆先奔。爲鄉兵所殺。錦代領其衆，同其妻高氏弟必正渡洞庭湖，竄踞山寨。至是，賜錦名赤心，封氏忠義夫人。頒敕往招之。

督師閣部黃道周救徽州，兵敗死之。道周與徽州清將有舊，清將之黃因督兵三百人長驅至徽州，遇險，清伏兵四出，盡殲其衆。轎乘道周至郡，送至金陵。時洪承疇爲南都內院，慰勞令降，大罵不屈，不食半月被殺。

三月，帝幸延平府。建寧行宮，閣臣蔣德璟所營也。卽巡方署，以湫隘喧譁，屢形責讓。初一日，移駐城外伽藍。初六日，登舟。十一日，抵延平，以府署爲行宮。兵侍東閣陳洪謐在籍，遣內官鄧金趨之，不至。

魯王遣行人林必達來。必達同一武弁通書鄭芝龍，意欲私自招徠之，而不及表聞。芝龍以上聞，逮下詔獄。會百官廷鞫，上大怒，切責必達，已而釋之。改必達福建督學御史。

清人襲績溪，督師金聲死之。績溪居萬山中，四面皆峭壁，前止通一路，遠三十里，聲營其中。山上立十三營，以十三副將主之。前路以大木紮營，防守甚固。會有降清鄉官黃澍來，始說以天命，聲艴然叱之。

澍卽婉順而陰間其上下。于是各標離心。清從寧國山中間道襲績溪。遂無與抗。執聲至金陵。不屈。被殺。合門十餘口皆自縊。時洪承疇監斬。聲旣死。尸猶不仆。洪入院。見聲儼然衣冠危坐堂上。洪驚入內。恍惚不敢出者數日。其靈爽若此。

四月。錦衣衛百戶徐某至自雲南。雲南撫按及沐天澤。交章稱黔國公沐天波造反。有土司沙定洲出奇兵撲滅之。天波子身遁去。時有識者咸疑非實。會一宗室任彼中道府。力證成之。遂詔天澤襲封。定周搜捕。陸宗室僉都御史。往督師。已而錦衣衛百戶徐某前以弘光登極。頒詔雲南。至是歸。述所親見云。一土司反。天波調定洲兵往。定洲不奉調。叛司平。天波密有移師意。定洲先發。統本司勁兵突闖府第。天波僅以身免。母妻及弟天澤俱被刦。脅令具疏。通判素黑曾爲天波所糾。以宿恨故爲沙左袒。嗣又傳聞天波遁出。糾合各土司擒縛定洲。然地遠莫能得要領。朝廷置而不問。

五月。清師渡錢塘江。方國安降。兵部尙書張國維死之。清人渡江。馬士英方國安合兵奔至天台。詢之士人云。山西有徑可通楚粵。至滇閩者。因衆軍未聚。稍憇以俟。山上有石橋。恐敵人之來襲也。命毀之。橋中有石版。版有文曰。方馬之兵至此而止。二人大駭。以爲天意也。遂留不去。遣人至杭投誠。貝勒大悅。命阮大鍼遺之以書。以異其禮。兩人大喜。卽遣將押魯監國。欲執之以贄。所遣將至魯營。卽發病不省人事。魯監國欲執之。逸。兩人至杭。貝勒復誘兩人。使盡攜眷屬及愛將銳卒入城中。駐紮月餘。貝勒治宴。其將領四十八人同時就戮。囚士英國安。挾之入閩。俱械一室。士英日吟詩消遣。忽一日引入洪塘。與總兵數人俱被戮。時有黑氣從西南來。以爲諸臣被慘。猶有天變云。張國維聞清兵渡江。謂知府

王禮曰。子有父母在。可無死。余國之大臣也。義不得生。暫欲薙髮以紓民難。於是經理諸事。三日畢。從容自縊。清重之。

附記 兵侍楊文驄。士英戚也。乙酉夏。道蘇州。取庫金二十餘萬。子鼎卿。以總兵帶孤銜。有兵一千。掠取民貲無算。又詭稱兵數萬。要餉。朝廷不能應。文驄至行在。語頗不遜。至是降清。又聞清兵渡江。文驄與田仰居山島中。有兵一二萬。田楊同遣兵四百。載幣獻貝勒。貝勒盡殺之。次日。田仰私送幣帛數車。貝勒受之。使田兵別營。以鐵騎千餘圍之。盡放田兵出圍。令田兵下馬捨器械。又次日。火礮四衝。亂箭齊發。一營化爲肉醬。貝勒至閩。阮大鍼隨行。至嶺上。口稱雷爺相見。遂墮馬死。雷名續祚。太平府人也。以孝廉仕。至河間道。因劾周延儒被黜者。聖安朝六等定罪。爲阮大鍼冤死。故顯靈云。

逸史氏曰。金人破兩京。死者寥寥。宋遂以亡。清師渡江。是何死者之多也。豈天之不祚明也耶。死有重于泰山者。張司馬輩是也。死有輕于鴻毛者。方國安輩是也。有死非所貴者。仍氏甘爲忠臣。其何光少康之烈耶。更有死不盡其辜者。馬士英阮大鍼非耶。士英從君于昏。刘忠臣于朝。投賢者于遐荒。而不之恤也。委典刑于撤局。而致之顛連也。奔而抗。抗而降。罪浮于秦檜。賈似道矣。寸磔之。何以雪海內之忿耶。

清人屠金華府。督師閣部朱大典死之。大典守金華。清貝勒圍之。出兵與戰。殺其衆數萬。清人怒。攻之。

益力。逾月有五日。力竭城破。大典以家眷悉置樓上。實火藥筒於下。焚之。滿門殞焉。

附記 清兵破錢塘。一云水涸。一云二十八日夜。月色甚明。似有天意云。是役貝勒以諸將不竭力。

各責有差。張存仁亦責三勒云。

監國魯王還台州。魯王復還台州。航海有疏自謝云。向爲諸臣所誤。上憫而許之。杭城失後。錢塘拒守。皆浙中諸將士力。閩無與也。鴻逵以擁立居首功。卽授鉞出師。逗留觀望。歷冬逾春。不敢越關。乃詔班師。及錢塘師潰。金華旣失。無復抗衡者矣。

附記。清兵追魯王海中。忽有龍升天。清兵沒水者無算。因此得免。一云錢塘師潰。隆武君臣酌酒相慶。嗚呼。人之痿痹。一至此哉。

誅妖人。貴州撫臣俞思恂疏稱。弘光舊主。流寓該屬土司。詔議奉迎儀注。及遣副都御史周昌晉向內。往認。尋細閱疏中情形。并詳詢賈奏人。事多訛舛。御史錢邦芑等上疏止之。已而思恂續疏言其詐。僞詔卽時處決。召方士蔡鼎。閩諸大臣所薦。命召之以方外服見。封國師。然所言庸鄙。占策無驗。

六月。皇子琳原生。進百官有差。詔封鄭芝龍泉國公。尋改平國公。鄭鴻逵漳國公。尋改定國公。盜殺閣部顧錫疇。錫疇流寓温州。有鎮將與督學相結。取事例銀供餉。諸生鼓噪。總兵賀君堯執一二。人殺之。錫疇欲參之。君堯乘夜縛而投之江。子瑩遁免。

附記。顧爲佟邦年門生。邦年之子。爲清嘉湖道。瑩在署中。君堯以賂佟求官。瑩以事告。乃置諸法。秋七月。殺總兵陳謙。御史錢邦芑劾其外媾有狀。逮下詔獄。鄭芝龍力救。不聽。尋殺之。

雷州守將黃海如殺清知府趙最。推官李宜國。高州府義師逐清所置官。復其城。

詔釋都察院僉都御史田闢于獄。闢、河南人。甲戌進士。弘光中以戶部權稅虔州。二月募兵入衛。改都察院僉都御史。署院事。疏糾閣臣曾櫻語連中宮。上含怒未發也。五月遣錦衣衛王之臣往閱其師。并發月餉。之臣迎合上意。疏糾詭兵冒餉。遂下詔獄。然兵籍俱實。餉又自辦。上所給尙未發也。衛臣王承恩婉轉辯白。班行亦多申救。上怒不解。至是以皇子恩得釋。清兵至。卒抗節。擁衆山谷。崎嶇楚粵間。至戊子九月兵死。

秋八月黃鳴俊退自衢州。督師閣部黃鳴俊久駐衢州。忽退入仙霞關。上怒其子職方司主事天復從。駕逮下詔獄。又命建寧府羈鳴俊。鳴俊懼。請奮勇自效。尋統兵出關。

皇子薨。諡莊敬。

清人入關。御史鄭爲虹死之。先是鄭芝龍力請旋蹕福京。且云傾家相助。可四百萬。入關固守。決難飛渡。上不聽。芝龍歸。又令歸。又赴行在。力向中宮言。又不聽。決策赴虔。詔宣芝龍商留守事宜。芝龍亦不至。

詔改贛州府爲忠義府。時萬元吉楊廷麟協力固守。夏又命吏部尙書郭維經經理。圍困經年。士氣不挫。故有是褒。

清人襲汀州。帝崩。二十一日。駕發延平。二十八日。抵汀州府。清兵踵至。建寧知府楊三畏。延平道趙秉樞。一路迎降。隨征御史王國翰以警急聞。上怒。欲殺之。次日清兵至。扈從俱先遁。上及中宮俱陷。國翰同子都督同知涼武死之。按科臣吳其藹疏云。舊輔臣何吾驥領兵駐關。聞清人至。輒遁。清人卽假何

兵旗號。以進汀州。城中未之知也。半夜卒起犯駕。帝自刎。侍郎曹學佺死之。

安仁王薨。王英明特達。才略過人。有知人之鑒。嘗曰。居安可寄社稷。臨難不奪大節者。惟司馬瞿公一人而已。與人言。必諄諄辨論。曲盡人意。一日。宴罷。夜半疾作。急召瞿式耜入。付以後事。執手流泣曰。孤負先生。願王弟永明王曰。國家事。一聽瞿先生處分。且自言其前世曰。孤再生伽藍。而王弟一羅漢也。先生好輔之。言畢而薨。式耜慟哭曰。王乃漢光唐肅之流也。天不祚明。早奪其年。悲夫。原幸毋傷神如是。乃奉永明王嗣之。即今上也。

秋九月。清人破忠義府。督師閣部萬元吉。春坊庶子楊廷麟。吏部尚書郭維經。及龔棻死之。余至吉安。遇山人李伯開。述贛州事甚詳。一時死難者甚衆。余時欲急往桂林。未及詳記。偶于舟中得楊翰林詩集。有與家人書。知其子在某縣。困苦伶仃。後因亂失其集。良可惜也。

冬十月。永明王即帝位于肇慶。閩汀之變。丁魁楚失雄還肇。閩首揆何吾騶。亦自閩遁歸香山。大司馬瞿式耜在肇慶。憂曰。朝廷事裂矣。曷可一日無君。謂魁楚曰。公制府帶甲五嶺。寧坐視顛危耶。請急議監國。時閣學呂大器自閩來。李永茂以大司馬守制。亦至。式耜曰。永明王賢。此殆天意。十四日。迎王于梧。王三讓。王太妃亦曰。此大事。恐不勝任。願先生更擇可任者。羣臣固請。乃至肇慶府。即皇帝位。改元永歷。和風旭日。現五色雲。有五色大鳥從南來。集殿上。士民懽呼。咸謂中興可卜。頒詔楚滇黔蜀軍士。謳吟靡不以爲再覩神京也。初。上至寶鼎寺。禮肉身無量佛。佛忽起立。益信安仁王羅漢之說云。兵部尚書呂大器。兩廣總制丁魁楚。入閣辦事。吏部右侍郎兼閣學瞿式耜掌銓事。推置僚屬有差。李永

茂守制不朝請。

清人犯南海。舉人陳邦彥死之。

南海縣起義舉人陳邦彥。兵敗被擒。十月初一日。清佟養甲令磔諸市。

談笑就刑。神色不變。

十一月。蘇觀生自閩逃來。

楚師百萬。戎旗星屬。總督何騰蛟方節制三面。楚豫遼遠。不及援虔。贛州抗

守經年。析骸易子。極其慘酷。閩輔蘇觀生駐兵南寧。輔車相依。宛若秦越。一聞汀變。卽撤兵回廣。虔州

遂不守矣。

蘇觀生立唐王于廣州。

觀生過三水。不赴肇。以監國諸公不與議也。適唐淮諸王航海至廣。觀生遂擁

唐王立之。國號紹武。僉曰。今上監國。詔盡頒矣。天下知有新君。今復蹈靖王覆轍。以速外氛。二百里立

兩帝。自樹內鯁。三百國紀。人披其葉。而我刈其根矣。奚不利孺子王耶。觀生不聽。

帝自梧州還肇慶。

贛州敗書至。司禮內監王坤趨上。移梧避之。冢宰瞿式耜曰。上之立也。爲祖宗雪仇

恥。爲生民援塗炭。正宜奮大勇。以號令遠近。今強敵日迫。東人不靖。苟自畏縮。外棄門戶。內釁蕭牆。國

何以立。爭之不聽。遂移梧。尋還肇。

東都殺兵科給事中彭耀。

大學士陳子壯書達冢宰瞿式耜。請力馘蘇而兵東上。遣彭耀泣諭之曰。今

上神宗嫡胤。奕然靈光。大統已定。誰敢復爭。且閩虔旣陷。強敵日逼。勢已剝膚。公不協心戮力。爲社稷

衛。而同室操戈。此袁譚兄弟卒并于曹瞞也。公受國家厚恩。乃貪一時之利。不顧大計。天下萬世。將以

公爲何如人也。觀生大怒。戮耀于市。集兵向肇。耀粵東人。舊爲秦令。有政聲。

兵部右侍郎林佳鼎帥師伐東郊。敗績。死之。李明忠走。東兵將西。上遣佳鼎督兵剿之。時有白旗賊。新就東撫。觀生用以拒命。賊故海寇。狡猾善水戰。詐以數十艘降林。林不備。遂以火礮焚林艘。焚死。總兵李明忠登岸。陷泥中。幾不免。

鄭芝龍以福州降清。芝龍欲出降。弟鴻逵子成功力阻之。不聽。既降。貝勒謂其親從俾離左右。尋發遣赴燕都。惟狎客陳鼎隨之去。芝龍妻日本人也。以兵死。成功樹殺父報國旗。至今出沒海上。時成功年十三歲。或曰二十歲云。

十二月。清人入廣州。殺唐王。蘇觀生。先是九月二十日。漳州府降清。貝勒分命副總兵李成棟率偏師取廣東。以修養甲督之。潮惠兩府相繼下。省會寂不聞也。至是十五日。清兵突至。先遣十餘騎入城。無一抗拒者。餘兵相繼環此城上。閱日乃下。遣唐王自裁。蘇觀生縊死。宗室皆被殺。時潮州山寨私擁趙王。修李遣兵往。趙王即自歸削髮。居光孝寺。會陳子壯致啓事泄。王實不知也。廣州知府陸元機降清。修李勒令元妙觀自縊。

清人犯高州。大學士陳子壯死之。何吾騶降。禮部尙書陳子壯。初爲修養甲逼令薙髮。尋悔之。所居地名九江。集衆起義。屢攻省城。不克。後攻高州。李成棟追及。擒歸被殺。子壯以詞臣起義于端州九江鄉。衣甲器械。無不精絕。部伍士卒皆蛋戶番鬼。其人敢勇。善發西洋銃。故殺敵不下數萬計。尋間出。爲清兵所得。養甲深恨之。以木丸塞其口。置于重臺之上。設祭三壇。遣舊輔何吾騶。學政袁彭年。羅拜拜訖。碎磔之。

國家圖書館



004753551

